

# 風 蕉

刊月藝文新



## 號 月 六

(期二五一第號總)



### 本期新闢

### 「作家信箱」

520/  
3600

# 152

受難者 MARI ANDRIESSEN 作

# 目錄

## 作家信箱

李義山詩的特色.....蘇雪林(四)

## 文論

葉芝的詩.....錢歌川(六)  
 水滸人物散論.....岳 騫(二九)  
 潮，看潮的人.....曹 龍(三五)  
 韓馬修的遺作.....羅 繆(四〇)

## 長篇連載

太陽下(十).....孟 瑤(七四)

## 中篇小說(一期刊完)

尙書第的故事.....丁 丁(十)  
 石蓮庵的風波.....余之樂(五六)

## 短篇小說

額穆索的狼.....司馬桑敦(二三)  
 鳳風蕭.....意 琴(三一)  
 最後的演出.....馮 馮(三七)  
 逃犯.....楊思謀(四三)  
 白夜.....張秀亞(五〇)  
 如相和尚.....周子強(六九)



# 蕉風月刊

號五五一—NDK字准版出

期二五一第

號月六年五六九一

出版者：

蕉 風 出 版 社

電話：五一九六九

The Chao Foon Press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承印者：

立 信 印 刷 公 司

九龍元洲街二六七號昌發大廈三樓  
電話：八六八三七九

總代理：

友 聯 書 報 發 行 公 司

No.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香港代理：

友 聯 書 報 發 行 公 司

No. 14 Dorset Crescent,  
Kowloon Tong.

Kowloon, Hong Kong.

The  
Chao Foon  
Monthly

June 19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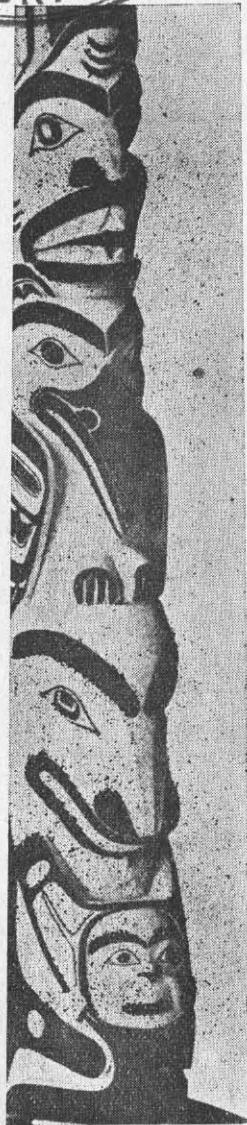
KDN 1155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散文

思果 (八)

世界文壇

▲▲▲▲

新人的作品.....趙聰 (四五)

良知的搜索.....貝娜苔 (四七)

核子洞嚇.....羅繆 (四九)

零售 (每冊) :

馬幣五角 港幣一元 美金二角

半年 (六冊) :

馬幣三元 港幣五元四角 美金一元

全年 (十二冊) :

馬幣五元七角 港幣十元 美金二元

長期定戶之平寄郵費包括在訂費之內  
如須航空郵寄，按郵局實際郵資收費

訂閱辦法 :

大馬地區 :

請將訂費購買 Money order 或同值之一角郵票，逕寄 ..

The Chao Foon Press,

P. O. Box 5,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香港地區 :

請將訂費逕寄 ..

Union Press Circulation Company,

No. 14, Dorset Crescent,

Kowloon Tong,

Kowloon, Hong Kong.

其他地區 ..

請將訂費逕寄 ..

The Chao Foon Press,

P. O. Box 5,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詩

旅程.....景翔 (十七)

詩二首.....李經 (三一)

閃耀.....馬覺 (三四)

企望渺渺.....胡品清 (四二)

護士.....瘧弦 (四二)

桃源洞.....柏雄 (四四)

瀑布.....周策縱 (五四)

投影.....洛夫 (七六)

▲▲▲▲ 傳記文學

浮生總記.....李金髮 (十八)

郁達夫別傳.....溫梓川 (六五)

讀者·作者·編者..... (五)



# 作家信箱

李義山詩集特色

蘇雪林

蕉風本期增闢「作家信箱」的一個專欄，協助讀者對舊新文藝方面各種問題的了解。這是很有意義的事，因為用討論方式談論問題，不但可以增加讀的興趣，也可以使讀者得着透徹的理會，比起提供呆板冗長的論文強得多了。現有某讀者提出了「李義山的詩有什麼特色」，蕉風主編因筆者曾撰寫過一本「玉溪詩謎」——原名「李義山戀愛事跡考」，以為我對於義山詩作或有獨到的見解，寫信來要求我負責解答。其實詩歌在文學部門裏是比較高深精美的一種。它的意義往往只有作者自己知道，所謂「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又它的形象也不像算學公式所代表的

整齊明確，往往「橫看成嶺側成峯」，因之它的意義也就捉摸不定。譬如陶淵明的詩非常樸素，但他的「形贈影」，「影贈形」，「神釋」的那幾首的意義便不好懂了。杜少陵的詩若知道它的典故出處也不難解釋，可是「秋興」八首，箋注家聚訟紛紛，至今尚未得其真旨，便是明證。詩至中唐，羣趨奧僻，韓愈開其端，孟郊賈島為之羽翼；更有盧仝，皇甫湜，樊宗師等推波助瀾，形成了一種特殊的詩派，這便是所謂「險怪」詩派。

但韓愈是反六朝文體的急先鋒，六朝詩歌講究聲色之美，就是音節鏗鏘，辭藻華麗，韓愈偏要與之背道而馳。他的詩音節是拗口的，辭藻完全屏棄，並且故意用些古怪的字眼來描寫世間醜惡的事，好像畢加索的繪畫一般，他替人作肖像竟至耳鼻易位，肢體畸形發展，令人恐怖得不致正視。劉熙載藝概說昌黎往往「以醜為美」，可謂一語破的。

韓愈這一派詩風，青年人却不大歡迎。青年人所愛的正是美呀。於是一羣少年詩人便來創造「唯美」派的詩歌。但中唐時代的唯美主義與六朝的唯美主義大不相同。六朝的美是在表面上的，相當的浮泛；而且千篇一律，令人厭倦，中晚唐的唯美則接受了韓愈一派詩風的影響，遣辭造意均極深刻，而又加以瑰麗的色彩，柔和的韻律，謹嚴的結構，便造了一種像十九世紀前期法國高蹈派（Le Parnasse）的詩風。

晚唐的唯美詩歌始倡者為中唐時那個有鬼仙之名的李賀，繼之者為李商隱，溫飛卿，韓偓，李羣玉，唐彥謙，秦韜玉等。而以溫李名較著。

李商隱，即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李義山。要問他的詩有何特色，則精密縝麗四字可以概括。宋代楊億，劉筠，錢惟演等一意學義山詩，會刻有西崑酬唱集，內宴優伶有擗擗李義山之謂，傳為千古笑談。楊億稱義山詩云「包蘊密緻，演繹平暢，味無窮而多愈出，鑽彌堅而酌不竭。曲盡萬變之態，精索難言之要，使學者少窺其一斑，畧得其餘光，若滌腸而換骨矣。」（說苑）葉少蘊稱其詩為「精密華麗」（石林詩話）賀裳又說「義山綺才豔骨，……如并泥驕兒頗能質樸，然已時露豔語，如木蘭雖兜牟稱襦，馳逐金戈鐵馬間，神魂固猶在鉛黛也。一離沙塲，即視尚書不顧，重復理鬢貼花矣。」（載西園詩話）

義山詩在晚唐唯美詩人中，更具有「隱僻」的特色，這是明代高棅在唐詩品集中所說的話。所謂隱僻是什麼？便是難懂，故元遺山云「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人都愛西崑好，却恨無人作鄭箋。」（論詩絕句）近代梁任公先生也會說「義山的錦瑟、碧城、聖女祠等詩講的是什麼事我理會不着，拆開一句一句叫我解釋，我連文義也解不

出來。但我覺得他美，讀起來令我精神上得一種新鮮的愉快。須知美是含有神秘性的，我們若還承認美的價值，對於此種文字，便不容輕輕抹煞。」（中國韻文內所表現的情感）

又有人說李義山詩的隱僻，是爲了他缺乏了像李太白、杜少陵、韓昌黎、蘇東坡等人的真才與實學，却又不甘落於人後，遂倡爲這種詩體，標新立異，以圖炫惑世人，弋取名譽。義山詩隱僻條件的構成則在於多運用冷典，黃子雲曾大罵李義山和溫飛卿道：「自漢以迄中唐，詩家引用典故，多本之經傳史漢，事事灼然易曉，下逮溫李，力不能運清真之氣，又度無以取勝，專搜漢魏諸秘書，括其事之冷僻罕見者，不論其義之當否，擒剝填綴於傳中，以誇耀己之學問淵博，俗眼被其炫惑，爲之卷舌申眉，咄咄嗟賞，師承惟恐或後。」又攻擊溫飛卿，說「飛卿古體與義山近體相埒，題既無謂，詩亦荒謬。若不論義理，而僅取姿態斯可矣。」（野雲詩話）

實際上，李義山的詩果然像黃子雲所說，徒然堆砌冷僻典故，藉以掩護其內容的空洞，如所謂「以艱深文淺陋」呢？還是像梁任公所說，他故意倡導這種隱僻體的詩歌，藉以表現神秘性的美？照我看都不是。義山作詩果然好用典故，據楊億說，李商隱爲文多簡書冊，左右鱗次

讀者

作者

編者

最近，我們接到香港「文藝」雜誌的主編丁平先生來信：

「××兄：

我非常高興，『蕉風』擴版後真真正正成爲代表馬、港的純文藝刊物！我衷心希望你堅持着它的『純』與水準。

你過去對『文藝』出的力太多太大了！我能爲你一些什麼？我常常在苦思着。現在我先決定做一件小事：由六月份起，我將每月給『蕉風』寫一個二千字至三千字的書簡，以我的真實感受，分別給馬、泰、港、台、美……等地的名作家寫公開信，這個似是甚麼專欄式的書簡，而每封信的收信者又都是讀者們熟知的作家，這也許對『蕉風』不是一件壞事。……」

丁平先生自本刊改版後即不斷的來信鼓勵，他自己是辦文藝刊物的，而能對本刊如此關懷，的確難得。他爲本刊特撰的文藝書簡，將自七月號開始刊出。

本期我們以大量的篇幅刊載馬來西亞作家的的小說創作，「尚書第的故事」的丁丁，「鳳凰簫」的意琴，「石蓮庵的風波」的余之樂，都是馬華文壇的宿將，近年來，他們由於主持學校行政工作，以致擱筆不再爲文，此次應編者請求繼續執筆，以後，他們將經常在本刊發表作品。

劉以鬯有一個三萬六千字的中篇小說，將在下期刊出，這是一個好消息，因爲這個中篇是劉以鬯年來最得意的作品。

「作家信箱」從本期起開始推出，讀者諸君若有有關問題欲請教作家者，儘可寄來本社，再由本社酌情分邀作家解答。

，號癩祭魚。後世「癩祭」一詞，即由此來。我的玉溪詩謎曾言李義山詩係以各種典故來影射他一生的戀史。因爲他戀愛的對象，並非平常婦女，一種是出家清修的女道士，一種是深居內苑的宮嬪，難以明言，只好用相當典故來暗指。錦瑟一律是他全集的鑰匙，若能懂得這柄鑰匙的用法，便可以打開他那萬寶畢羅的藏珍庫了，可是我們的詩人雖親手把那管鑰匙放置在藏珍庫上（何焯云玉谿以錦瑟自題其集以開卷。見柳雨隨筆）可是大家都不解這柄鑰匙的性能，也不知它有何作用，他們對義山詩推測了一千餘年，聚訟了一千餘年，雖有好幾種箋注出來，還是一個「隔靴搔癢」。梁任公無可奈何地只好說美自含有神秘性，好像義山詩生來便是叫人理會不着的，生來叫人沒法解釋的，若把它的內容揭穿了，它的美也便失去了。我以爲所謂「神秘的美」無非是近代文學上一些話頭，生於唐朝的李義山，恐怕還未能知此。正如關雎麟趾，象徵什麼文王之化，后妃之德；美人香草又是什麼託夫婦以言君臣，在詩經和屈原的時代，他們做夢也想不到這些奇妙的玩意兒的。

讀者或者要問：假如李義山沒有這些戀愛事跡，他的詩風還隱僻嗎？筆者認爲或者不會。但深奧則難免的。因中晚唐的唯美詩原來便是如此。

WILLIAM  
BUTLER  
YEATS

的  
詩

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

I will arise and go now, and go to Innisfree,  
And a small cabin build there, of clay and wattles made:  
Nine bean-rows will I have there, a hive for the honey-bee,  
And live alone in the bee-loud glade.

And I shall have some peace there, for peace comes dropping slow,  
Dropping from the veils of the morning to where the cricket sings;  
There midnight's all a glimmer, and noon a purple glow,  
And evening full of the linnet's wings.

I will arise and go now, for always night and day  
I hear lake water lapping with low sounds by the shore;  
While I stand on the roadway, or on the pavements grey,  
I hear it in the deep heart's core.

意尼士夫律湖島

現在我就要起身去，去到我故鄉的意尼士夫律，  
在那兒我要建一個小屋，用泥土和樹枝造成。  
我還要種植九畦的大豆，再做一個蜂房釀蜜，  
我獨自一人住在那蜂聲嗡嗡的樹林當中。

這樣我就可以在那裏獲得一些寧靜，  
從晨霧瀾漫直到吟蛩聲作，寧靜徐徐下降。  
那兒到夜半都有微光閃爍，正午更是紫燄強盛，  
到了傍晚時分滿天都是紅雀在飛翔。

現在我就要起身去，因為不分白天夜晚，  
我都聽到那湖水輕輕拍岸的聲音。  
當我站在九衢塵裏，或是人行道上，  
在我心的秘奧我仍然聽到那拍岸的水聲。

【作者】愛爾蘭的詩人兼劇作家葉芝（W. B. Yeats, 1865—1939），生於 Dublin 附近的 Sandymount 地方的一個新教徒的家庭中，父親是一個畫家。他少年時代是在倫敦度過的。在都柏林的 Erasmus Smith School 畢業後，從十八歲起學了三年的畫，興趣完全轉向文學方面，對於愛爾蘭神秘的傳說深為着魔，處女作的詩劇 *Mosada*（1886）中顯示出對魔法的強烈的關心。一八八七年再赴倫敦，和 *Yellow Book* 一羣作家交遊頗密。一八八九年出版了詩集 *The Wanderings of Oisín*，詩中那種象徵的手法，廣受好評。一八九六年又回到愛爾蘭去，領導着文藝復興運動。熱戀着愛國女伶 Maud Gonne，由於失戀結出的果實是一些極美的抒情詩。一八九八年和 George Moore 及 Edward Martyn 共創愛爾蘭文藝劇場（Irish Literary Theatre）於都柏林，最初上演的就是他自己寫的劇本 *The Countess Cathleen*。這劇場後又改名為 *Abbey Theatre* 了。他和愛爾蘭名劇作家辛（J. M. Synge）友善，廣為推介了辛的作品。他的 *The Tower*（1928）以後的詩集，對現代詩人的影響頗大，被稱為本世紀最偉大的詩人。他在一九一七年和一個靈媒的女姓 Georgie Hyde Lees 結婚，住在愛爾蘭海岸的一座塔裏。一九二二年至二八年間做過愛爾蘭的上議員。三九年死於法國的 Roguebrune 地方。

【研讀】這是葉芝的一首有名的詩，當他在喧囂的倫敦那灰色的人行道上走着的時候，不禁想起他幼小時所住的，愛爾蘭鄉村小鎮斯來歌（Sligo）附近的吉爾湖（Lough Gill）上的一個小島（Innisfree）。那兒別有天地，和擾攘忙亂的倫敦比起來，簡直是另外一個世界。王粲說人情同於懷土，何況他的故鄉又是遠離塵俗，接近自然，那麼地可愛呢？

這首詩謳歌自然的風光，原是非常主觀的。在詩中我們可以看出詩人厭世的心情，也可以說是表示摒棄衰老病死的悲哀，而永留在青春的世界那種塞爾特民族的心情。作者的目的並非要描寫自然的美景，而是想利用那種自然來襯托出詩人的願望。所以這首詩與其說是讚美意大利島上的大自然，不如說是表現出詩人所神馳的一種境界。葉芝在這詩中謳歌着內心的情感，深藏在人們心底的一種求之不得的願望。人人都想離開煩擾的現實，追求心靈的寧靜。此詩不但表現出這種理想來，而且閃耀出一種強烈的光，把蘊藏在人心秘奧中的那種熾熱的情緒，也謳歌出來了。換句話說，這是一首最具備抒情詩的本質，成為英詩中一篇珠圓玉潤的傑作。

抒情詩要文字簡潔，音調和諧，用淺易而美麗的字句，把一般人內心中所渴望的東西寫出來。這首句便能完成這種任務，試看在第一節和第三節開頭都用了 *I will arise and go now* 一句，使得整首詩中都洋溢着一種心靈的熱望，滔滔不絕的情緒的浪濤。由於詩中全體採用長母音（Long Vowels）及和它相伴的緩拍子（Time），更使得那種浪濤增加了一層效果。這種情緒的韻律，把作者站在倫敦艦隊街（Fleet Street）的九衢塵裏，而神馳於愛爾蘭意大利島的大自然中那種心境完全表達出來了。

鄉村的寧靜和都市的喧囂那種對照，在詩中只是暗示着，並沒有明說出來，這樣反而更加强了讀者的感觸。與其明白地表出，不如強烈地暗示，更能訴諸讀者的感覺，若單靠意識的傳達，就平淡無奇了。此詩中的情緒，正是以打動千萬人的心，和讀者的情緒一脈相通，而獲得共鳴。

此詩中所選擇的字眼，如此具有音樂的因素，使此詩更能發生一種魔力。每行詩句都很渾成，近乎天籟，例如第二節首句的尾上有 *Dropping Slow* 的字樣，而第二行的頭上又再度用到 *Dropping* 一字，以示那種寧靜繼續的一點一點地滴下來。葉芝所用的聲調，令人讀來真有一種不可思議的魔力。他描寫夏夜繁星熠熠的光景為 *All a Glimmer*，而用 *A Purple Glow* 來暗示夏日當晝時熾烈的陽光。這些字眼除了表示出光明寧靜的大自然以外，又還奏出美麗的音樂來。尤其是在這一行中他所用的字眼中包含了五個 [I] 的音，而具有一種流水一般的光滑的效果。同時他又很注意頭韻（Alliteration）如 *Glimmer* 和 *Glow*，都是 [gl] 開頭的。因為 [l] 的音是要從舌頭的兩邊發出，主要的出路受到阻攔，所以那聲音就變得緩慢，拖長，而像微動一般的了。因此像

*There midnight's all a glimmer, and noon a purple glow,* 以及

*I hear lake water lapping with low sounds by the shore;* 的詩行，便大有徐徐流動的效果，可見在詩歌中音調是何等重要呀。

這首詩依照葉芝本人朗誦的樣子，是把各節中一、二、三各行，大致用六個強音來讀的，即如

*I will a rise and go (A) now, and go to Innisfree,*

# 喪弔

· 果 思 ·



「往居喪的家裏去，較往有宴會的家裏去更好……」——訓道篇第七章第二節

到今天止我有過兩大悔痛，都是關於朋友的死亡：一是K君的死，一是T君的死。

K君在香港舉目無親，他有一次扶病到我家裏來，以為我可以給他一點幫助。那天我自己正有困難，心裏準備好過些時再去找他，嘴裏却沒有說。就這樣把他送出了大門。誰知過了幾天，我打電話到他的住處，同鄉某君說：「老K昨天死了。」我不知道那一天為什麼一些安慰也沒有給他。

T君患病多時，病中我會到醫院裏去看過他一次。後來友人談話中想到他，說他好些了，就懈怠下來。又過了些時，有人談到他，說他得了癌症，我一直拖着沒有去看他。我想等一天——當然我很忙，但絕沒有忙到撥不出時間去看他的程度。我是怕看他那形銷骨立的樣子嗎？或者怕看他絕望的神情嗎？（我記得在位孫君去世以前和他那次最後的一面：他的房裏有一股難聞的氣味，他用被蒙住口，痛哭失聲說，「嗚嗚嗚呢！」他是怕死後一把兒女

沒有人照料。我說了幾句空洞的話安慰他，其實什麼安慰也沒有能給他，匆匆辭出。）也不是完全是躲避，我想我就可以去看他一次了，我等一筆錢來，好買點東西送他，等錢來了——不必等，T君已經死了。

當我獲得這個消息的時候，我一些也不驚詫——前年有一位朋友的死訊使我疑心自己的耳朵，我問打電話的是那個C君，他說那裏有幾個C君——這一次我早料到T君會死。我只恨自己沒有再去看他一次。我感謝友人給我這個消息，使我還能夠參加大殮的儀式，瞻仰一次遺容。

我有兩位朋友不願到殯儀館去——說實話，他們都是頂有同情心、頂夠義氣的好朋友。他們一看那死者，受刺激太甚，就有幾天不能安眠。這個地方是世界上最不好的去處，看那躺在棺材裏的親友使人震驚、受一大打擊。而我却不得不去過多次。亡友妻貽哲之喪是最摧人心肝的，他的高齡雙親的悲痛使素不相識的人也止不住心酸。但是有一次一位八十多歲老翁的大殮，卻沒有引起親友多大悲傷，雖然我

And a small cabin build there, of clay and wattles made: 一般，但各節的第四行就只用四個強音，如

And live alone in the bee-loud glade 而本詩的最後一行，也仍是四個強音：

I hear it in the deep heart's core.

句中 deep, heart's, core 三字，都是單獨強音的單音節字，所以讀時只好在三字之間，加上一個停頓，使流動可以緩慢下來。還有像第五行及第十行等，就得用七個強音來讀，即如

And I shall have some peace there, for peace comes dropping slow, 一般。

【註釋】第一節 1. And a small cabin build there = And I will build a small cabin there, 把 build 一字移到 cabin 之後是為音調的關係。2. of clay and wattles made = made of clay and wattles. 用粘土和小枝（織牆壁用的）造成的【小屋】。3. bee-loud = loud with the hums of bees. 蜜蜂翅膀所發出的嗡嗡聲。4. glade 樹林中的空地。第二節 1. some peace 心的寧靜，指 mental calm, peace of mind 而言。some 意為「一些兒」。2. dropping 像露水似的一滴一滴地降下。露水降下是看不見的，



還寫了唯一的一副輓聯。但今天的喪禮却有我從來未曾有過的體驗。

我發見在殯儀館中，熟人也熱心招呼。因為招呼是要合笑的，熱烈問候的，在這種地方只有冷淡沈默最相宜。我們除非面對面碰到，各裝出不相識的樣子，全浸在悲哀中。

一會兒棺柩推來了。我看到穿喪服的T君的夫人和孩子。我的心尤其給那個最幼小的一个孩子所打動。這一景象太可憫了。我想到我自己的兒女。T君的子孫無緣無故，從此就失去他們的親愛的爸爸。我的悲傷立時像河流缺口，一發不可收拾。我的兩頰抽搐，呼吸急促起來，但因為怕哭起來沒法停止，就拚命抑制，喉嚨裏像給千斤重的鐵塊壓住，一會兒艱難苦澀地把它吞下了肚。但已經涕淚交流了。幸虧唱詩開始，我才設法把心思岔開。事後我才發見好幾位吊客看了着喪服的年幼孤兒都想起了自己的孩子，忍不住哭了。

T夫人呢，她並沒有搶地呼天地號咷大哭。我知道T君的病已拖了不少日子，死亡的恐怖籠罩已久，他家的人早已知道他的病好不了，劇烈的慘痛嘗之已久，眼淚也快流乾了。我的姨父在壯年身亡，得的是肺病。到他死的一天，姨母也沒有搶地呼天的號咷大哭。這才是最深的悲哀；這時是吊客替她們痛哭的時候。一個女子到了這時所感覺到的是毅然接受避免不了的苦難，來日撫育兒女的責任。她已經盡力照料了病人，預先嘗盡了一切災禍的恐怖和將來的痛苦。她已沒有精神再可憐自己，可憐兒女了。她也許只羨慕那死去的人，好像要對他說：「你也苦夠了，現在也應該享福去了。」她要歇一會也苦夠了，現在也應該享福去了。她擔心的是她的兒女——那天我看得出兩個大些的孩子一直在照顧着母親——她的親戚朋友也是如此。她要他們放心，制止着自己的悲痛。她的痛苦上還有痛苦。

T君是基督徒，他們的教友來參加禮拜是值得讚揚的。許多歌把死生的意義強調，已經沖淡了悲哀，而這許多歌詠和講道也使在場的人把思想轉移到一般的事情上去，而忘記喪家的苦痛。中國從前治喪，要雇人在帷幔裏面號哭，女的吊客在大門外就要先號哭起來，使悲者益悲，辦法實在不好，不過如果吊客和家屬要盡情一哭，在那樣的情形之下，也許心裏會舒服些。

勸人看破塵世的福樂，勸人自愛愛人的話和文章不管說得多動聽、寫得多動人，不管說多少，寫多少，也不抵到殯儀館裏一次。在這裏任何人都覺得人生短暫，死生難測，與其爭權奪利、傷害身心、招人怨恨，不如隨遇而安、努力行善。前面的聖經是牧師引的，的確有理。這種活動雖然傷心慘目，對心靈却大有裨益。到了這裏連仇人也沒有平時那樣可惡了，朋友當然格外親密。

這個世界並不太好，人類好像是弱者，隨時會遭到重大的、無法挽救的打擊。沒有挨到打擊實在是莫大的幸。無常之痛會引人想到死後的種種問題，不過一出了殯儀館，恐怕又還了原有的凡夫俗子面目、爭名奪利，謀嗜欲的一逞，不顧一切起來。「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也是千真萬確的。

出了殯儀館因為沒有自己的汽車，我們幾個朋友就回家了。我看到幾個熟人都顯得蒼老，臉上的皺紋很深，顏色灰暗，不是平日精神奕奕，朝氣蓬勃的樣子。這是因為被悲哀所浸，還沒有恢復過來麼？尤其是幾位好心的太太們，沒有化裝，沒有笑容，沒有穿上好看的衣服，眼睛紅腫着，更顯得老了十多歲。這是同情、這人之所以為人。再沒有比這種老態更高貴的了。

我們一生為許多事忙碌，但有時最好放下一切，做一兩件緊急的事。拖延、拖延，結果那僅有的機會會一去不來。尤其是朋友有病的時候，要趕緊去看他一下。

寧靜之來也是看不見的。3. the veils of the morning=the veils of mist over the landscape in the morning指晨霧瀰漫的光景。from the veils of the morning意即從晨霧瀰漫的時候開始。4. to where the cricket sings 直到蟋蟀鳴叫的晚邊為止。5. midnight's=midnight is. 6. noon之後可補上一個 is 九解釋。7. evening後也應補上一個來Is解釋。8. linnet紅雀。身長五吋多，把兩翼展開的時候，就有吋多長。夏季頭胸呈紅色，尤其是雄的是這樣。這種鳥的羽毛是變色的，由季節，由雌雄而有不同，有時變成褐色，有時變成紅色，有時又變成灰色。9. full of the linnet's wings 充滿了紅雀的翼翅，即是說無數的紅雀在黃昏時的天空飛翔。第三節1. night and day普通說day and night，因押韻的關係調過頭來。2. lapping他動詞時，意是說舐食，如貓狗舐水（Cats and dogs lap water），此地為自動詞，故作「輕拍」，「輕擊」解，如waves lapping on the beach輕拍海灘的波浪。3. the pavements grey=the grey pavements 灰色的人行道。4. deep heart's core=innermost part of my heart 心的秘奧。core是一切東西的中心部分。這三個字都是有重音的，也都是長音，包含着餘音嫋嫋。讀時在deep及heart's後都要有一個pause才行。

# 尚書第

(一)

N縣的尚書第是一所相當大的房子。它缺少紅樓夢裏榮國府那種富麗堂皇的點綴，但如果單單一家人住，那麼也真同大觀園一樣，使人如入八卦陣，而不知身在何處了。

自我們遷來N縣後，一家就住在尚書第內。我們只租一間房，一個小小的廚房，租金每月四元。這個數目，在當時來講算是很貴的。我們一家共四人，住這樣一間大房寬綽有餘，何況尚書第中，還有其他許多空地，足供我們散步遊憩之用。

尚書第之所以得名，自然因為這所房子從前會做過尚書的府第而來。古代尚書職位，相當於現代的部長，是第一流大僚了；他們住的府第，氣派規模之大，在平常老百姓眼中，也都是不同凡俗的。我們寄寓的尚書第，據說始建於明代，至滿清入關，又曾大事修葺過。全部占地數畝，亭台園樹，無不具備。門口有兩座石獅子，面對面踞踞着。穿過一條長方形的走廊和天井，便是一個門，門口也有一對石獅子，比較小點罷了。過了門，是一個四方形大天井，右側有一小廳，小廳過去一道矮牆，中間開一月門。在我們寄寓尚書第的一年期內，我從未有機會進入月門過，所以月門外是怎樣一種景象，茫無所知。後來才有人告訴我那裏昔年乃作為花園之用，如今花園荒蕪了，只有幾間小屋，也租給外人住。

從天井進去，是一個大花廳。容積很大；如果擺酒席的話，同時可以擺一百席。秋天尚書第內做篤篤戲——N縣的一種地方戲，極像越劇——，就在這兒舉行。大花廳是我們兄弟們經常遊戲之處，所以印象特別深。穿過一道高牆屏風，又是一個大天井，這天井面積幾及花廳的一半

；天井兩旁都是一排排房間，有欄柵圍着，我們就住在右邊第一間房。其內尚有穿廊，房間密如蜂巢，也不知究竟有多少間。房東一家就住在後面幾間。大概左邊一排屋的情形也是一樣。

尚書第又濶又深，由天井進去更不知尚有幾進，直到一條小河為止。巧得很，尚書第前面也是河，可說前後被河包圍着。

我們的房東姓屠，男主人長年在外，由女主人當家，我們稱她為二師母，因為還有一位大師母，是一個寡婦。N縣人對已婚婦女一律稱為師母，倒也熟口得很。那位二師母生性豪爽，談吐明快，一點沒有普通婦女那種小家氣。我們搬進去不到一個月，她就和我們混熟了；平日噓寒問暖，熱心照顧。我那時年紀尚輕，不大理得這些事。但也覺得N縣的人情，較之故鄉實在有天淵之別。

據二師母告訴我們，大師母年青喪夫，守寡至今，也沒有兒女；屠氏宗族敬她「貞烈」，每月貼助她幾千錢——約合大洋二元——和幾升米。她就憑了這幾千錢和幾升米過幾十年孤寂的生活。N縣的老一輩婦女，都纏小腳，大師母二師母也不例外。這位「貞婦」住的房子是屠氏公屋，二師母說尚書第右列一排屋約有八九間房間，都是屠氏產業，她自己佔有五間，除了自住之外，尚有兩間空房，一間由我們租，另一間空着，但當我們遷進去後不久，也由另一家姓侯的包租了，租金却較我們貴了二元，因為他們佔用了一間較大的廚房。

我們不大看得見大師母；她是一個矮矮胖胖的女人，頸上長年繫着「額包」。有時出來走走，只見她上身胖胖的軀體，由兩條瘦長的腿支持着；一雙名副其實的「金蓮」，走起路來顛巍巍好像很吃力。菜黃色的臉，看上去一點沒有血色。後來我們才知道她是長年吃素的。她自稱是一



個虔誠的佛教徒，每天清晨我們總可以聽到隔鄰房中傳出的尖銳唸經聲。她說她吃素一半因為她是佛教徒，一半却爲了紀念她死去的丈夫。可是據二師母說最大的原因還是爲了「窮」；一個月幾千錢的開銷，她的丈夫又沒有一瓦一壠遺留給她，除了吃素，她能夠吃些什麼呢？

似乎幾十年的寡婦生活，養成了她孤僻、冷澀、易怒的性情。差不多在我們寄寓的一年中，每個月我們總要聽見她幾次號哭聲。大概她心中一有不滿，便借號哭來發洩。N縣婦女有一種善哭的本事，她們的哭聲竟可以製成歌調，抑揚頓挫，頗有吸引人的力量。而大師母的喉音又響又脆，哭起來簡直是一首美妙的歌。我們不知道她究竟在哭些什麼，或者她在哭已死去的丈夫吧？照我的觀察，大師母的行爲固然不大受人歡迎，但一個舊式女人一旦失去了丈夫的保護，心裏有甚麼委曲無處發洩，那也是很難忍受的吧？

她同二師母的感情好像也并不太好。面和公司不和，在動作、言語上我們容易看出來。但我的母親倒成了她唯一的知己，常常拉母親到她的房中去聊天。有時我們幾個孩子一起跟進去她的房間，她雖然臉上有點不大高興，却沒有說出口來。她的房間稀落落地，一牀、一桌、兩椅而已。此外還有幾隻舊式的皮箱子，堆在牀背後，我想她全部產業，就是這些吧？她同母親說話，說到後來總是這幾句話：「X師母，妳瞧，我這樣一個寡婦，她們還要欺負我，良心何在？我不哭怎麼行？……」我不知道她說的「她們」指誰？除了二師母一些人外，還有誰呢？可見她與二師母之間，的確有點嫌隙。

有一次她忽然對母親說：「她的房間有老鼠，時常咬破她的東西。母親勸她養一隻貓，她皺皺眉頭說：『養貓要買魚給牠吃，我吃素，怎麼可以殺生？』母親想了一會，忽然說道：『有了，

上次我買了一個捕鼠器，好久未用，妳不妨拿去試試。』

第二天午夜，當大家都在酣睡之時，突然聽見隔房大師母尖銳的叫聲：

「X師母，捉到老鼠啦！」

我們趕忙爬起牀來，母親點亮了油燈，大家七撞八跌跑到大師母的房間。只見她縮成一團，好像有點畏懼；在黯淡的燈光下她用手指指安置在壁角的捕鼠機。我們走近前一看，果然那捕鼠機中有一隻老鼠，正奮力想突破鐵籠子，當然這是白費氣力的。

老鼠捉到了，但怎麼處置呢？我們那位整天唸經的寡婦，連肉都不敢吃，不要說是殺生了。當我們提議拿到外面去燒的時候，她大爲反對，說這有違上天好生之德的原則。然而不燒難道把牠放生嗎？如果放生之後這小東西又竄進她的房間去滋擾她呢？……結果她只好向現實屈服，允許我們拿出去燒。不過，大約爲了表示她內心的懺悔，她一個人躲在房中，口中不停地唸唸有詞，「大概是在唸往生咒吧？」而那隻不幸的小東西，就在她的往生咒中讓熊熊烈火燒成焦頭爛額了。

以後她的房中再沒有老鼠侵擾了，可是大師母尖銳的哭聲仍舊不時順風吹入我們的耳朵，她那怪僻的性格似乎並不會因此而有所改善。

## (二)

二師母一家和大師母完全不同。大師母子然一身，無依無靠，二師母有丈夫，又有兒女，照理應該過着溫暖的家庭生活。

她的大小姐我們不大有機會碰到。二小姐却是天天會面的。瓜子型的面孔，潔白的皮膚，溫柔的談吐，和勤勞的精神都給我們良好的印象。我們會問她爲什麼她的姐姐不常看見，她撇一

撇嘴，不高興地說：

「賭錢啦！」

原來大小姐嗜賭成癖，整日整夜在外面賭博。偶然也在家中打打麻將，那麼我們就有機會看到她了。似乎她的年齡比她的妹妹大了一半，蒼白的臉色告訴我們她這種日以繼夜的賭博生活對她的健康很有妨礙。二小姐告訴我們她的姐姐有一段不幸的婚姻生活。她在幾年前已結了婚，但夫婦之間常起勃鬪，感情弄得很壞。況且她的丈夫是一個大家庭，詩禮之家，極講究規矩；以她這樣一個浪漫成性的女人，那裏受得了舊式家庭的束縛？結果在一場大吵架之下她憤然離開夫家，回到娘家來。兩夫婦名義上雖未正式離婚，也形同陌路人了。可能由於這種刺激，她的生活變得格外荒唐，整日整夜拿賭博來發洩她心中的積憤。然而使我們奇怪的是，她那兒來這麼多錢賭博呢？夫家自然不會供給她，二師母的經濟情形並不好，也很難作無限的接濟。而我們更相信，即使大小姐的賭術高明，也不能担保場場贏錢。

這個謎不久就揭破了。二師母對於大小姐的賭博生活，表面上不說什麼，但暗中却常常表示不滿。母女之間的口舌之爭，想來也是常有的，不過外人不大清楚罷了。

一天中午還未吃午飯，從二師母的廚房中傳出母女兩人激烈的爭辯聲：

「一天到晚只曉得賭博，家裏的錢都要給你賭光了！……」這是二師母的聲音，我們一聽就聽得出來的。

「我拿了家裏什麼錢？統共才那麼一點點……」大小姐反唇相譏，她的聲音有點顫抖。

「什麼錢！虧妳說得出口來。上次拿去的是誰的錢？我僅有的幾件首飾都讓妳拿去當了，妳講那樣沒良心的話！」

「誰叫我嫁到那種人家去？你們害了我的一

生，現在連打打牌都不許我，難道非逼我到死路上不可嗎？」大小姐說到這裏，聲音有些嗚咽。

一談到婚姻問題，二師母沉默了。好一會，我們才聽到她喃喃地說：

「唉，這也怪不到我呀！出主意的是妳的爸爸，媒人到家裏來，我們也曾問過妳的同意，誰能夠把妳硬生生拉到×家去？嫁好嫁壞，那是妳的命！就譬如我，和妳爸爸結婚到現今，我過了什麼好日子？可是又有什麼辦法？我是生成苦命的人！」

「你們苦命，至少還在一起，有兒有女，那像我因得有家難歸，形單影隻？」大小姐的言辭也很鋒利，一點不讓步。

「可是這和賭錢有什麼相干呀！難道說，妳嫁錯了人家，就非把我們屠家的錢賭光不可嗎？」

「我幾時賭光了你們的錢？過去的錢都是我的私蓄，賭輸不賭輸不用你們管！」

「就算是妳的錢，一個大小姐成天在外面，半夜三更見不到人影，這算什麼禮數？——不怕人家笑話？」

「要我不賭錢，除非斬斷我的手！」我們只聽見拍的一聲響，大概是在桌上用力打了一下。

「那妳為什麼不去斬手呢？——老早就該應該斬手了……」

「呀……」

一聲驚人的叫喊，震蕩了每一個人的心弦。我們知道廚房裏一定出了事了，母親連忙趕過去，我們也跟在後面，一進廚房，一幕血案立刻展現眼前：大小姐臥倒地上，右手肘上塗滿血污，旁邊還有一把菜刀。二師母露出駭人的神色，不知所措。母親立刻拿一條白布把大小姐的血手肘

裹了起來，一面招呼我們幾個孩子扶起大小姐到椅子上坐下。大小姐臉色白得像一張紙，眼中淌着淚水，似乎在極力忍着刀斬的痛苦。廚房中擠滿了人，二小姐嚇得目瞪口呆，愁愁地站在灶邊一句話也說不出。她的弟弟——名叫銅樞——躲藏在二師母背後，死也不肯出來。那位長年吃素的寡婦一拐一拐走進廚房來，劈頭一句：

「什麼事呀！」

二師母呆在一旁，滿面眼淚，對於大師母的問話，好像沒有聽見。

母親嘆口氣說：

「這算什麼？大小姐，妳年紀也不小了，怎麼還想不開？媽媽說妳幾句，也不要緊，怎麼動起刀來？倘若真的斬斷了手，那還了得？不是害了妳一世嗎？」又回頭勸二師母道：

「二師母，大小姐一時氣憤，妳做母親的讓她一點算了。當真大小姐有她心裏的苦悶，輸點錢究竟有限的呀！」

我當時年紀雖小，却很佩服母親在這種尷尬的場合中能夠輕描淡寫地幾句話化干戈為玉帛。大小姐幸而沒有斬斷她的手骨，經過敷藥包紮後似乎好了一點。她沉靜地坐在椅上，不知在想些什麼——是否在懺悔她的行為呢？二師母起先聲淚俱下，但母女之愛究竟戰勝了她的憎恨之念。何況看到大小姐臉上一副可憐相，手腕一片殷紅之色，心裏好像也有點後悔剛才不應罵得那麼兇。就在各人沉默的當兒，廚房中恢復了以前的寧靜氣氛。首先是寡婦又一拐一拐走了回去，接着母親半拉半勸把大小姐拉到我們的房間來。至於二師母，大概二小姐會安慰她——因為二小姐素來很孝順她的母親的。

一個月之後，大小姐手肘復原了，但轉動仍不大方便。我們常常看到她用白布裹了手肘，套在頸上，依然有說有笑。但她是否從此禁賭了呢

？我想她即使不能完全禁賭，至少暫時不能再賭了吧。因為單靠一隻左手，怎麼行呢？

### (三)

二師母不喜歡大小姐，却很愛二小姐，外人或說偏心，但我們和她們住在一起，却知道其中自有道理。二小姐是二師母一個大幫手；二師母身體不大好，一個月中倒有半個月須得和藥罐作陪，因此家中大小事務，便落在二小姐身上。大小姐一天到晚在外邊遊蕩，家事毫不關心。一早雞還未啼，二小姐就起身煮茶做早餐，接着是掃地洗衣服，上街買菜，由她弟弟担任——有時也由二師母上街——但洗菜切肉煮菜一切雜務，都由她包辦。從早到晚她沒有一刻兒休息時間。據她說她讀過幾年書，但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認識了幾個字。N縣的女孩子，據我觀察，並不很重視教育。這或者是風氣使然，或者是窮人家多，讀不起書。譬如向書第住了那麼許多人家，我就很少看見有幾個女孩子背起書包上學去的。二小姐居然讀過幾年書，算是很難得了。她喜歡拿些民間故事書來看，尤其喜閱「花絲紙」——那是一種顏色紙，印上各種民間故事的圖畫。她孝順父母，平時不大肯多說話；但一有機會，却高興和我們聊天。那時她已經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姑娘了，我們都叫她做「姐姐」。

「姐姐」待我們的確很好，有好吃的東西留給我們吃，有好看的花絲紙留給我們看。有時候，她自己的工作做完了，還來幫母親做，洗衣、淘米，什麼都搶着做。有一次，母親笑着對哥哥說：「假如你大五歲的話，我真想娶她做媳婦呢。」說得哥哥和「姐姐」都臉紅了。

外表看來，二師母家境似乎不錯。但骨子裏却不然。「姐姐」對於她的家事，毫不隱瞞。她

說她的爸爸在外地做事，一年薪水一百八十元；除自己零用外——膳宿免費——每個月大約可以寄回十塊錢；不過每年過年時節，另有幾十塊花紅拿。她們一家憑了這十塊錢過一個月。屠氏宗祠每月貼助多少米，所以米是不必出錢買的。因為不夠用，才把多餘的房間租給人家。她的母親自己絕不浪費一分錢，她和她的弟弟的費用都很省，一天用不到幾個銅子，但是開銷仍是捉襟見肘。而她的姐姐却不原諒家庭的窘境，還要向母親逼錢。使她最傷心的是她的母親嫁過來時候的全部首飾，倒有一大半給她的姐姐「逼」了去。她覺得她的姐姐做得太過份了，雖然她的遭遇值得人同情，可是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怪不到她的母親。她對她的家庭前途非常悲觀，因為父母親都年老了，弟弟又不肯讀書，姐姐長年依靠她的家，將來如何得了呢？

這些話在當時我們這些年輕孩子聽來並不會有什麼感覺，不過母親是很明瞭的。其實那時我們的處境也很壞，父親已經好幾個月未寄家用來，母親只好憑了以前的一點積蓄才勉強維持成一個局面，所以我們兩家真所謂同病相憐。「姐姐」的話雖深深感動了她，也沒有什麼幫助。某一次「姐姐」又提起家事的時候，母親會向她打趣說：「不要緊，將來妳找一位金龜婿，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姐姐」搖頭苦笑。  
「我姐姐的男友不是很有錢嗎？有錢人的婚姻是不會美滿的。——我倒不希罕金龜婿。」  
「無論如何你們屠家是一個大族，不會讓我們餓死的。將來的事，到將來再說還來得及呢。」

談話便這樣結束了。  
有一次她忽然匆匆忙忙跑進我們的房間，哭

着對母親說：

「×師母，求求妳救救我的弟弟，他偷人家東西給人抓了，要送警察局，母親氣得躺在牀上動也不能動，只好求妳替弟弟說幾句話……」

我們全都嚇了一跳。她的弟弟雖不成器，却想不到竟會偷人東西。母親本來不願與聞這件事，但看見「姐姐」哭得像淚人一樣，心不由軟了。我們跟着「姐姐」跑出尚書第，穿過一條街道，來到一家門口；只見黑黝黝一堆人，「姐姐」的弟弟垂頭喪氣給人勒住了胳膊。母親排開眾人，上前問道：「你們為什麼不放他？」

「這孩子偷了我們的首飾，怎麼可以放他？」

「首飾呢？」

「已經在他的身上搜出來了。」

「一個小孩子懂得什麼？你們既然已經物歸原主，何必再和他為難？讓他的姐姐帶回去好好教訓他一頓就是了，人家的母親已經急出病來了，你們難道一點不難過？」

那些人對母親看了一眼，似乎母親莊嚴的臉相攝住了那些人的氣魄，他們互相商量了一陣子，問母親道：

「誰是他的姐姐？」

母親推着二小姐道：「這位小姐就是。」

二小姐有點難為情，她兩隻水汪汪的眼睛，望望母親，又望望她的弟弟。但她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怎麼樣，你們還不放她的弟弟？」母親催迫着。

「很好，瞧妳的面我們就放他。不過却要請妳担保他以後不再重犯，重犯再捉到，可沒有這樣客氣了。」

結果，「姐姐」的弟弟由我們幾個人護送回家。一路上「姐姐」不停地責備她的弟弟。銅槌

低頭無言，只是默默走路。不知道是他感到羞恥，抑或別種原因，對他姐姐的話一句也不回答。街上不時有人探頭看我們，「姐姐」覺得很不好意思。

銅槌爲什麼要去偷人家的東西，這啞謎他始終不肯解答。他的姐姐只能這樣說：他希望弄到一筆錢去遊碼頭，這是他親口說給她聽的。我年紀輕，自然不了解這些事情。不過，及今想來，他的家庭環境不好，二師母不大管教他，他也不服從姐姐的教誨，所以各種惡習慣都染上了，賭錢、抽煙，都成了家常便飯。他買不起香煙，專門檢人家的煙尾巴，一看見人家把煙尾巴拋到地上去，立刻像狗也似竄過去搶起來，接着拼命幾口把殘餘的「尾巴」一氣抽光了。也不知他是真有癮或假有癮，那樣子看上去是十分內行的。有一個時候我幾乎也做了他的信徒，專門去檢人家的香煙尾巴，而且檢到之後也立刻往嘴裏送。幸而我還有一點理性，知道這是有害身體的，臨崖勒馬；可惜銅槌却始終沉迷不醒。這個時候他才十三歲呢。至於銅槌的賭性，也可以和他的抽煙媲美。他常常拉了幾個同樣大的孩子在尚書第花廳裏賭撲克，一次輸贏，至少幾毛錢。他究竟從那兒來的錢供給他賭撲克呢？他的姐姐告訴我們二師母每天只給他一文錢零用，無論如何不夠他賭撲克的。於是使我想起他爲什麼要去偷人家的首飾，可能和他的賭撲克有點關係吧？

我的母親由於一時熱情，救了銅槌，二小姐自然感激萬分，但銅槌心裏作何感想，却不得而知。是否因了這次挫折而痛改前非，自從一年後我們全家南遷後，就無法知道了。

#### (四)

然而，在我們南遷之前，却有一件事影響到二小姐的前途，幾乎弄到不可收拾，使我們在離別

尚書第之際，心中平添無限悵惘。

二小姐年齡不小了，N縣的風俗，子女在幼小時期便替他們訂下婚事；二師母因爲有了大小姐的前車之鑒，對二小姐的婚事便比較慎重，不敢隨便許配人家。不過，像二師母的家境，富人似乎不會登門求教的，雖然二小姐具備了做賢德媳婦的一切條件。如果男家太窮，二師母又因自己吃了一世窮人的苦，不願意二小姐重蹈覆轍，所以婚事便無限期擱下來。

尤其是那位吃素的寡婦——大師母，時常一拐一拐到二師母面前去說：

「結婚有什麼用處？嫁個男人不幸短命，做了一世活寡，那才難受。大小姐不也結婚嗎？她享了什麼福？乾脆不嫁人，也照樣過日子！」

原來她因爲自己做了寡婦，便勸二小姐做一世老處女。對於這些話，二師母自然不放在心上。二小姐自己呢？她有她的見解，她覺得她不能永遠吃娘家的，所以結婚對她是需要的。但她的年紀還輕，不必急急於一時。她要她的母親小心謹慎，固然對方不可太窮，但也決不要執袴子弟。似乎她多少有點受了我的母親的影響。因爲她的見解，大半和母親的吻合。

在一次偶然的機緣中，我們曾長期招待過三位朋友。這三位朋友是因爲某一件刑事案件而被牽連在內，而其實却完全屬於無辜的。這正是母親的性格，她喜歡打抱不平，所以毅然承擔下來。我們自己沒有房間，特地向二師母商借一間空房來安頓他們，暫避一時風險。那次我們當真做了一次大傻瓜，因爲這三位朋友白住了三個月，白吃了三個月，而我們却未向他們收取分文。至於二師母，她爲了投桃報李，也未向我們討取房租。我當時實在很奇怪這三位朋友拿什麼嘴臉對我們，居然白住白吃了三個月而不以爲耻。其中有一位叫做阿玉的男子，年紀約莫二十

餘，生得一表人才，家庭富裕，出手倒也慷慨。住久了和我們混熟了；他很注意二小姐，常常找機會和二小姐談話。大概二師母對他的印象也不好，所以不禁止二小姐和他來往。不過二小姐是否喜歡他，她也從來不告訴人。祇有一點是特別的，她不大願意單獨和阿玉談話，總是拉我們兄弟倆在一起。大小姐偶然也加入，她熱心的是打牌，如果有牌局，她一定參加。

慢慢地我們對阿玉比較了解一點。他一共有四兄弟，他是最小的，還沒有娶妻。N縣的青年男子，像他這樣年紀而尚未娶妻的，的確少見。我們問他爲什麼不娶妻，他搖搖頭說：

「找不到好對象呢。」

接着，他的眼光便在二小姐臉上一掃，使二小姐不好意思地低下頭來。

「那麼你的好對象是一位什麼人物？」有時母親也會打趣地問他。

阿玉抓抓頭髮，裂開了嘴，兩隻鑲的金牙齒閃閃發光。

「啊呀，貧家倒不在乎，最要緊的是人品好，也不必太漂亮，能夠操持家事，脾氣要好——如此而已。」

「這樣的女子並不難找呀，何必等到今天？」

「看來容易，其實却難。——脾氣要好是最難的，就像……就像……」

阿玉忽然不說下去了，兩隻眼珠子滴溜溜轉，我們猜不透他的心意。

阿玉會喝酒，他的兩個朋友也會喝酒，我們起初不大注意。有一次他們請母親、二師母、大小姐、二小姐和我們幾個孩子一同喝酒。大師母雖請了，却不肯來。她對這三年青人似乎沒有好感，時常設法躲避他們，那裏會受他們的邀請？這一次喝酒倒是相當愉快的，賓主之間也頗相

得。阿玉三杯落肚，臉上紅得發光。他首先感謝母親和二師母的慷慨招待他們，接着說他們的冤枉不久就會洗刷清了，也許短期內能夠離開這裏。

「不過，」他着力說：「我是一定會常常拜訪你們的，你們太好了。」

「恐怕到你結了婚後就不容易來了。」二師母也有點酒意了，說的却還是真心話。

「還早呢……」阿玉很有意思地說。我注意他的眼光一直停留在二小姐身上。大小姐也覺得了，她喝了一口酒，指着二小姐對阿玉說道：

「如果你真的要結婚，一定要找像我妹子這種人才可以。」

一陣哈哈大笑聲轟出來，二師母微微笑着，阿玉的表情十分古怪，二小姐只顧低下頭，但臉上自然也緋紅了。

## (五)

兩星期後，他們當真搬出去了。這兩三個月來雖然幾乎搞得我們每個人頭昏腦漲，而且他們也未嘗補貼分文，但大家頗有點惜別之情。阿玉也的確能夠遵守他的諾言，三人中就只有他一個人還常常來看看我們。不過我們愈加覺得他對二小姐的注意格外露骨了，一到就找二小姐談話。二小姐似乎也慢慢喜歡他起來，至少不會討厭阿玉。二師母對於這位風流瀟灑的青年很表歡迎，也不反對他和二小姐的會面。我想：她似乎覺得像阿玉這種人，是很有資格做她的女婿的。

但母親却提出了警告。有一次她直截對二師母說：

「看來阿玉這個人有點靠不住——油腔滑調，滿嘴都是大話，妳們要當心些。」

大師母趁機參加進來。

「是呀，我早就說過了，這三個傢伙都有點

流氓相，婚姻大事，千萬不可亂來。」

二師母表面答應着，其實心裏不以為然。因為她並不阻止阿玉的來訪，尤其不去阻止阿玉單獨和二小姐相會，母親皺皺眉頭，她覺得如果讓它演變下去，她也有一部份責任。但她已盡了她的忠告，假使再說，說不定會引起二師母和二小姐的誤會，說她妒忌她們。以她只好搖搖頭，苦笑一陣子算了。

不久，事態的發展果如我們所預料的，阿玉竟請了媒人來，向二師母正式提親。據媒人說阿玉的父母親最喜歡阿玉，將來家當大部份會留給他。似乎這句話打動了二師母的心。照理以二師母平時為人，她並不會這樣熱中財利。但窮苦使她心膽俱裂，她一世就吃了沒有錢的虧，當然願意二小姐生活得好一點。所以當媒人來正式提親後，她雖然也會和母親商量過，却到底允許了這門親事。她說二小姐自己不反對，原來阿玉和她早已有了默契。

訂婚禮相當熱鬧。阿玉父母親特地在家裏擺酒請客，一切禮節都按照舊式進行。我們猜想二師母一定着實撈進了一票。母親雖然滿腹牢騷，可是不關她的事，也無從插足。幸而二師母在別件事上，總和母親商量，例如結婚日期，她聽從了母親的勸告，必須在一年之後。本來男家建議在訂婚後三個月內。母親的意思，以為有一年時間，阿玉的人品究竟如何，必定水落石出。萬一不行，還有緩衝餘地。二師母對母親這個意見，也認為十分有理。

不幸就在我們將要南遷之際，二小姐的婚事起了波折。首先是大小姐，她不斷地回家報告她這個未來的妹夫竟是嫖賭吃着、無所不為的混蛋。

「可能他還患着楊梅瘡，可怕極了！」她氣憤憤地說。

大師母臉上露出得意的神氣，附和着大小姐說道：

「如何？這三個傢伙我一看就知道不是好東西。阿玉尤其滑頭，二小姐怎能一點不考慮，就和他訂婚？」

似乎她不便批評二師母，所以專對二小姐發言。

二師母却極力為阿玉辯護，說無論如何不會患楊梅瘡。因為如果他真的患着，三個月來我們住在一起，怎麼一點察覺不出呢？

二小姐沉默地聽她們說話，但她臉上顯出一派焦灼不安的神色。這是她的終身大事。她自然最關心。不過她到底還保存着幾分少女的矜持，不好隨便插嘴。最後她以哀求的眼光望着我的母親，好像要母親出來替她打圓場。

母親發表了她的意見：「最好先派人實地調查一下，希望這些都是謠言。如果真有此事，那麼二師母和二小姐應該拿定主意，終身大事可不好當作兒戲。——何況還有大小姐的前車之鑒？」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然而不幸得很，調查得來的消息都指向壞的方面，甚至比大小姐的報告更糟。更奇怪的是，阿玉有一個多月沒有來過屠家，不知是否他已經得到了風聲，故意躲開呢，還有其他原因？最不幸的是二小姐，每次壞消息一來，她就哭得像淚人兒一般。二師母心煩意亂，開始有些後悔了，不住找母親商量。

母親把我們的表兄請了來。因為表兄和阿玉也算是好朋友，而上次他們能夠遷來屠府住宿，表兄也有一點關係。

表兄顯得很尷尬，他在母親逼迫之下只好說：「患楊梅瘡的事我可不知道；不過這個人相當風流，花柳叢中走走似乎也是有的……」

接着，他嘆了一口氣。「你們怎麼隨隨便便

讓二小姐和她訂婚呢？——你看上次阿玉訂婚，我並不會去；我知道這個婚姻不會有好結果的。

事態已經相當嚴重。各方都對阿玉的人品表示不滿。二小姐由興奮而失望，由失望而懊惱，她逼着二師母向阿玉的父母親提出退婚。退婚是一件大事，在N縣是不容易發生的。二師母雖然答應這麼做，却聲明沒有絕對的把握。

「如果男家不肯呢？」她問二小姐。  
「我永遠不嫁過去他們又怎麼辦？」二小姐侃侃而言。

二師母先派人去找媒人。媒人起先表示為難，但在二師母，大姐姐和母親合力慫恿之下勉強答應着去說。翌日媒人來回話了，一看他一張灰色的臉，就知道此事凶多吉少。

媒人說：「阿玉的父母親不答應。他說他們張家——直到現在我才知道阿玉姓張——從無退婚之事，叫二師母再休提起此話。他們甚至怪二師母輕信外界謠言；就是阿玉自己，也不肯退婚，他說不久就要叫人來提議擇吉結婚。」

二師母氣得渾身發抖，二小姐奔向自己的房間，號啕大哭。母親也束手無策。男家不肯退婚。而當時我們都不明白法律方面的事。——但不知道為什麼阿玉一定要娶二小姐。因為阿玉有的是錢，難道他娶不到品貌兼優的姑娘嗎？

媒人來去奔走數次，並沒有什麼結果。男家堅持不退婚，而二小姐想到大小姐的下場，想到自己的前途，也堅持不肯嫁過去。起先她變得非常歇斯里的，常常罵人出氣。我們兄弟從未和她鬥過氣，但也被她當作出氣筒。二師母一天到晚淌着淚，她只希望年底她的丈夫回家，由她的丈夫來處理這件事。那個時期，我們可說沒有一點快樂。母親因為阿玉的認識二小姐是由於她的介紹，深深地感到歉疚；可是對於目前所演變着的

事，絲毫沒有辦法。每天大家都皺起着臉，不曉得應該說些什麼話好。

而就在那年八月，我們全家遷到南洋來。我們對尚書第的確有點留戀不捨，尤其是屠府一家人。母親更因二小姐的婚事尚未解決就離開了，心裏格外有一種說不出的難過。那次離別，可說是在黯然傷神的情形下分手的。

### (六)

九年之後，我滿懷興奮重回N縣來。第一個目的地，就是尚書第的屠家。

我們幾乎不認識了；二師母多添了半頭白髮，說話的聲音有點嘶啞。當我說出我的名字後，她才恍然大悟，立刻以最熱誠的態度來歡迎我進去。我跨過了九年前我們住過的房間，跟二師母走進她們的客廳——這客廳，是我們常和大小姐二小姐說話談笑之所。現在一切景物如舊，看起來二師母的環境似乎並不怎樣好轉，那些擺設在客廳裏的傢具已有一大半朽壞了，桌子的腳搖搖欲倒。但是二師母的熱情使我感到喜悅。這真是N縣人給我的最好印象，我在其他地方却沒有得到這種待遇。

我先向二師母問好，她也問起我的母親的事。我將我們一家南遷後的事約畧向她報告。她津津有味地聽，聽到高興時裂開嘴笑了；這個姿勢，以前是難得看見的。

然而我發覺在這個客廳裏却少了幾個人。大師母不見她的人影；照理如果她知道我回來，一定又一拐一拐踱出來，而我們又可以聽見她那尖銳的話聲了。

我不得不得問道：「大師母呢？」

「死了，去年才死的。如果你早一年回來，還見得到她呢。」

「哦！……」我的心裏不禁感到一陣惆悵。

於是一張熟識的面孔在我腦海中浮現出來。我想到了那塊常常繫在她的頭額上的「額包」，那晚上捕捉老鼠的趣事，以及她激烈反對二小姐的婚事，一切一切……

一個完全由命運支配的舊式女人，就這樣靜靜地離開了人世。

我忽然想起了銅槌。那個曾經抽煙，偷竊，無所不為的少年，也曾有一個時期佔據了我們生活的一部份；但是現在，他却也不在我的眼面前。

然而最使我開心的，却是二小姐的終身大事。我記得當我們離開尚書第時，她和阿玉的婚事正僵持着，兩方都不肯退讓，我當然希望她得到幸福，但她究竟是嫁過去，或是退婚了，這幾年中間，我們却一點消息也沒有。

二師母似乎猜透了我的心事，她嗚咽地說：「至於你的『姐姐』，——她知道我們常常稱二小姐作『姐姐』的——她爲了退婚不成，又不肯嫁到男家去，竟落髮做了尼姑去……」

「呀！……」我從椅子上跳起來。我幾乎不相信我的耳朵——二小姐落髮做尼姑的事，我做夢也不會想起。然而二師母難道會說謊嗎？這樣一個年輕的姑娘，一個天真可愛的姑娘，竟走了人生最消極的路途。她願意將她的一生埋葬在尼庵中嗎？大師母雖守了一世寡，可是她還不至於落髮做尼姑呀！

「唉！惜春悲劇的重演！」我陷入沉思中去，紅樓夢裏惜春落髮的一幕，又在我的記憶中復活起來。

二師母的眼眶紅了，她差不多已哭出了聲。

「是我害了她。記得那年訂婚，你母親還勸我要小心，我却憑了片面的觀察，竟糊里糊塗答應這頭親事。男家逼得很兇，甚至恐嚇我們如果我們悔婚。他們要叫流氓對付我們。阿玉本來就是個流



氓頭，他的確患着楊梅瘡，一點不假。你姐姐怎麼願意嫁給這樣一個人呢？——最後她決心走了落髮一條路；她說只有這樣才能擺脫男家的糾纏，才不會蹈她姐姐的覆轍，——唉，我有什麼辦法呢？」

我們彼此沉默了幾分鐘。想不到我這次重回，是受到如此精神上的重擊。我渴望會見的幾個人都落得如此下場，在我心頭，不禁泛起淡淡的哀感。

「那麼，大小姐想來還好吧？」好半晌，我才換了一個話題問二師母。

「她嗎，她終於和男家離了婚。但她不會得到什麼賠償，因為這是她提出離婚的。他知道她喜歡賭，離婚前賭，離婚後賭，我們也沒法阻止

## 旅程

· 景翔 ·

### 出發

走了，他們說  
將我填了進去

(我是阿拉伯字的一)

### 翠峰檢查站

寂寞只是一種姿態  
且是可咀嚼的  
將它和着未沸的開水吞服了吧  
門外，還有爲我而舞的樹

### 慈恩——天祥

把第五六種虹彩自陽光中提出  
便染成了那片山  
壁立着  
以海的呼喚召我  
轉身，去歲的殘秋傲然對我

她。——如今她成了一個野婦人，東蕩蕩，西蕩蕩，也沒有一定住宿。我怕你沒有機會看得到她呢。——

我會心地點點頭。看來這位年過半百的女人，只好孤寂地渡過她的後半世了吧。她雖有兒子、女兒，可是她的遭遇，並不比做了一世寡婦的大師母好點。或者因此，她對我突然的拜訪表示了萬分的熱誠。大概除了她丈夫每年一次的回寓外，她完全是過着獨居的生活。

我勉強安慰了她幾句。在我告別之前，我把母親託我送給她的一張照片交給了她，她高興得幾乎流下淚來。

我走出了屠家，穿過大天井和花廳，茫然想起九年前在此遊玩過的舊景物；這些舊景物雖在

並迎風旋舞她橘紅的長裙

(哦，Vesuvienne)

小女兒嬉戲在遠方的藍山

總在遠處喚，那Tantardini  
穿着小小藍色裙裾的小女孩  
多妒忌那環抱妳的雲

紅色總是熱情

雖然遲暮

溫暖的是夕陽

而我心仍向着藍山

青色的四月

等我，妳，Tantardini  
穿着小小藍色裙裾的小女孩

### 天祥——九曲洞

恒是一月  
雪總凝在這裏  
小溪，妳是被注在谿谷底

我生命史中佔據淺淺的一頁，但它們却牢牢地深藏腦中，隨時可以引起我的回憶。兩個石獅子照樣蹲在尙書第大門口，照樣露出潤嘴，彷彿有許多秘密要向我報告似的。我輕輕撫摸着它們，而這時候幾個少年男女，正嘻嘻哈哈地朝大門口一踹一跳走進來。

大門口遙遠的天似乎向我的頭頂壓下，我再一次回頭悵望着高掛大門上的「尙書第」匾，一陣悲哀泛起心頭，「這一次恐怕成了永別了吧？……」

尙書第前小河的水悠然向前流去，我的眼光也隨着流水向前……向前，直到遙遠的，看不見盡頭的一方。

(完)

熔融了的綠玉

且小立

且行在大理石的甬道中  
我是路易的

山爲我撑起一頂華蓋

不必登「蘭亭」了，  
只在遠處用一次眨眼  
將它永遠帶在身邊

在古典的洞窟裏

想自無法攀下的石壁底

將清冽盛滿空了的水壺  
汲得的，只是滿目的徒然

### 九曲洞——長春橋

我們是工蜂  
不爲什麼地匆忙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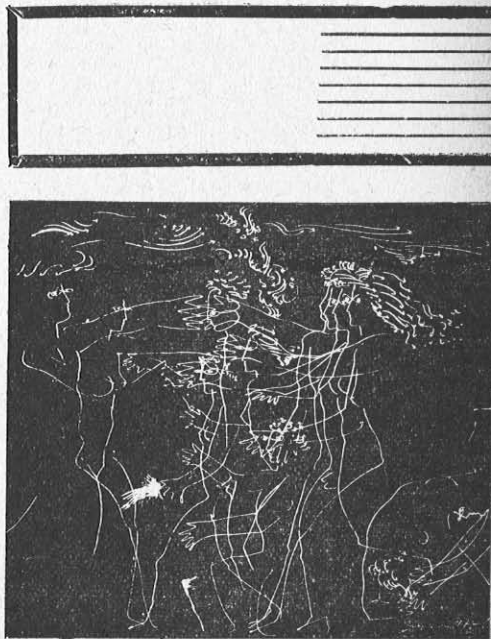
(我們沒有冬天)

我們是浪人，匆匆

只爲把希望寄在下一站  
匆匆，沒有注意風景的嘆息  
因爲總有一隻腳想超過過另一隻腳

## 優游羅馬聽千寺鐘聲

「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個國家的興衰，真像南柯一夢，拿靴國短短的歷史來看，也夠使人傷感了。當年墨索里尼，以一鐵匠的兒子，卒能以辦報吹牛起家，由羅馬進軍，僥倖成功，然後欲「以飛機蓋滿全意大利的天空」為理想，專在皇宮的陽台上咆哮出名，藉此恫嚇厭戰的歐洲人。終於先向阿比西尼亞下手，以摧枯拉朽的姿態，征服非洲的古國，增加意王一個皇帝的榮銜。繼而領着他善於投降的軍隊，向法國「背後一刀」，自鳴得意。然而沒有打過一次勝仗，徒然拖累了老希，抽兵來援，卒有意王迫之下野的「苦得打」的日子（Coup D'etat）。而用汽車綁他下



## 浮生總記

· 李金髮 ·

台的，又是他的受恩人，幸得老希的神兵從天而降，救他出來。到後來失敗之日，被反法西斯的人，將他與情婦倒掛起來打死，好不悲哀。生前因為女婿反他，他當斥面女婿說：「自從你進入我家，便是奸賊來臨！」卒之自己下令槍斃他。這一幕一幕的悲劇，在旁觀者看來，也夠傷感的味兒。「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我在但丁的故鄉，有六個月的勾留，在羅馬度過最旖旎的歲月，這個機會真是可遇而不可求。在歐美人，尤其是美國人，皆以為生平能遊歷歐洲及意大利為最幸福，無論懂不懂文藝，若能去遊一次，則可滿足虛榮心，炫耀親友，實則多是庸夫俗子，滿身銅臭之流。

一九二五年春帶着妻子及教授的空銜頭打算從意大利順道返國，

沒有精密的經費預算，貿然去遊覽藝術之邦，卒之旅費一百五十鎊用光，又電催家裏再寄一百五十鎊來，買棹東歸。青年人什麼傻事都做得出來，不知寒莫動窮莫走的道理！我先在水城威尼斯華麗的旅館過了一月，冒充濶遊客的生活，因為是冬季，大旅館特別廉價，然而素來過學生生活的人，一旦住大旅館，穿着禮服的僕人，出入時恭恭如也，為你開門，反為僞促不安。

最大的缺憾，是事前沒有多多涉獵意大利歷史，文藝復興史，神話，聖經，故文藝的欣賞當然打了大的折扣。在威尼斯除了欣賞污穢的水道，有詩意的小艇外，沒有什麼可以留戀。日日經過聖麥哥紀念塔前，老是看到成千成萬的鴿子，在遊人手中吃玉蜀黍豆子，這些小動物，得天獨厚，每天有一定的鐘

聲，叫我們來用膳，無須到野外去冒險尋食物。那里的玻璃大燈及鏡屏，是世界知名的。他們又用新方法造成許多美麗的花瓶掛燈等，以前出品則全是白色的，在進廠參觀的時候，被推銷員的巧語花言，（多能說英德法意語言的），推銷了我五六十鎊的玻璃瓶大燈等，運回上海，因天氣不對，陸續爆裂了。雖然他們說經過氣候試驗的。至今認此事為青年人的洋盤。後來在佛羅靈斯，（意文名 Firenze 斐冷翠）度過可愛的新年，走過當年但丁遇見其愛人的「老橋」，欣賞過朱西盎則羅的「大衛」石像，及其它著名的博物館，這些作品，都是意大利的國寶，人類文化的里程碑，基督教文化之能有今日，多少是受他們的恩惠。

在羅馬有五個月的勾留，看盡一切古跡，教堂博物館，每個名勝都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那裏是凱撒大帝紀念武功的凱旋門，那裏是尼魯皇帝窮奢極慾的宮殿，那裏是人與獸鬥的校武場，那裏是掩埋成千成萬基督教徒的地下迷宮，骷髏猶在岩穴中的牆壁內，看了令人毛髮悚然，若無嚮導同行可能迷路死在裏邊。

羅馬全城每一方尺都充滿宗教的氣氛，全城有一千個教堂，無時不鐘聲悠揚，耶穌教徒成千成萬，當年，被羅馬人屠殺。紀元前二百年以後，羅馬人統一了地中海及全

歐洲，希臘文化才失去領導的地位。後來羅馬分裂為東西羅馬，紀元三七五年以後，日耳曼蠻族侵入了東西羅馬，並摧毀了羅馬文化，造成五世紀到八世紀的黑暗時代。十一世紀左右，土耳其人掌握回教帝國實權後，大事壓迫異教徒，朝聖的基督教徒，常被凌辱虐待，遂有十字軍東征之舉，一連有七次東征，互相殘殺，終於爆發了三十年宗教戰爭。後開和平會議，承認信教自由，從此宗教勢力一落千丈。至今教派紛紜，無以自圓其說，科學盡管向前邁進，宗教的營壘仍是森嚴的，盡管無神論者在世界的每一角落叫囂，是不能動搖信徒的信仰的。

一九二五年是規定的二十五年一次的「聖年」，世界各國的信徒，都來朝拜教皇，如瘋如狂，得以覬見教皇是無上的光榮，跪著接受祝福的聖水，婦人們必須穿上黑紗黑衣，有如孀婦，（回教徒則認為能三代去麥加朝聖為光榮），不被召見的則在聖彼得教堂的廣場上集合，擠上三四萬人，以求一見聖容，其實他不過是博學多才一個老頭子。

我們住在一個「賓柱」山下的家庭公寓裏，長住比較價廉，上山半里，就是賓柱花園，居高臨下，可以俯瞰羅馬全城，每當夕陽西下，遠霧迷朦，對此沉默的古城令人有說不出的感慨。令人想起「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

悠，忽滄然而涕下。」的詩句來，予邑久之。我在那裏結構了一幅月下自畫油像，太太則畫了一幅全城遠景，帶回上海，後來在「美育」雜誌會登出，今已不知所終。

除遊覽名勝博物館之外，（買了很多精彩的古雕刻照片，丟在廣州日人侵入時，是無法補償的名作。）編了一本「意大利藝術概要」及節譯了羅曼羅朗的「雕刻家朱西盎則羅」傳，後來皆在商務印書館出版，蔡元培為之題名，這種書過於偏門，沒人趣味，早已絕版。

居停是一個老婦人，專收容中等遊客，以謀蠅頭之利，旅客川流不息，多是歐洲人，很少有美國人，一到飯廳裏大家如家人朋友一樣，有說有笑，多數以法文講話，可見法文在歐洲之勢力。記得鄰室住着一個羅馬尼亞中年女人，頗為風騷，其身世如何不詳，丈夫是意大利往阿比西尼亞考察團團員，是否正式丈夫，還屬疑問。她說得一口很好的法文和意大利文，在外面交際很廣，她常在飯廳做幾種把戲給大家看。有一天她的丈夫回來了，（這些考察團，卒之後來幫助了莫索里尼侵略阿國了。）但不是住在那裏，其關係如何，自有文章在焉。一個比利時老婦人，女兒嫁給意大利所謂伯爵，好像經營各種出入口，世界上沒有人願意岳母住在這裏的，所以她也得住在這同條街的家庭公寓。女兒有時來看她，但女婿

從未來過，她說的是道地法文，座位最高，住得最久，她的喋喋不休，儼成長者，對什麼人都親切。一個意大利商人，教我如何將冷水常常吸入鼻中，可以永遠避免傷風。一個日本遊客，住了數日，大演其日本食法，咀嚼之聲，清脆可聽。一個荷蘭的布爾喬亞，第二天不願坐在他旁邊，因為「他吃的方式不正常」，這些印象，好像是去前年的事，不覺已四十年過去了。

有一次鄰室的少婦，介紹我們數人去參加跳舞會，認識一個報館經理，一個大塊頭，同時有一對美國青年夫婦，那個美國仁兄，長得並不怎樣美觀，雖然他的太太是年輕貌美，因為進去後，人多位少，我幾乎弄錯他是茶房，叫他去找幾張椅子來。

法國留羅馬學生住的藝術學院，離住所很近，因為有舊同學翁羅梅君在，我常常去聽名家演講美術或美術史，不無補益，可惜時間太短。在羅馬住上五個月，最懊悔的是沒有把意大利話學得好，因為隨處都是說法文的人，沒有機會練習談話。意大利文與法文及西班牙文同起源於拉丁文，故很接近法文，讀起文字來比較容易了解，因為沒有鏗而不捨的追求下去，後來連看意文的能力亦退化了。在二次大戰以前，歐洲人以能說法文為上等，旅行時儘管用法文，少數的人聽不懂的，不識法文未免有「無好教育」之嫌，意大利的上層社會的人往往能說幾種外國文，好像中國人能說幾種土話一般，並不稀奇。

在羅馬住了五月，未免有床頭金盡之嘆，其實一百五十鎊，除去車費，每月亦不過二十餘鎊，當然未曾浪費，後來叫公使館為我打電報到家裏去，再寄來一百五十鎊，才能束裝東歸。那時太太已身懷六甲，如此負擔在身，那裏能不憂心如搗呢？

（小啓：「浮生總記」一文本刊上期漏排「優游羅馬聽千寺鐘聲」一節，現補排如上。「人海茫茫長安難居」一節應緊接「優游羅馬聽千寺鐘聲」之後，本期重覆刊登。並向讀者、作者致歉。）

## 人海茫茫長安難居

那時只能到那波里史才能乘船，可是價廉物美的法國船向來不經此海道，只有日本船可搭，心裏好生失望，不是由於抵制日本人的觀念，因為向來未曾坐過法國船，總想欣賞一下法國人有名的商船酒菜，日本人的菜飯亦很豐富，早餐亦可隨便吃什麼肉類的。

船上很多「學成歸國」的日本人，看去是土頭土腦的青年，但他們都是回到本國做社會中堅份子的。一個法國女人嫁給一個日本畫家

，丈夫先回去了，只是她單獨旅行，她與我們頗談的來。日本畫家無論如何比中國藝人多點出路，是無疑的。那時日本人在巴黎開了一個展覽會，因為作風與西方人迥然不同，頗使法國人興奮，連聲喝彩，且那時日本是五強之一，因為勢利的心理，更加歡呼了。記得有一個名 Fujita (嗣次) 畫得很多仕女，專用線條繪在白網上，頓然出名起來，好像現在仍在巴黎享其盛名。

同船有一個瑞士女人原與丈夫要到上海去打天下的，在船上邂逅了一個英俊的丹麥青年工程師，大家眉來眼去，打得火熱，於是這女子決意改變初衷，要跟這青年到埃及去實行戀愛。所謂丈夫，當然還有問題，否則何能輕易的鵲巢鳩佔呢？

一路無話，船到黃浦灘頭之前，船上已公佈上海五卅總罷工的消息，我聽了更加徬徨。在上海那時唯一的可以幫忙的是「神交萬哩」的劉海棠，到了楊樹浦，一片死寂，隨茶房的介紹下榻到五馬路的惠中旅館，以我經濟的力量，當然不能住洋化的華懋飯店，大華飯店的。惠中雖然是中式旅館，還很整潔。行裝甫卸，寫信叫茶房去通知劉海棠，那下午他與滕固（後見知於汪精衛做過行政院參事，不幸短命死矣），來訪，把我們安頓在法租界呂班路俄國人家裏，房租伙食每人每

月七十五圓，當然算是很貴，白俄當時很多以此謀生，比方租下一大屋二百圓，然後將每房出租，並供給伙食，當然可以得些小利。

第二天，劉送了我的照片到申報新聞報去宣傳，我這個新出爐的雕刻家，這是中國未出現過的新職業，許多人還以為我是刻象牙圖章的，兼之我的名字又如此奇特，更使人加深印象了。那時江小鶴出來做陳英士銅像，亦是雕刻家，其實他在巴黎沒有正式入學校，是在小畫院打游擊，學了一點技術的。

那時國民黨正在南京準備造中山陵，承劉海棠好意，為我寫信到環龍路籌備處去，介紹做中山銅像，過了很久沒有消息，後來有一天接到由孫科出名的請帖，在末慶齡家吃飯，我喜出望外，以為那一定是請我做銅像無疑，原來是徵集中山陵墓圖則，已告一段落，得十餘人，要展覽評定首獎，叫我做評裁委員之一，支車馬費一百圓，記得還有委員是王一亭、凌鴻勳等。那時國民黨還未得天下，還沒有架子，一等紅人如孔庸之，于右任，張靜江等，坐在旁邊，我還以為他們是不見經傳的人呢。

麻子楊杏佛，是籌備處總幹事，其貌不揚，但很能油腔滑調，他是留美的學生，當然盡力幫助自己的同學，在家屬方面極力讚揚呂彥琛的鐘形圖案為最好，其實我當時以范文照的圖案為第一獎（他感恩知

遇，後來在上海會幫忙我做南京戲院的大浮雕。）楊與呂當然大有苗頭。聞中山陵共花了四百萬圓國幣，儼然以帝王的身份對待中山先生，若他地下有知，亦非所願。後來廣州的中山紀念堂，亦歸呂彥琛包辦，當然驟然富貴，不幸早死了。當時的中國人皆以為本地薑不辣，中國雕刻家不夠資格，卒以孫科遊巴黎之便請公使館介紹，找到當時的雕刻師 Landowitch 做中山的大理石像，聞價值二十萬圓幣，真夠中國雕刻家垂涎三尺。當時的風氣，是洋人第一，亦不能怪。我曾在寓所，千辛萬苦試做中山胸像；宋老太太，慶齡，子安等皆來參觀，大勢所趨，你縱有絕代天才，亦不能使他們重視的，只有徒勞無功。中山陵二十萬圓的石像，我們是領教了的，又有什麼了不起？因為是洋人做的，什麼人也不敢批評半句，只是白白做一「洋盤」罷了。

劉海棠自稱是十六歲就出來辦教育的人，起初與張聿光江新等辦一個美術講習所，後來把他們迫走，自己獨佔，花樣百出，忽然掛起美術專門學校的牌子來，在中國當時是紊亂無秩序的社會，也無須限制，無須立案，果然學生一天一天多起來，他便從中取利過日子，雖然不能賺大錢，但已坐包車出入，租的是菜市路的破房子，門口無數的傭人在洗馬桶。他是上海老門檻，很會交際，不論識與不識，他會拉

攏社會上名人，請他們吃飯，無形中他亦是名流了。他在申報教育欄，不時送稿子去作自我宣傳。他年少失學，一竅不通，他發起了一個天馬會，常常拿一般藝巧的作品來展覽，大大宣傳一番。他叫唐瑛的哥哥唐映廬（英文非常好，曾作宋子文秘書，死於刺客之手，）作了一篇天馬考，劉便用自己的名在申報發表，這樣在人們心目中，他又是淹博國學大家了。中國社會就是這樣混出來的，聞此老仍在上海，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呢。

那時正是暑期，他叫我先辦一暑期班，教授學生，只有兩個學生，又叫我做些人體來展覽，記得只做了一个男人像。申報的副刊編輯朱應鵬，亦是畫家，在學藝大學開一展覽會，並請我演講，題目已記不起了。我在學校做雕刻時，因為學生們從不知道什麼是人體雕刻，（是以茶房裸體作模型），每日圍觀的男女學生，水洩不通，好像在看馬戲的表演。

暑假過後，劉海棠照常招生，當然說新設雕塑系，以為我為教授，他滿以為可以大出風頭，初創雕刻課程，但招生後，沒有一個人報名，因為來學美術的，多數是志在一張文憑，以後可以去當中小學教員，解決飯碗問題，若學雕刻一門，如何去教書呢？當然無人過問了。在此情形之下，他已答應我每月一百圓，將怎樣辦，他決不辦雕刻科，又不

對我明白說出苦衷，使我原諒。那時他態度漸改冷淡，初到上海時常常大宴小宴，後我到學校去，他總是藉故到他處去，不願多談。後來教務主任李毅士才告訴我，已決意不辦雕刻科，我才明白，爲什麼開學禮不請我新教授去演講呢。後來我給他吃的苦頭，他亦是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的。從那時起一直沒有再見過他，不覺已四十年前的事了。

那時上海是孫傳芳盧永祥，齊燮元的世界，我們南方人在此人海茫茫舉目無親，欲找一餬口職位，都不容易，若是與革命黨有往來，給他們知道了，還可以坐牢或腦袋搬家。不知什麼時候拾反動傳單的人給警軍捉到了即拿了去槍斃呢。

太太初到上海，沒有抵抗力，不久即患赤痢，若非有廣慈醫院的好法國B醫生，恐怕要送命。十二月小兒出世，幸家裏還有錢接濟，但生活日見複雜，真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其時孫科要我繼續做中山胸像，每月津貼二百圓，當然是陵園籌備處負責。後來楊杏佛忽然介紹一個四川老頭來，是代表重慶中央公園要我做中山銅像一座，定價若干千，已不記得，一面做模型，一面支錢，由西山會議派的謝持負責代表監督，大概因爲經費無着，虎頭蛇尾，不了了之，我也沒有想去控告他們，因爲不久即去漢口奔前程了。

那時因投稿小說月報，認識鄭振鐸（早已靠攏，死於數年前），我將「爲幸福而歌」的詩集交他出版，爲文學研究會叢書。他編世界文學大綱，將我的詩選了十八九首作爲象徵派的代表。他是一個半麻子，聲如破鑼，是商務印書館大股東高夢旦的女婿，他喜歡藏書，專是搜羅古本書，這一股傻勁，可能把全部薪水都花在上面，不見得他富有。

第二年創辦的美育雜誌，亦是他介紹所長王雲五簽約出版的，雖是中國第一次出現的美術雜誌，因定價昂貴，學生買不起，第一期八角，第二期二圓。自己以爲外國圖畫材料太多，中國文章不夠，那時除自己執筆外，很難得外面的投稿，文藝界貧乏一至於此。到第三期，是全用銅版紙，中國圖片亦多，二千本大概銷完，到第三期王雲五要求到一千本之後才抽版稅，我當時沒有答應，後來我改變態度，他又無意營業了。可見他無利可圖，三十年前有這樣精美的雜誌，亦可以爲文藝界吐一口氣了。

鄭振鐸雖其貌不揚，望之不以人君，但爲人和藹可親，我還介紹些朋友的書去出版。他是商務印書館大股東高夢旦的女婿，所以能在商務編輯所做飯。他平日經濟似乎相當充裕，又喜歡搜集古版書籍，當然花了很多的錢，他後來向共產政權靠攏，聽說已死了數年。他主

持文學研究會，我們常常集會，因此可以見到那時的「文壇鉅子」沈雁冰，傅東華，葉紹鈞，夏丏尊，趙景琛等，其實都是亭子間裏絞腦汁的可憐寒士，若能在中學做一國文教員或與書局有關係，做一位編輯，便沾沾自喜，終身有托。文人無出路就是如此情形。那時人家稱幽默大師林語堂爲版稅大王，其實幾本開明書局的英文課本，能銷多少呢，比之歐美文人的收入，更是小巫見大巫了。那時文學研究會與左翼作家魯迅等水火不相容，常常互相譏諷尋仇，刻薄的文人，常常罵某也爲文抄公，某也爲文剪公，被罵的則從此打入阿羅地獄不能再在上海灘混飯吃，此種缺德之事，多出自魯迅之手。我在文藝工作上，不屬於任何一派，只是孤軍奮鬥，匹馬單刀，沒有替我搖旗吶喊的朋友。有一次我寫信到內山書店轉給魯迅請他爲美育雜誌寫些文章，他覆信說，他沒有在報上大談藝術，容研究得有一知半解時，才爲先生執筆，大意記得是如此，這是魯迅的本色，抱憾的是平生沒有機會見過這個「東方的高爾基」。

在二三年內，我陸續在北新，光華，世界等書局，出版有「肉肉的圍圈」，「核米頓夫人傳」，「托爾斯泰夫人日記」，「嶺東情歌」，「爲幸福而歌」，「德國文學ABC」，「古希臘戀歌」，抗戰時出版一本「異國情調」，都是無關宏旨

的作品，不過在社會上湊湊熱鬧，滿足個人的發表慾而已。以後可說是江郎才盡，沒有再出版詩集，連寫亦少寫，因爲自己對於詩的體裁及新詩的使命，起了懷疑，一方面眼高手低，不想投稿到不尊重新詩的刊物中去補白。自己的詩集中，我還是喜歡「爲幸福而歌」，那裏少野馬似的幻想，多纏綿悱惻的情話，較近浪漫派的作風，令人神往。據紐約某太太說，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裏有我的書，經過幾十年之後，我自己的書都沒有保存一本，而國外倒有了。

一九二六年，在上海的生活可說能馬馬虎虎過去，雖沒有固定的職業。可是一個在巴黎學哲學的葉同學，亦投止上海這個大烘爐來，真是一籌莫展，還是靠星加坡的家裏接濟過日子。到一九二七年林風眠得到北京的藝術學校做校長，他們既是老朋友，當時林答應他可以和他到北京想辦法教書，葉君喜出望外，澈夜整理行李，準備北上，忽然林不夠朋友，食言而肥，使他大爲失望，幾乎發瘋，跑到我房裏來，跪在地上說，他病了，要我打電話請醫生，又說他在電車上遇見徐悲鴻和朋友，他們都鬼鬼祟祟的注視他，好像要陷害他……這顯然是睡眠不足，極度疲勞，而有Schizophrenia的病態，走頭無路十分可憐，睡了一夜之後，沒有出事。以前在巴黎有一同學，是富家子弟，

留法最久，一事無成，以女色飲食度日，弄得腦滿腸肥，花柳入腦，只有這種病態，時而說巴黎晨報的短評，明明是在罵他，又說他旅館門口有警察去巡邏，顯然是對付他的行動。誰聽了也知道他有點發瘋，作胡蘆笑。此君後來返星加坡分得一大筆家產，娶了老婆，不能相處，卒致發狂，在房裏亂拉大小便，不久病死，說者語焉不詳。

長安居大不易，早已想遷地為良。德國回來的黃士奇，和我們合租一屋，在呂班路，他沒有職業，靠南非洲的父親接濟生活。一九二七年革命軍打下武漢時，因為黃琪翔是他的堂兄弟，在革命軍做團長，他束裝到漢口找職業，以為總比株守在黃浦江為佳。他寫信來說，很多廣東人位居要津，勸我應該到漢口去活動一官半職，把家人留在上海，自己一人出去打天下。

到了漢口，遇見好多候差的朋友或初交，因為一個留德的同鄉做了俄租界管理局長，他就很慷慨的叫我們幾個候差的人住在樓上做食客，不約而集者七八人，真是 Job Hunters 的總部了。那時劉文島是萊君在巴黎大學的同學，我們一齊去見他，不着邊際，一個同鄉師長說，等鄧演達回來時，可以介紹我去總政治部工作。鄧那時已心懷鬼胎，留在江西始終沒回武漢，我終於去找孫科，那時他是做交通部部長，同時為武昌中山大學的委員之一，

由他寫了一封八行箋，果然不數日校方即送來請我為文學院教授的聘書，不禁大喜，不由得對那個巴黎大學的同鄉葉君譏諷地說：我們是為有職業的人了，大家相視而笑。原來他亦因某人（不是陳公博則為劉文島，）的推薦，同時被聘為哲學教授，可知失業之苦悶，非局外人所能想像的。在上海時每日看着阿狗阿貓，坐着包車飛也似的去做買賣或做活，而自己覺得有了一副好身手，反為英雄無用武之地，心頭好不難過，凡是失過業的讀者，必會有與我一樣的傷感。其實在經濟落後的國度，失業才是常態，不失業才是變態，每一個人生產要負擔五六口家人的生活，這家人都是消費者，有了職業還要負責救濟窮朋友，否則以後失了業也無人會理會你的。

中山大學的委員，記得有徐謙，孫科，陳公博，章伯鈞，顧孟餘，李漢俊，（此人是共黨，在清黨時被殺），那時兵荒馬亂，所謂大學，是點綴門面的東西，更談不到規模成績了。那時還兼職在國際編譯局，掛名而已，什麼也沒有寫作，還兼武昌美術學校的雕刻指導，每月支車馬費五十圓，不無小補。

在武漢一年，沒有什麼成績，只做了兩件善事，一個姓溫的同鄉青年，從軍校逃跑，在碼頭上被截獲，有槍斃的可能，後由於另一位鄉的介紹，請我和葉君以兩位教

授的名義去保釋，果然得免一死。不是法治國家是可以用人情改變法律的。一九三九年在韶關還見到溫某，他還沒忘記我們救他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又一個女生于敏時，跟我上課不久，有一天接到她來信說，其未婚夫涉共黨嫌疑，被捕下獄，要我出名去保釋，我當然義不容辭，救了他。以後再無消息，事隔三十九年，當時他雖倖免於難，還是要死於三反五反之手。

在武漢時二本詩集已在北京出版，偶然寫寫小說投小說月報，那時間一多常常來找我談天，他貌不驚人，後來才知道他會留學美國。在大學裏自愧了無成績，學校又常常欠薪，校中的會計老頭子說：湖北是最窮的地方，你們為什麼跳到這裏來吃教育飯？那裏是比較好的地方他當時又說不出來。

因朋友的介紹，認識譚保慎太太，她住在漢口聖公會花園房子的樓上，她介紹我們住在樓下，真是得其所哉。G 有特別語言天才，只費半年，英文已能說得很流利，常常與孫科太太，唐海安太太，江順德太太，（丈夫是夏威夷華僑。為漢口國民銀行經理）往還。當時因為認識陳友仁的女兒，由她介紹給她的爸爸，轉在外交部為秘書，（因為清黨，中山大學已改組），不料已是強弩之末，當時革命軍打下武漢，列強都刮目相看，不旋踵收回九江漢口的租界，陳友仁頗出風

頭。當時鮑羅廷亦在漢口，與宋慶齡很親近，在清黨之前他和陳友仁都逃往俄國，漢口風聲鶴唳，人人自危，中央銀行的紙幣只值十分之一的上海幣，人民的損失是無從補償的，我不知那裏換得鷹洋才能買掉東下上海，去碰運氣。

人的生活十足像賭博，又像玩捉迷藏，或者永遠在摸索，摸不中時，可以身敗名裂。一個在德國時的同學在南京上海都找不到生活，終於在返廣州的船上沉船死了。從他自從外國回來之後，沒有成就一件職位，換句話說，就是沒有賺過什麼錢，不是靠家裏接濟，則向朋友借貸，（在他死前，共用了我約四百圓大洋，別的朋友當然也欠債很多。）在一般相信宿命的，總解釋為他謀不到工作，是時運不濟，命中註定如此。我則以為凡一事情的發生，各人用各人的主觀去解釋，正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宿命論者則以命運注定向去解釋一切，信教的則以上帝的旨意去解釋，佛教徒則以因果去解釋，正所謂：「若問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若問後世果，今生作者是。」唯物論者則以為是物質環境決定一切。

（未完）

◆◆◆  
◆◆◆  
◆◆◆  
◆◆◆

# 狼的索穆額

司馬桑敦



一走進黃松甸子車站，我的嗅覺就似乎聞到了狼的氣息。對於狼的手法，我是異常熟習的。其實，祇要你具有一種不會低於尋常人的敏感，你隨便注意一下這個小山鎮上往來的人物，或者那些叫喊着販賣食品的攤販，你便會自然的從人羣中發現有幾雙灼灼銳利的眼睛，警惕的監視着你的行動。這些潛藏着特殊身份的人物，表面上可能都是悠閒自得的，但是，對於一個有江湖經驗的眼力，幾乎馬上便會察覺出他們那種突出的、也可以說引人心悸的做作的姿態。這，就是說：狼在這地方已經佈置好了他的底線。發現了他們，說明你已踏進狼的勢力範圍了。我之說我熟習於狼的手法，因為，長時間在長白密林中的游擊生活，使我深知狼為人的機警和縝密，儘管他現在遠住在額穆索的山上，距離在八十里開外，但

是，他不會輕易忽畧了在黃松甸子也按上他的觸角的。

我離開黃松甸子已經有十年了。這個由伐木班工人開闢出來的小山鎮，如今已經面目全非，使我觸眼盡都是一片陌生。假若不是那個峻峻的山勢，那個站在鎮上小街道中可以俯瞰着腳底下火車蠕蠕爬山的巍峨的山勢，幾乎讓我懷疑我自己找錯了地方。

黃松甸子真是名符其實的黃松木的世界，全山上幾十幢房子沒有一塊瓦片，全都是木造的。房子是循着山坡建立的，唯因坡度太陡，房子的屋基，都是用些粗碩的樹柱支撐的，顯得那樣高在上岌岌可危，而且樓閣重疊梯比鱗次聚擁的堆在山崖上，令人無論由下望上或者居高臨下，都有一種縹緲凌空的感覺。環繞黃松甸子小鎮周遭的山巒，都是羣峯起伏，勢如奔馬，而且樹密如毛，翠屏障目，儼然一面望不見邊際的森林之海。從這裏迤東銜接着哈巴爾嶺山脈，地勢上可以扼住老東邊道的咽喉，再深入東北或東南都是長白山的心臟，黃松甸子正好成為走進這個神秘森林的一條孔道。

現在，擺在我面前的這個小鎮，正是覆蓋在白毛大雪之下。隆冬呈綠的黃松，掛滿絨氈，模糊掉了它挺勁的輪廓，而遠山瀾漫，一片迷茫。為了避免和狼的觸角發生不必要的誤會，我儘早減去鎮上的徘徊，按着預知的地址，找到這帶山林上「家裏」（註一）的老輩人物黃老前人的住宅。

我一打眼，便知道黃老前人的宅子正在辦三十六門會（註二），押會的賭客，出出進進，熙熙攘攘。一些粗野的吵罵聲，灌滿了小小的木造房間。我正躊躇着要找一個合適的人打聽打聽主人是否在家的時候，突然發覺蹲在門口打瞌睡的人，正是當年給我們跑道兒的老獺。十年了，他變

得那樣蒼老，兩隻疲憊的眼皮，深陷的闔閉在那裏。看樣子，他已失掉了那股慤直楞勇的勁兒了。但是，那顆顯著的癩頭，却仍不失為我認得出他的最好目標。

「老癩，出了事了，你還睡？」我故意在他的耳際大聲的喊着，並且用力拉着他的臂膀。

「誰？」他驚醒起來。慌張的用手摸一摸褲腰，我知道那裏揣着傢伙的。

「你看我是誰？」我向他笑着。

「誰……」他端詳着我，用一種動物的敏感。張大開嘴巴，上下的觀察着我。最後，他突然獸吼一般的叫了起來：「噢，老疙疸，原來是你，你他媽的胖了……你，你不是做了官了嗎？」

一邊喊着，他一邊用拳頭猛擊着我，他歡喜得有些瘋狂。我也狠狠的揍了他一頓，這是我們倆密林生活期間的老見面禮，一直把他打得一面笑着，一面流着淚。

到後來，還是我先停了手：

「先別鬧，老癩，我要看老前人。」

「在裏面，我領你去！」他說着便走在前面，並且不斷回過頭來打量着我，熱淚盈眶的，向我調侃着：「好，老疙疸，做了官了，還喜得來看我們，好，好小子……」

屋子裏面瀰漫着雅片的烟霧，炕上躺着兩個人，正在厮守着如豆的一盞小燈，炕前擁擠的坐了三五個人，正在七嘴八舌的講着。老癩一闖進屋門，便高聲的喊着：「老疙疸來了，官兒來了！」大家都詫異的把頭轉向了。停了片刻，我纔從烟霧中習慣了我的眼睛，我看出躺在炕裏邊的正是黃老前人，他昏沉的迷着眼睛，比起當年更爲瘦削，簡直的是皮包骨頭了。

「師祖，你老人家好！」我深深的向他鞠了一躬，炕前坐着的人，禮貌的閃開了一條通路，

使我能更清楚的面對着那個老人。

「嗚……」老人閉着眼睛停了很久纔回答了

我一聲，我知道他是利用這段時間在默默的研究着我此行的目的，甚至他也思慮到如何對付我的方法。最後，他終於睜開了眼，嘴上掛着一個淺笑：「老疙疸，聽說你做了官了？」

「什麼官不官的，混飯喫罷了，師祖！」我回答。

「能做官混飯喫，也是好的，哈哈！」他用着他那羸弱的喉音，又縱聲的笑着，結果引起了一陣強烈的咳嗽，最後他索興坐了起來，並且用手示意讓我也坐在炕邊上。

「聽說中央有意收編高麗，是不？」他繼續問我。高麗就是指狼說的，狼是高麗人，老人一向對狼巡稱高麗，而不稱他的渾號。我爲老人這樣單刀直入的道破了我的來意，喫了一驚。但是，馬上我又感到能夠如此直接了當也未始不可。

「中央對於所有的地方部隊都要整頓，我就要聽聽老人的意見和狼的意思。」

「我的意見？」他繼續冷笑了一聲：「如今高麗的派頭足了，他還聽什麼我的意見！」

「難道狼變了？我記得狼總是遵守着家規的！」我聽出老人的語氣裏面有些蹊蹺。我立刻意識到狼可能因爲手下勢力大了，就不太甘願接受這些老輩人物的拘束了。

「變倒未變，你知道，老疙疸，人家現在翅膀硬了，說不得要看我們這些棺材瓢子有些不順眼了。」

老人的話，證明我的所料未差。

「您老人家看狼對中央的意思怎樣？」我把握着話題往下探聽着。

「難說！」

「怎麼難說？」

「這，一來高麗心裏另有打算。二來，老疙

疸你來晚了一步。」

「晚了？」

「你來晚了。你知道，這之前小宮那小子先來了。你還記得你們在長白時候的那個字兒匠（註三）？那小子來了。據說從海參威方面經圖們拿來了委任，你想，高麗本來就有居心，小宮一勾搭，事情還會如你的理想麼？」

「小宮？」我從記憶中浮出十年前那個從恒仁學校跑進長白山的年輕人。

「嘻嘻，小宮當年和你還不是一對好朋友？但是現在你們倆立場不同了，一個從成子（註四）來，一個從重慶來，嘻嘻，這倒要看你們小兒倆個的了！」老人向我嘲弄的擠着眼睛。

「師祖，你得替我想辦法啊！」我仍然不放鬆爭取的努力，儘管我早已知道狼已不把這輩老人放在眼裏了。

「我能替你想什麼辦法？」老人接着說：「你們都是我帶進家裏來的（註五），要我偏袒你們那一方，我都不不能幹的！」

話說到此，便戛然而止。老人又復躺下，閉上了眼睛。他似乎對於我這遠遠而來的人，所能提供的僅祇是這一番含有抱怨的話語，這也表示出他對於我的一切是無能爲力的。事實上，我早已知道他是無能爲力的，我之找上他的門來，一者要從他這裏聽取一些有關狼的最近消息，二者我也希望通過他的老關係可以無阻的進入額穆索，因爲我深知額穆索途途之險，加之，狼的部署的嚴密，假若沒有關係上的帶路人，你是休想踏進一步的。最後，我具體的提出了這個要求，我請求老人派人把我送進額穆索，我表示願意由我自己和狼解決我所要解決的問題。老人點了點頭，又微睜開眼睛，向我示意看了一下站在我身後的老癩：「你們都是自己的弟兄，你求他帶你進去罷！」



我回頭看看老癩，他興奮的張大着眼睛，他猛拍一下我的肩膀：「老癩疸，又是我給你跑道兒了。我也喜歡看看你和小宮還是誰鬧過誰？好！明兒起五更，我送你爬山了！」

這夜，我宿在黃松甸子，潤別十年來的老戰友，和一些新朋友，包圍着我，問長問短，使我溫習起幾乎被我忘掉了的那些共同困守在原始森林內時的相同於動物間的溫情。雖然，這些年間生活上的教養，使我變得嬌弱了，對於這些未加磨琢的感情，感到有些粗糙，但是，出自一種誠摯的安堵，却佔有了我的思維，我和這些人的交談，自然的便消散了另一種社會所必備的猜疑和憂慮的情感。

我和他們談到最疲乏的深夜，纔貪婪的熟睡了過去，因此，當我被老癩強拖起來，在清晨的昏闇中摸索着上山的道路時，我尚在睡眼朦朧的狀態。在盤根錯節的古木林中不知摔了多少筋斗，最後，我總算清醒過來。我必須在此提一提，這段森林道路的艱難，簡直令人難以想像：全程是穿着密立的樹隙前進的，腳下永遠是一棵樹根聯結着另一棵樹根，你看不到一片土地，頭上黃松木的密葉遮天，除去無雲的正午，難得看到太陽的光線。假若你在山中蹣跚了一交而你能滾出三尺寬的空間的話，說明你在森林中發見平原了。通常總是在另一棵幹上碰破了你的頭皮或擦傷了你的胳膊，至於毫無遮攔的睡在地下的機會，那太難能可貴了。人行在這段路上，差不多等於繞着無數棵參天的古木兜圈子，稍不留意，說不定你就會再繞回到原來的地方。

老癩在前面，聽着我踉蹌的步調，便打起我「老癩疸，做了官，腿也變成像娘兒們的了」  
「少廢話，老癩，你知道我昨晚睡得太少。」

「我搶白着他。」

「睡的太少？」他回過頭來，送來輕蔑的一瞥：「反正人他媽的一做了官，就沒有用了，你忘了那年打黑石寨，和鬼子連幹了三天四夜，你比誰都有精神，你怎麼末說過睡得太少？反正你現在做了官罷了！」

我賭氣未說什麼，我看着他那碩健的脊背，蓋在一身羊皮短襖的下面，臃腫的，笨重的，在微暗中望去，像似一個東山大熊。我覺得昨天我看到他的衰相已經沒有了。一刹那間，我意識到在自然中鍛鍊出來的人物，能和自然同樣堅強的。而我遠離自然太久了。我默默的察覺到自己軟弱了。

走過了一段路程，老癩搭訕着和我談起一些往事，他永遠神往於那些殺鬼子的戰鬥故事。最後，他又突然故做神秘的向我迷着眼睛：

「真的，老癩疸，你還惦記着仙女不？」  
「仙女？」我猛然憶起了那有一雙迷人的眼睛的高麗姑娘。我們是在樺甸渾發河下游遇見的她的美麗驚倒了我們游擊隊整隊的人，幾乎立刻我們便共同贈送給她一個「仙女」的綽號。她對於我們這羣潛伏在原始森林中的人們，確也不啻於仙女下凡。我們把她尊為女神，尤其是狼，素以情感淡泊著稱的，竟也在她唱完了他們高麗的鄉音「阿里朗」戀歌之後，大大的動了感情，流了很多次眼淚。狼立刻便愛上了她。而一段包含着人性間殘酷的鬥爭的悲劇，便由這段戀愛裏產生。首先，狼爲了嫉妬，打死了隊上另一個高麗人小金，另一次，却和一個伐木班的伙伴火拼起來，結果，兩下都負了傷，到最後還是狼逼走了那個伙伴。狼在這段鬥爭裏，樹立了他手段狠毒的聲望。狼之所以被稱爲狼，便從這時開始了的。至於我和仙女，到現在還是連我自己也弄不清楚的一段關係。在當時，我不否認我很愛仙女，同

時，因爲我年輕的緣故，我自己覺得，多少也比較被仙女所鍾愛。但是，另一方面，我和狼是隊中最要好的朋友，我們不但共過患難，而且因爲我們都是這羣過着原始生活中少有的讀過書的人，在思想的交融上，也有着親密的情感。所以，當我發現狼瘋狂的執着於對仙女的追求。而仙女却似乎因而不肯專注於他的時候，我感到萬分爲難了。到最後，我終於下了一個判斷：「他們都是高麗人，他和他應該相愛的！」於是，我尋找了一個機會，把這話向狼談開，我並且表示爲了不阻得他們的愛情，我決定離開長白密林，我要去關裏另找一條抗日的路子。我現在猶清楚記得當時狼感動的場面：他一面聽着我的說詞，一面直流着眼淚，最後，他擁抱着我，他嗚咽的向我說道：

「老癩疸，我感激你，我一輩子忘不了你。我有了她，我一輩子足了，你出去幹吧，你隨便創出什麼天下，我將來永遠歸你支配，衝着你的度量，衝着你對我的恩惠！」

老實說，十年來我牢記着這句話的。我便是以這句話爲我的資本，才敢冒險走進額穆索，雖然我早已聽說狼在額穆索已經和海參威有了某種程度的聯繫。

當下，我對老癩的調侃，含糊的應付了一下，順便我把握了這個機會問道：「你知道狼對仙女還那樣好麼？」

「好——」他肯定的拉長了語音：「豈祇好，簡直把她當做神了。你走那年，仙女不過十六歲，現在二十六了，嚇，正是好年頭，長得更他媽的勾人了……」

我暗忖：仙女現在能變得什麼樣子？一種好奇的心理又燃起了我往日的情緒，似乎我又步入了一種不可測的感情的探索裏面了。同時我又覺得無論從和海參威方面的鬥爭來說，和從再見十

年前的仙女來說，我目前所要採取的行動，都有着濃重的戲劇的氣氛，而我一步一步的走近這個戲劇了。

轉過了兩個山頭，我們遭遇了嚴厲的盤問。幸有老癩精通門徑的應對，我們也都安然的通過了。趕到額穆索的時候，我們面前已經一片漆黑。除了嶮峻的山勢，間雜着人家的燈火，使我分不清清楚這個山寨究竟是怎麼樣一個形勢。山寨的關卡，查問的更是嚴格。等到我們說出要直接面會他們的領袖時，關卡上更把我們的姓氏問明，然後使用軍用電話直接和狼聯繫了一下。這真出乎我意外。我想不到狼的部隊竟有這樣現代的裝備。

狼的寨子，正在燈火輝煌，顯然是有盛大的聚會。狼一如往昔親熱的接待我，用一種同樣狂熱的聲音，喊着我的名字，緊緊的擁抱着我。但是，我從他的態度上看出來一種不真實的矜持，他那張慘白的面孔，和那雙為高麗人專有的細小的眼睛，都暴露出他心理上正孕藏着非常滿足的自得。他面上的縐紋，毫無保留的刻劃出他的自逞，他的年齡長我十多歲，但是別來十年間，他的面頰仍是光澤無鬚。

「你還是那樣年輕。」我說。

「你却胖了，老疙疸。」他哈哈大笑。

「聽說你做了官？」他接着輕鬆的問着，我看不出其中有絲毫惡意。

「什麼官不官。」接着我反問：「你是不是不太喜歡我這份官？」

「無所謂，」他淡淡的吐了一口氣。也許爲了表示他的親近，他又走向前執着我的手：「幹什麼都可以，祇要自由自在，我們自己認爲順氣就行。」

我想，我不能錯過了這個說服他的機會，我也同樣熱烈的握着他的手，我把語聲放低得特別

沉重：

「除了自己，你已經不再考慮革命？」

「什麼革命？自己就是革命。」他的語氣，堅定得有些逼人。接着他努力把他的眼睜大開，不瞬的注視着我：「還有比爲解放自己，爲尋求自己的自由，更革命的事麼？」

「難道，你不再考慮許多人民和你的國家？」

他聞言哈哈笑了起來：「老疙疸，這些年你研究了什麼？你怎麼說得這樣抽象？你能把自己和人民分開嗎？你會說我自己不是人民嗎？你要把我自己和國家對立起來嗎？」

「當然，我不打算把你和國家對立起來，不過單是你自己不能代表國家的！」

「相反，我以為我就代表國家！」他有些賭氣似的強硬，聲音提得很高。

「好了，狼！我們不討論這些，」我有些不耐，我不想爭辯下去，我於是直接的向他說道：「你也已經知道我來此的目的了，我請你考慮一下目前整個東北的局勢，我覺得我們的經驗和我們的年齡，都要我們在正義的面前應該有所抉擇了，我們必須趁早劃分開那些是我們的敵人？那些是我們的敵人？你現在是擁有一部分力量的人，你尤其要爲這個問題，深思一番……」

「停住，老疙疸！」他突然用手勢止住了我，他說：「這些話，我們改個日子再說，我想，我會給你很多安靜的日子讓你來說服我，不過，我現在不想聽你的……」

他的面上：由嚴肅迅速的又改變了一個愉快的表情，繼續說道：「今天我這裏要招待十八個蘇俄的客人，我請你作陪，還有小官，這是我們當年的老朋友。」

我相信他看出我面部有了躊躇的表示。他急忙又笑着向我說：「你不必擔心，我不會把你出

賣給他們，今天，你們都是我的客人，不會讓我們彼此有任何侵害，老實說，這裏是我的天下，除了我，我不答應任何人做我的主。」

接着，他又輕輕的做了一個表示狂熱的小動作，他用手圍着我的肩膀，聲音轉低了一些：

「你總應該看看我的老婆了。我感激你把她讓給了我，你知道，她現在越發漂亮了。我想她若是知道你來，她會高興的……不過，不瞞你說，我不希望她高興得太過分了。哈哈。」

他的小眼睛，迷着笑得幾乎失掉了形狀。我只得附和着他笑着，並且在他導引下，走進他招待客人的木造大廳裏去。

客廳裏擠滿了人，牆上掛着煤油燈，映照着掛滿了獸皮的牆壁，顯得廳內有一種神秘的昏沉。正當我們走進的時候，所謂十八個蘇俄的客人，也從另一大門魚貫走了進來。他們原來都是紅軍士兵，使我詫異的是他們都身上背着武器，經狼用俄語把大家互相介紹了之後，他們也一一和大家握手。顯然的他們並未弄清楚被介紹的是些什麼人，他們祇是矯做着一種客套而已。我方要問爲什麼他們都背着武器赴宴的時候，跟我同來的老癩却附耳告訴我：

「這是從教化方面派出來的巡邏兵，碰巧走上了額穆索，他們看出這裏人槍很多，未敢動手腳，我想，等他們回去報告給他們的司令，狼就要麻煩了。」

大家在狼的指引下紛紛落坐，這時，我發現了仙女。她確是比起當年更是出落得嫵媚多姿。她本來就很美麗的眼睛，顯現得更爲成熟而誘惑。她似乎有計劃的穿着他們高麗款式的服裝，從頭到腳，一襲白色衣裙，襯托得她那白皙的膚色，更平添了她的艷麗。狼故意不向她介紹我，偏要她發現我。當她從注意我，而逐漸的認出我的時候，我發覺她的面頰驟然浮出一片紅潤，亮晶的

眸子，放射出一種異樣的光彩。她喫驚的跑來和我握手，老半天說不出話來。狼却乘機有意的把她安排在我的身邊坐下，而他却坐在我的另一邊，隔着仙女的另一邊，坐的却是小宮。我們彼此木然的握了手，但是，我從他的眼神上，看出他的敵意，我們未交一言。我頓感這個場面太有些尷尬了。

狼站起來開始舉起酒杯，向大家勸酒，蘇俄兵們應酬着也舉起杯子，於是一場喫喝開始了。狼有意的側着面孔，似乎向着我也向着小宮，擊擊酒杯：

「今天，在我這裏，大家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希望任何人來打我的算盤。」  
我未做聲，我看到小宮的嘴角上添出一個淺淺的苦笑。

狼說完了他的話，便離席向他的蘇俄客人周旋起來。接着一種原始式的勸酒動作開始起來，大家笑鬧着，互相戲謔着，拼命的往肚子裏灌着酒。蘇俄兵在場中跳起高加索舞來，大家拍掌唱着。好多年前長白密林中流行的歌子，也搬弄出來，怪腔怪調的喊着。

鬧到交半夜時分，全場情緒都接近放肆的瘋狂。仙女似乎也有些興奮過度，她也周旋於客人之間，一連和許多人乾了許多杯酒，最後，她有些醉了，她跑到我們面前，先強着小宮喝酒，然後，又來強我，而且一連強了三四杯。我默默察覺出狼在她背後監視着我們的舉動，我大為不安起來。

突然，仙女轉過身，向着大家宣佈她要唱一段高麗歌子，以饗來賓，全場立刻掌聲如雷，那些蘇俄兵更是撒野的喊叫起來。但是，我却注意到狼的面色變得異樣，他似乎也有些醉了，他含着妬意的站在那裏注視着她的行動。

她唱的正是當年使狼傾倒的「阿里朗戀歌」

，她一面唱着，一面不時向我微笑着：

「阿里朗，阿里朗，

阿拉里約！

阿里朗勾夏婁，惱麻幹達，

那魯巴里勾，夏西嫩寧姆恩！（註六）

……」

她的歌聲，是那樣的婉婉動人，她的眼波，又是那樣的顧盼多情，將全場的人都引進一種被蠱惑了的情緒裏，大家瘋狂的喝起采來。就在這時，我看着我狼用意深長的揜着他的愛妻走回原席，然後，俯着身子向我低聲說道：

「老疙疸，我送你睡覺去！」

我立刻應從着站起身子。我同時用眼神知會坐在離我不遠的老癩跟我出來。走到廳外，狼的情緒，好像由緊張轉而緩和了些。他告訴我我要把我送到他住的寒房中住，他的理由是：爲了我的安全。他並打發開老癩，他顯然覺得我們弟兄間用不着這樣有戒心。及至走進房中，他已恢復了對我友善的態度，他向我輕輕的說道：

「天不怕，地不怕，我就怕有人勾引我老婆。」

「你是說我……」

「不，一點兒也不是你，我怕我老婆她自己有些……」

「怎麼，十多年來，你還不信她？」

經我這麼一問，他的臉色又變得慘白，他緊緊的逼視着我，那兩隻細小的眼睛又細小的快失掉了原形，他鄭重其事向我說道：

「老實告訴你，她從來就不愛我，但是，我却永遠的愛她，即使爲她死，我也……」

「何必這樣想，」我安慰他道：「如今，你有你的力量，有誰敢切奪了你所愛的？老實講，對於仙女，我不是你應該担心的人，我毋寧爲你的力量而來！」

他的面上，又驟然展開了。他對於他自己擁有的力量，顯然是具有信心的。他又拍拍我的肩膀：

「老疙疸，你說得不錯，現在我有一把子力量，但，也唯因如此，我不肯向任何人交出我的力量！」

「你就爲保護她，不肯放出你的力量？」

「是的，你認爲不值嗎？」

「未免看得太窄了些，而且爲了一個女人也用不着……」

「不，」他突然大聲的喊着：「我的全世界就是她，我的全靈魂就是她，除了她，我沒有別的！」

我爲他如此堅強肯定的語氣，喫了一驚。他注視着我，面上流露着徵求同情的懇摯。道了片刻，他力用的坐了下來，但是仍然和我面晤着面。我們都無言，我一時找不出適當的語詞可以支持他，但我也無從反對他，其實，我等於剛剛發掘了他靈魂深處所埋藏的，我是如此驚訝，因而爲之一時莫知所措。

就在這時間，忽然老癩跑了進來。他的神色極度緊張，乃致他語言都有些失靈，他先楞楞可的站在地中央，看了我們倆一眼，然後，不知如何措施好似的：

「狼，老疙疸，你們別在這兒講了，他媽的那羣毛子兵，醉瘋了，他們把仙女給毀了……：：：：狼，快！」

狼像被反撥的彈力彈了起來似的，未交一言飛也似的跑出房間。我一面跟着往外走着，一面繼續問老癩究竟是怎麼一件事？

「狼完了，」他喘息着：「狼的老婆讓毛子糟塌了。他媽的，這羣毛子，簡直是畜生，拿他們當人看，是不成的。他們喝醉了，起始走過來一個調戲仙女，被仙女揣了一個嘴巴，想不到其餘

的毛子，竟他媽的呼哨一聲，一窩蜂上來了，未容分說，立刻把仙女削了個精光，他媽的仙女完了，有人要向他開槍，又顧慮仙女在裏面，慘了，老疙疸，想不到，我們幹了這些年，從未這樣慘過！

外面秩序頓亂，大廳上的燈火仍在輝煌，但人影搖搖，羣聲嘈雜，其中毛子兵吶喊的聲音，特別刺耳。就在我們快走進大廳的大門的時候，突然裏面槍聲響了，是輕脆的手提式自動步槍，槍聲一連響着，似乎足足打完了七十發。這中間，起先是毛子的喊聲，繼而是別的人喊聲，而且有人由廳內衝跑出來，因為不明個中究竟，我和老癩也不得不蹲下身子。

槍聲停了，廳內沒有了任何聲響，而且又經過了老半天，我和老癩操起武器走進大廳。天哪，這已變成一個血肉模糊的世界，不用說，十八名毛子兵全體死在那裏，廳內的另外一些人，也都橫臥駁斃的倒在血泊之中。祇有狼一個人，站在那裏，他脚下躺着赤裸的仙女，白皙的皮膚上流滿了血水，身軀上有幾處尚在繼續往外冒流。狼看我走進，兩眼發直，未做任何表示。我們相對着佇立了許久，終於他開口了：

「我不該這種打法，但，我不忍看她被人糟場……」

他低下身子，用一片扯碎了的衣服，蓋上了仙女，然後，掉轉頭來，不響一聲，緩步走出大廳。我和老癩跟在他的後面。在廳外他像似自語又像對我：

「我的力量沒有用了，我不需要什麼力量了……」

我心中暗忖：也許狼在這種刺激之下，會改變了他的心情，可能因此使我獲得了他傾力合作的機會。然而，未待我再樂觀的想下去，突然他自己咆哮的大聲喊着：

「我，我要幹掉一切！」

適在此時，我們在房屋的拐角處遇見了小宮。他似乎在肇事時，也未在場。狼看見了他，搶前了一步，一手便執着他的衣袖：

「你說，小宮，你再告訴我一遍，威子要對我怎樣？」

「你這是幹麼？」小宮有些惶惑，但馬上接應着：「威子一直尊重你，你總是人民革命的真實力量呀！」

「我×你祖宗！」狼如雷一般的吼着，隨即板動槍機，結果，他發現手中的自動步槍已打空了。於是他回轉頭來，朝老癩：

「幹掉他，老癩！」

老癩有些躊躇。

「幹掉他，快！」狼的小眼睛顯然要睜裂了似的怒視着老癩。老癩依從了他的命令，小宮未能再說下一句，便摔在地上。

於是，狼的獸性繼續高度的發作起來。我目覩着他放火燒了他自己的寨子，同時，也燒了整個額穆索。清晨的昏闇中，許多百姓，從火中驚起，哭嚷着來往奔走，而狼却賭情縱聲大笑。他裝滿了手中自動步槍的子彈，除了站在他身後的我，我和老癩，他對任何人都開槍。我要勸止他，他向我咆哮着：

「我要幹掉一切！」

天明，我們背着額穆索山頭熊熊的大火，和額穆索人民的哭聲，順着森林輕便鐵道滑下哈巴爾嶺外的太平嶺，當天，我們便在狼的指示下，挖斷了通敦化的鐵路，使一系列運給蘇軍火車脫了軌。當場，狼除去親自掃射死四十多名被俘的毛子兵以外，並燒死一百多頭蘇軍掠奪而來的耕牛。

狼可怕的瘋了！

過了三天，我們移動到敦化東面附近鐵道沿

線，狼又如法的幹了幾次，他對於一切遭遇在手下的生物，一律格殺無情。我無數次的對他勸告，我認爲他應該在一番靜思之後重新找一個路線，做一番堂皇的事業，不要過於感情用事。然而他一直向我吵着，咆哮着：

「沒有了她，一切都完了！」

「我要幹掉一切！一切！」

有時，他也向我哭着。每當哭時，他的感情似乎流回到一種溫暖的淚流，他好像可以好轉了，但是，哭完了，仇恨的記憶繼續使他瘋狂，他繼續蠻幹下去！

過後不久，我和老癩不得不離開了他。他的下落再不知道了。但是，有一個事實，是東山一帶人們經常傳說的，即是：自從那時以後，有半年之久，狼的行動一直是那條鐵路的致命威脅。

（註一）青幫結社在中國北方統稱「在家裏」。

（註二）三十六門會，又稱花會，是含有一種濃厚的迷信意義的賭博會合。

（註三）在中國東北的綠林組織裏有一種專司文牘之類的工作人員，被稱爲字兒匠，這類人員大致都是那羣目不識丁的強盜之中，少有的知識份子。

（註四）中國東北人簡稱海參威爲威子。

（註五）「在家裏」有一種類乎天主教徒領洗的儀式，在這個儀式上由父執的師傅，主持收徒弟的禮拜，這叫做「領進家裏。」

（註六）阿里朗戀歌原意大致是：「阿里朗，阿里朗，越過阿里朗的嶺，你的腳就會痛起來，因爲你是負心的薄倖人兒！」



### 柴進與花榮

水滸傳寫了兩個人物，出身、行事、個性、遭遇頗多相似之處，就是花榮同柴進。

梁山頭領不乏軍官出身，但是論到門第自推柴進為第一，他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孫」，點明是後周世宗柴榮的後人，宋朝皇帝且賜有免死鐵券。花榮雖然趕不上柴進，却也是世代將門之子，現任知寨，鎮守清風寨，其相似之點一。兩人都好結交江湖好漢，柴進竟然在外面設有耳目，專門招徠江湖人士，即使是犯人，也一樣殷勤招待，例如林冲刺配滄州時，聽店主人說道：「你不知，俺這村中有個大財主，姓柴名進，此間稱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喚做小旋风。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孫，自陳橋讓位，太祖武德皇帝勅賜與他誓書鐵券，在家無人敢欺負他，專一召集天下往來的好漢，三五十個養在家中，常常囑咐我們酒店裏，如有流配來的犯人，可叫他投我莊上，我自資助他。」水滸傳這段標題是「柴進門招天下客」，倒是名符其實。

花榮自然沒有柴進這般好事，但是，聽到宋江在家因殺閻婆惜招了事，即寫了無數信去接宋江來住，好客之風也不下於柴進，其相似之點二。

兩人雖然如此富貴，皆沒有倨傲氣，對人謙虛誠懇，試看林冲到莊上投奔時，柴進打照面先問道：「這位帶枷的是什人？」林冲慌忙躬身答道：「小人是東京禁軍教頭，姓林名冲，為因惡了高太尉，尋事發下開封

府，問罪斷遣，刺配滄州，聞得前面酒店裏說，這裏有個招賢納士好漢柴大官人，因此特來相投，不期緣淺，不得相遇。」那官人滾鞍下馬，飛近前來說道：「柴進有失迎迓。」就草地上便拜。

這種風度，實在人所難能，因為就當時情形來說，柴進是王孫貴胄，林冲是一名頂着枷的囚犯，柴進竟然當着自己的莊客及押送林冲的兩個公人，在草地上便拜，其豪爽處可愛，坦率處亦太可敬。

再看花榮，當宋江到清風寨投奔時，到門首報了姓名，「只見寨裏走出那個少年的軍官來，拖住宋江，喝叫軍漢接了包裹，朴刀，腰刀扶到正廳上，便請宋江當中涼牀上坐了，納頭便拜四拜。」拜過之後，起身講了幾句話，「說罷又拜」。水滸傳上並未說出宋江還禮，到後面只說：「賢弟兄只顧講禮，請坐了聽在下告訴」，花榮斜坐着。

這一段寫得何等盡禮，以宋江為人來說，也十分謙和，何以坐在涼牀上受花榮拜了四拜未起身還禮，料想必是被花榮預先使人按住，動彈不得。不特如此，「花榮又請宋江去後堂裏坐，喚出渾家崔氏來拜伯伯，拜罷，花榮又叫妹子出來拜了哥哥，」其誠懇處，嘆為觀止。古人有詩：「披衣裳迎戶外，徧呼兒女拜燈前，情景庶幾似之。這種朋友，一生又能遇到幾個。花榮廳上之拜，與柴進草地之拜，後先輝映，此相同之點三。

兩人對朋友不特誠懇，而且負責，有担当，有魄力。宋江殺了閻婆惜，逃避搜捕，藏在家中地窖裏，朱全問他：「投向何處去好？」宋江道：「小可尋思，有三個安身之處：一是滄州橫海郡小旋风柴進莊上；二乃是青州清風寨小李廣花榮處，三者是白虎山孔太公莊上。」宋江考慮的三處地方後來都到了。宋江當時所以把柴進放在第一位，當是由於柴進門第高貴，可以抗拒外來壓力。柴進自己也十分自負，當宋江見面剛說出一做出一件沒出豁的事來，「特來投奔時，柴進就笑道：「兄長放心，遮莫做下十惡大罪，既到敝莊，便不用憂心，不是柴進誇口，任你捕盜官軍，不敢正眼兒覷着小莊。」及至宋江說出殺了閻婆惜的事，柴進笑將起來，說道：「兄長放心，便殺了朝廷的命官，刼了府庫的財物，柴進也敢藏在莊裏。」

柴進不但坐而言，還真能起而行，當林冲火焚大軍草料場，殺了陸虞侯、富安差撥等人，再逃到柴進莊上時，柴進毫不躊躇，說道：「兄長如此命蹇，今日天假其便，但請放心，這裏是小弟的東莊，且住幾時，却再商量。」到了後來，官府出了三千貫賞錢，畫影圖形捉拿林冲。林冲自己住不下去了，向柴進說道：「非是大官人不留小弟，爭奈官司追捕甚緊，排家搜捉，倘或尋到大官人莊上時，須負累大官人不好，既蒙大官人仗義

疏財，求借林冲些小盤纏，投奔他處棲身，異日不死，當効大馬之報。」

這時柴進才提起寫信荐林冲去梁山泊，假若不是林冲自己提出，柴進決不會催林冲他去的，無論多大干係，柴進皆願一力擔當。

林冲出走時，也極富戲劇性，由於官府畫影圖形，各要道口皆有軍官把守，「柴進當日先叫莊客背了包裹出關去等。柴進却備了三二十四匹馬，帶了弓箭旗幟，雜了鷹鷂，牽着獵狗，一行人馬都打扮了，却把林冲雜在裏面，一齊上馬，都投關外。却說把關軍官坐在關上，看見是柴大官人，却都認得，原來這軍官未襲職時，曾到柴進莊上，因此識熟，軍官起身道：「大官人又去快活？」柴進下馬問道：「二位官人緣何在此？」軍官道：「滄州大尹行移文書，畫影圖形，捉拿犯人林冲，特差某等在此守把；但有過往客商，一一盤問，纔放出關。」柴進笑道：「我這一夥人內，中間夾帶着林冲，你緣何不認得？」軍官也笑道：「大官人是識法度的，不到得肯夾帶了出去，請尊便上馬。」

就這樣把林冲送出關外，換了莊客事先運來的衣服，逕奔梁山。這一段故事有類於列國演義伍子胥過昭關。也可以看出柴進對朋友的全始全終，真是胆大心細，兼而有之。

到了後來李逵隨着柴進到了高唐州探視柴進叔父柴皇城，因為忍不住高唐州知州高廉內弟殷天錫的欺侮，被李逵捉住，一頓拳脚打死。柴進眼見這個禍闖大了，向李逵說道：「眼見得便有人到這裏，你安身不得了，官司我自支吾，你快走回梁山泊去。」李逵道：「我便走了，須連累你。」柴進道：「我自自有誓書鐵券護身，你便去是，事不宜遲。」結果李逵一走，害得柴進差點死去。柴進當時所以放走李逵，口頭上是說有誓書鐵券護身，其實即使沒有誓書鐵券，相信柴進也一定催李逵走，禍福自當，這種氣概，柴進是有的。

再看花榮，當宋江在清風寨看小叢山被知寨劉高捉出，當作清風山強人拷打一頓，收押在監房時，花榮始而去信求情，被劉高當堂撕碎，花榮竟然點起三五十軍漢到劉高家中去搶人，把宋江救出還不算，臨行時還發話道：「劉知寨，你便是個正知寨，待怎的奈何了花榮，誰家沒個親眷，你却什麼意思？我的一個表兄，直拿到家裏，強扭作賊，好欺負人，明日和你說話。」此種胆力較柴進放林冲尤難，因為花榮身為軍官，知法犯法，如何得了。第二天，劉高又派了二百人來報復，被花榮兩箭嚇走，這一段更出色。最後宋江說道：「我却不妨，只恐劉高那厮不肯和你干休，我們也要計較個長便。」花榮道：「小弟捨着棄了這道官誥，和那厮理會。」更顯出義薄雲天，道地英雄本色。兩人對朋友都能盡到富而好禮，全始全

終，其相同之點四。

梁山泊頭領大多數皆是「逼上梁山」，但是被逼方式並不盡相同，大體說來，若非梁山泊設計逼上梁山，就是被官府逼上梁山，只有柴進同花榮的情況畧有不同。就後來形勢來說，兩人皆非上梁山不可，似乎也近於被逼，但是，此種逼既不發端於官府，亦不是梁山設計勾引，多少有點自取，試想花榮若不識宋江，或者即使相識而不留住，不發生強搶宋江的事，花榮仍然在清風寨中作知寨，何至於上梁山，柴進若不是結交江湖人士太多，就不會因為朱全與李逵打架而出頭調處，留李逵在家，則以後打死殷天錫的事不會發生。即使殷天錫過份相逼，最多也只是去京師打一場官司，斷不致險些丟掉性命，終於被逼上梁山也。此相同之點五。

此外尚有許多相同之點，如兩人在梁山座次花榮第九，柴進第十，兩人譚號前面均有一個「小」字。

不過，兩人能力方面却大不相同，柴進手段高華，溫文儒雅，善於辭令，是一個典型外交人才，假若梁山泊成立一個政府，柴進應該是外交部長或駐外大使最佳人選，試看盧俊義由梁山回到大名府，被李固陷害下獄，就要害死時，柴進身入監獄打點節級蔡福一段，最為出色。當蔡福收了李固五百兩金子，「藏在身邊，起身道：『明日早來扛屍。』」李固拜謝，歡喜去了。蔡福回到家裏，却纔進門，只見一人揭起蘆簾，跟將來，叫一聲：「蔡節級相見」。蔡福看時，但見那一個人生得十分標緻，且是打扮整齊，身穿鴉翅青圓領，腰繫羊脂玉間妝，頭帶鸚鵡冠，足躡珍珠履，那人進得門，看着蔡福便拜。蔡福慌忙答禮，便問道：「官人高姓，有何見教？」那人道：「可借裏面說話。」蔡福便請入一個商議閣裏，分賓坐下。那人開話道：「節級休要吃驚，在下便是滄州橫海郡人士，姓柴名進，大周皇帝嫡派子孫，綽號小旋風的便是，只因好義疏財，結識天下好漢，不幸犯罪，流落梁山泊。今奉宋公明哥哥將令，差遣前來，打聽盧員外消息，誰知被賊官污吏，淫婦奸夫，通情陷害，監在死囚牢裏，一命懸絲，盡在足下之手。不避生死，特來到宅告知，若是留得盧員外性命在世，佛眼相看，不忘大德，但有半米兒差錯，兵臨城下，將至濠邊，無賢無愚，無老無幼，打破城池，盡皆斬首，久聞足下是個仗義全忠的好漢，無物相送，今將一千兩黃金薄禮在此，倘若要捉柴進，就此便請繩索，誓不綑眉！」

柴進這段表演，值得叫絕，首先是他的高貴風度，先懾住蔡福，再向上慷慨談吐，更令蔡福心折，假若這次去的不是柴進，而是「五短身材，一雙光眼」的王矮虎，相信蔡福毫不躊躇就把他拿下來。從這裏也足見吳

# 詩二首

· 李 經 ·

## 半 途

所有的希望都已嘗試過，  
看見過生命的曲折；走過。  
灼熱的沙，荒涼的天，  
最勸誘旅人的地圖也失去了雄辯。  
綠色，春天，都已是字典裏僵死的

詞彙，  
甚至和回憶也切斷了聯繫；  
它們偶然出現，僅像悖時的服裝，

出現在錯誤的時代。  
好像有過信心，  
路都有美滿的終點，  
硬將一個終點的概念，  
焊接在一片沒有歸宿的荒原；  
希望？如荒漠裏烏鴉的呼喚，  
連不祥的回音都沒有。

如果有一座  
貧瘠的山  
希望還可以寄託在山的那一邊。  
滿眼是沙堆起的安慰。

半途的旅人，  
你從那裏來？

## 希 望

——給艾略特——

只有神能生活在無欲的睿智裏，  
只有野獸才滿足於慾望的滿足；  
人要希望，在希望裏獲得勇敢和進

步；  
希望是人的良心  
渴求全知與全聖。  
它點燃了熾滅的生命的火  
在黑暗的現實的迷宮裏  
尋覓失去的樂園。  
你，蒼白的哲人啊，  
顫抖地擁抱住永恆——  
在那眩暈的一瞬，  
你的希望爆裂成  
熊熊的烈火；  
於是，你說：  
讓我們不要希望，  
在無望的寧靜裏安於命運。  
幫助我們，

假如，我們的記憶裏  
沉重地負擔着失去的樂園；  
假如，在黑夜裏無助地行走，  
我們需要一盞明燈；  
假如，在死亡的荒原上，  
我們還固執地渴念希望的安慰。

用之長於用人，真到了適才適用之地。不過，除此之外，柴進似乎別無所長，論到機智不足運籌帷幄，論武藝也不足効命疆場，上梁山後，並未實地參加戰鬥，在梁山的地位是掌管錢糧，等於一個軍需處長，當然他的地位還是重要的，按照石碣天文上的座次，柴進坐在第十位，官拜馬軍五虎將之尾的董平還在他的後面，但這並不是因為柴進的本領，而是由於他的高貴門第及愛好賓朋，梁山重要人物，許多受過他的好處，所以柴進雖居高位却無人不服。

至於花榮的才具却遠非柴進可及，我們不妨閉目想一想，假若梁山泊上宋江同盧俊義突然急病死了，梁山諸將要推選一名新頭領，似乎以花榮成份為最大。因為吳用、公孫勝地位雖高，却天生是軍師材料，不能作主將，以下要說到關，林，秦，呼延四人，關勝有大將的外型而缺乏機智，林冲只是一員勇將，沒有指揮的才能，秦明性如烈火，自領一軍尚不足，安能統籌全局，呼延灼較為可取，但上梁山太遲，關係太淺，未必能使諸將心服，再向下推就非輪到花榮不可。

花榮不僅有大將合型，而且文韜武畧皆較別人出色，清風山活捉秦明，就是花榮定的計，當探馬報告秦明引兵馬來征討，清風山的三名頭領加上宋江，「都面面相覷，俱各駭然。」花榮便道：「你眾位俱不要慌，自古兵臨告急，必須死敵，教小嘍囉飽喫了酒飯，只依着我行，先須力敵，後用智取，如此如此好麼？」花榮定下的計策當時雖未明說，後來看到擒秦明的經過，可稱算無遺策，以後吳用設計擒盧俊義，也還是以這次戰役為藍圖。

至於花榮的武藝，在梁山也是上選，他那一套神箭手的工夫，已經無人可及，至於馬上武藝也自不差，秦明攻打清風山時，兩人在山下就鬥了四五十合，同秦明鬥四五十合，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梁山有此工力的人，相信沒有十個。結果花榮並未敗北，只是佯敗誘敵，「撥回馬望山下小路便走」，否則再鬥下去，更不知誰勝誰負。

及至花榮上梁山時，中途遇到呂方郭盛打鬥，兵器攪在一起，上面絃纏結住，分拆不開，被花榮遠遠一箭射斷，結果兩人也不打了，一齊合夥同奔梁山泊，到了地方見到晁蓋，吳用，談起這件事，晁蓋並不相信，「口裏含糊應道，只如此射得親切，改日却看比箭。」花榮也看出晁蓋意有不信，少停空中有一羣大雁飛過，花榮取過弓箭對晁蓋說道：「恰纔兄長見說花榮射斷絃，眾頭領似有不信之意，遠遠的有一行雁來，花榮未敢誇口，這支箭要射雁行內第三隻雁的頭上，射不中時，眾頭領休笑，」說過一箭射去，果然射在第三隻雁的頭上，「晁蓋和眾頭領看了，盡皆駭然，都稱花榮做神箭將軍。吳學究稱讚道：「休言將軍比小李廣，便是養由基也不及神手，真乃是山寨有幸。」自此梁山泊無一個不欽敬花榮。」

從這裏可以看出花榮不僅心細如髮，而且善於把握時機，知道怎樣表現自己的才能，一舉就可以贏得全體的欽敬，此種韜畧，不必說關勝、秦明望塵莫及，就是林冲同呼延灼也作不到。所以說花榮是梁山一百零八人中間，除去宋江同盧俊義之外，最具有領袖才能的人，這一點就非柴進可以相比了。

# 鳳凰簫

(註)

· 意 琴 ·

年時短柄輕團扇，一樣流螢亂，舊時明月舊時風，換了舊時庭院小簾櫳。  
藥欄花樹今誰在？魂夢愁歸去，秋聲籬  
落上燈尋，欲喚吟蛩共話十年心。

· 虞美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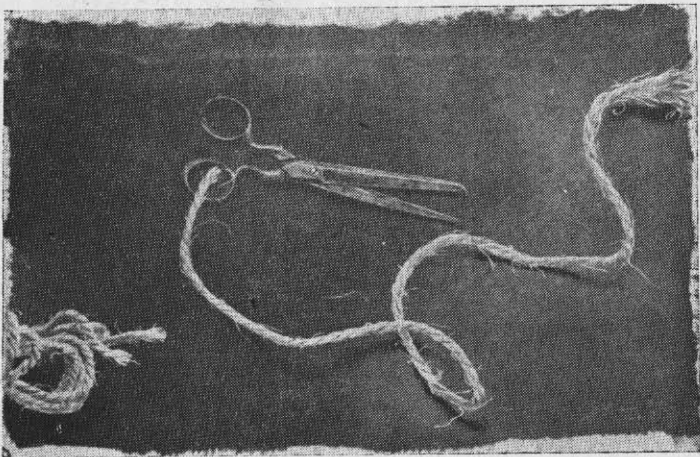
昨夜，小窗外，風敲蕉葉响起了一陣低沉的呼嘯，這彷彿是故國的秋聲，也彷彿是誰家的簫聲嗚咽！窗外花架上的燈籠花開了，葉子被風吹進了我的窗櫺，跌落在我的書桌上，我收拾起這些落葉，又重新收拾起這如落葉般的舊夢。

二十年前的今天，我的故鄉——長沙正瀰漫着中日戰爭的火焰，不久長沙陷入了敵人之手，我含着辛酸的眼淚獨個兒離開家，踏上危險而渺茫的前途，如果僥倖能逃過敵人的虎口，我便打算入四川升大學。這時湘黔鐵路已被政府自動地拆毀了，欲逃往大後方唯一的辦法，便是沿湘黔鐵路的路基步行，由湘西出貴州，然後到獨山搭公共汽車到重慶。因為沿途要經過幾處敵人把守的關口，因此在動身前母親替我化裝成在鐵路傍拾煤屑的女孩子，將菜鍋底的柴煙塗滿在我的臉上，垂在腦後的長髮結成一條大辮子，穿上一身破舊的衫褲。預備帶在身邊作為路費的一點金飾

，母親則替我縫在貼身的棉背心裏。我右手扶着一條竹杖，左手挽着一隻破籃子，含着滿眶酸淚告別了母親。一路曉行露宿，遇到前面有敵兵站崗的路口。我便從偏僻的山路繞過去，總算叨天之佑逃出了敵人的魔掌，平安地到達了湘西的重鎮新化。在心驚膽戰之中，我居然在五日内步行了四百華里的山路，在平時我是無論如何鼓不起這種勇氣的，有時一天之中也喝不到一口水或一餐飯。到了新化我真像快要倒斃在路傍的餓殍，絲毫動彈不得，但我又耐不住一個人躺在旅店裏挨受那種無比的淒清和寂寞。故在抵新化的第三天，我勉強能行動，便決計由水路坐船去淑浦，因為這樣我又可以躺在船艙裏靜養三五天，以後的行程打算到了淑浦再說。

那時航行在湘西一帶小河裏的木船都是靠人力搖槳或遇順風時扯起風篷而行的，速度自然異常的緩慢。我上船的那天早上資江正籠罩在一片白茫茫霧裏，這時船上早已擠滿了搭客和行李，艙中空氣十分污濁，乘客鬧成一片。我將行李放入艙內，便獨自走上船頭眺望兩岸的景物，江邊猶有一堆堆的斷磚殘瓦，想是城牆被拆毀的遺跡。兩岸古舊的建築物倒映在澄清的江水裏，捕魚的小艇在水面來往如梭。對這湘西古城，當時我的印象是雄渾中別具秀麗。

船開了，水面幌動着我憔悴憂傷、滿面風霜的影子，兩岸的景物緩緩向後移動，漸漸地街市愈來愈遠了，碧綠的田野，金黃的菜圃，牧野的牛羊，樸實的村莊，不斷一幕幕展現在我的眼前。這時我想起了身陷敵圍白髮飄蕭的慈母，一路上毫無辦法和她取得聯絡，告訴她老人家我已逃脫魔掌到達了平安地帶。這時我的眼淚簌簌而落，眼前的景物變得模糊一片，心更沉重得和鉛一般。也許是中午時候了吧！船艙裏响起一陣盪筏的聲音，可是我一點兒也不覺得餓。我忽然感到





有人站立在我的背後，而且久久不去，這時我無心回頭看，也不想回頭看，因為我知道我臉上掛滿淚痕。

「小姐！你不覺得餓麼？」  
「不。」對於一個陌生人的關心我勉強地如此回答。

夕陽西下了！天邊一抹金黃，兩岸的田園樹木也都浸在金黃色的水裏，江風吹冷了我的身體，暮色漸漸地濃厚起來，印在江中兩岸的影子也變成了墨綠色。這時我身後又响起了一陣緩慢的腳步聲，而且又停在我的身後，一股濃烈的烟味被風吹到我的面前，我心中雖有少許害怕，但這時除了母親和弟妹們的影子佔據了我整個身心外，實在不可能再產生什麼好奇的意念。

「你一個人嗎？怎麼不進去歇一會兒？」這聲音仍舊是前一个人的聲音，但更溫和了。

我心想假若是我母親發出來的多好，我定會回轉身來撲在她的懷裏痛哭一場。我沒有回答，他也沒有再問了。

這時天色已漸漸黑下來，祇能見船夫搖着的槳聲有節拍地拍在水面，一聲聲地加快了，也許他們要趕上預定停泊的地方吧。不一會船真個靠了岸，岸上不遠的地方似乎有一條小街，有三四點星星般的燈火在夜空中閃爍，同船的乘客大都伸着懶腰，一個個從我身邊踏上岸去，他們手中都捧着漱口杯中物，大概是去岸上小店裏吃晚飯吧！這時，看看他們的背影，我才知道同船的乘客除我之外都是男人，輕微的恐懼加上無比的孤獨侵襲着我，使我產生這種意念：到了瀟浦還是設法停下來。此刻船上除了一個守船的船夫之外，乘客全上岸了，我拖着疲憊的身體爬進船艙，打開鋪蓋攤開在船的盡一頭和衣睡下。

星斗滿天，江水衝擊着船底，發出輕微的嘆息。想起溫暖的家，想起渺茫的前途，我又愴然

淚下，那裏還睡得着呢！不時遠處傳來幾聲清晰的狗吠，忽然一個人影閃進船裏，在黑暗中我發覺他朝我這邊望了好一會，才輕輕放下手中的東西，在船的那一頭睡下了。這更增加我心中的不安。於是更堅定了到了瀟浦找到子明便留下來。

也許是我太過疲乏，一會兒便睡着了，船上的乘客什麼時候回來的我也不知道。第二天天一亮我便醒來了，看看艙內，同船的乘客像鹹魚條似的擺在我的身邊，艙裏的空氣壞透了，他們那東倒西歪的睡態我也不敢多看，趕忙爬起來，預備去船頭洗臉漱口，我的頭剛伸出艙外，正面便有一個人，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長袍，倚在船欄上抽烟，正悠閒地看着江面。我跪在船邊，將毛巾浸在水裏，一把一把地絞乾來洗臉，隨後用漱口杯伸向江心打水預備漱口，可是不小心手指一滑，漱口杯便隨着江流漂到好遠的地方去了，我怔怔望着江面正無法可施，忽然一隻白磁盃遞到我面前。

「用這個吧！」

我祇得接過來說了一聲謝謝，待我抬起頭來看他時，他的眼睛裏有些傲岸又有些憐憫地說：「看你差點掉下江去了！」他接着問我：

「你上那兒去？」

「四川。」我隨便地回答。

「有親人在那兒嗎？」

「沒有。」

「去唸書？」

「嗯！」我心想萍水相逢問這麼多幹什麼？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煙，煙圈飄上髮際，他整個的臉被藏在煙霧裏，這時我才敢認真地看他一眼：高瘦的個子，深灰色的長衫，頭髮被江風吹得亂亂的，但他的神情却顯得那麼瀟灑而飄逸。

以後出入船艙大家常常打照面，已逼到非點頭打招呼不可，而且船上的生活也實在太過單調

，除了他之外，其他的乘客似乎都是些做買賣的商人。慢慢的從交談中我知道他叫林宇，北京大學文學院畢業，現在重慶大學擔任講師，看來是卅歲左右的年紀。他並告訴我如果我去重慶升學，沿途他可照料我。他說話非常親切，但並沒有不莊重的表現。我至今猶記得他抽着烟不說話的時候相當吸引人，我至少喜歡看他那樣子，雖然那時我才十九歲。船抵瀟浦，我告訴他我要去找一個朋友，看情形才決定去不去重慶。他幫忙拿下了我的行李，我留下了子明的地址給他，請他有空來看我。

子明夫婦是我兒時的朋友，子明比我大幾歲，我們是世交，又同在一條街上長大的，兩家家長本想結為親家，但遭我堅決地反對了，原因是子明初中畢業後便沒有再升學，他人長得倒不錯，口才也很好，風度也翩翩，祇是不會唸書，十足的公子哥兒樣。後來他改行經商，經營他父親開設的銀號，反能大展所長，賺了不少的錢。那時我在學校裏却小有才名，師長寵我，同學捧我，那會把他看眼裏。現在大家逃難在異地，他見我單身遠來投靠，他自然特別親熱，堅留我住在他家，並且說升學之事可以慢慢來打算。當晚林宇來訪時，我便把暫時留下的主意告訴了他，同時告訴他我在重慶並不是完全沒有親人，有一個妹妹在那兒唸大學，如果方便請他打聽一下她的住址，代我去看看她，他答應了。第二天天亮我趕去江邊送他，可是船早已開了。

我住在子明家快三個月，雖然子明待我如親兄妹，但我的心仍舊被千頭萬緒的愁苦纏繞着。家裏的消息始終沒有，這麼千辛萬苦地逃出來為的是升學，可是升學也成了幻影。最不幸的是子明的太太對我有誤會，以為子明待我好完全是別有用心，他一點不了解我們兩家過去交誼之深厚，有時冷言冷語真有令人度日如年之感。好在

不久我找到了一份小學教師的工作，便搬去學校宿舍住，祇有星期六我才去子明家玩玩，吃一頓比較豐富的晚餐。

等到日本投降，已是我離開故鄉第三個秋天了，消息傳來，自然大家欣喜若狂，我馬上收拾行裝，隨子明一家買舟南下，經過兩個星期的水上生活，我們重又踏上了萬孔千瘡的長沙。和母親等家人見面，大家仍舊懷疑在夢裏。

不久接到妹妹從重慶來信，信上有一段說：「兩年前有一位林先生來看我，那時我正當貧病交迫的時候，伙食雖有政府的資金維持，但醫藥費却無從籌措，四川又沒有親戚朋友在，醫生又斷定我患了慢性盲腸炎需住院割治，我在朋友家毫無辦法，無異是等候死神的來臨，幸虧林先生這時來看我，借給我一筆醫藥費，又買了不少的補品給我，我才能繼續唸書到今天，林先生說這些都是姐姐託他的。」這時林宇的神情，舟中的歎語又重新印在我的心上，我是如何地想馬上見到他，告訴他我衷心的感激。

第二年年底，窗外正飛舞着雪花，家家戶戶都在圍爐取暖，我忽然接到林宇從北平發來的信，他說：「久違了！離開淑浦，我一直沒有和你通訊，你好嗎？以後我走了許多地方，現在我正嚐着北國嚴冬的滋味。兩年前我走過貴州的玉屏縣，記得嗎？你在舟中曾告訴我那兒是產簫著名的地方，因此我買了一對鳳凰簫預備送給你。恕我懶，兩年來我一直將它放在我的身邊沒有寄回。前年我去沙坪壩看你的妹妹，順便又為你帶回了一端石硯，我知道你喜歡寫字又喜歡吹簫，現將這兩樣東西一並寄給你……。」

以後他時南時北，到處講學為生，每半個月總有一封信來，精美的信箋，蒼勁的書法，含蓄的感情，每一封信都給我帶來無比的快樂和美夢，我把他的信釘成一厚冊携在身邊。爲了升學，

我來到了亞熱帶的廣州，每當紅棉怒放的時候，我散步黃花崗上，仰望那一行行枝幹挺秀的英雄樹，我總愛在樹底下吹弄那一對玉屏簫。

四年的光陰在愉快的求學中祇是等於一刹那，當我畢業的那一年夏天，艷麗的黃昏浸在無邊的郊野，我帶着慵倦的步子散步歸來，宿舍的三樓傳來一陣淒迷的琴語。我牀頭的書桌上擺着一封字跡生疏的信，使我怔住了半天，趕忙拆開來看，信上說：「請恕我的唐突，我便是你的朋友林宇的妻子，林宇多年沒有回家鄉了，最近回來沉默得使人害怕。從他的行囊中我讀到你的信，我担心這便是我們三人生命旅程中不幸的開始，也許到目前為止你還不明瞭他的實際狀況……。」這封信像一個暴雷似的使我暈眩了半天，我萬分頹喪地把自己靜靜地關在寢室裏一個禮拜沒有去上課，歡送畢業同學的各種晚會我也失去興趣去參加。同學們在我的周圍窃窃私議，說我變了，的確我變了！我痛苦，我也在憐憫我自己，在夢囈中扮演了這麼一個可憐可笑的角色。

## 閃 耀

## 馬 覺

我伸出翅膀，它們柔軟  
悲哀於被誣蔑的無情  
久久不作一聲，在星光的深層  
使妳無所聽聞

（妳不能聽出誰的脚步在街上的塵埃  
中向妳低喚）

客廳的寒冬匯合陰暗  
緩緩迴轉，形成深深的漩渦

他們的微笑使我厭倦

清晨的空氣來回於枯枝與火車站之間  
激盪着離情。我想起他們的生活

客廳的寒冬  
並沒有使我忘懷

投入這浩瀚的行列

以後林宇還不斷來信，他似乎不知道我內心所受的創傷，信中除訴盡懷念之外，還寫了無數動人心絃的詩詞。可是我如何回答他呢！我又很難將他完全忘記。我畢業後決定飄然遠去，我離開了廣州投向了另一陌生的國土，如今忽忽又十七年了。

離舟中初次相見，事已隔整整二十年，二十年中多少往事已模糊殘缺，而這驚鴻一瞥的影子却仍鮮明地刻劃在我的心中。對方的生和死，在我的生命中也許將永遠是一個謎，但我活着的一天總希望林宇仍愉快的活着。

空閒的時候我總喜歡檢點一下那萬里隨身的破舊的行囊，那一方石硯仍墨跡斑駁地躺在我的書箱中，玉屏簫却寄放在遙遠的廣州不知所終了。寂寞的山城，近來黃昏過後老是一片風雨飄灑，想起我久已荒廢了的吹簫的技藝，淒迷的舊夢又不禁飛往遙遠的郊原。

註：玉屏縣出產之簫，形畧扁，上刻有精美之山水文字，購買時必須買一對，俗稱鳳凰簫。

蔚藍的天空，湖上的雲影  
白色的帆，高唱着感恩之歌  
墨綠色的浪濤久久被他的力量所鎮壓  
晚飯的時候，我們在燈下談起妳  
淚在我的眼眶中不被發覺  
誠然，妳並沒有認識我  
妳把頭轉向洋流  
眼前只有一片不穩定的蒼茫

晚上的黑暗蓋下  
一些被嚇的牛羊鳴叫着  
曾在城堡下仰望  
星並沒有告訴誰關於它那暗淡的牧場  
風悄悄辭去  
惦念着以往的行程

# 潮，看潮的人！

·曹龍·

徐訐先生在一五〇期的蕉風月刊上，寫了一篇論文，題目是「在退潮的文藝沙灘上」，題目很好很美，文章更好更美。我是一位比徐先生年青的人，我的人生感受不如徐先生的苦痛，但是讀了徐先生那篇文章後，沉痛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復。假如在文藝沙灘上，徐先生是一位看潮的人，我則是一位被潮捲去了的人。相信和我一樣被潮捲去的人為數不少，為什麼我們會被潮捲去了？因為我們看不清潮來潮去。我想，假如多一些像徐先生一樣的看潮人，把看潮的經驗告訴我們，也許被潮捲去的人會少一點。

徐先生在文藝創作上，是一位拿得出作品來的人，也是一位能將作品送到讀者心中的人。可是，我讀徐先生的書，不是從他的文藝作品開始，我讀徐先生的第一本書是「個人的覺醒與民主自由」。這是一本論文集，因為震驚於這本書作者的才華，我跟着讀他的詩和小說。我覺得由五四到現在，除去朱光潛先生外，徐先生是在文藝理論方面下苦功最多的人，也是最拿得出理論來的人。不標奇立異，不吻合潮流，嚴嚴正正地提出自己的理論，有原則，有遠景，有抱負，有理想。政治文棍不能嚇倒他，市儈書商不能包圍他。他就是一個在岩石上看潮的人，冷眼看潮來潮去。一個又一個洶湧的浪頭來了，又去了，不動的是屹立在岩石上的徐先生。

讀徐先生文藝作品的人很多，談徐先生文藝作品的人也不少。可是却較少有人注意徐先生的文藝理論，就算有人讀了，也沒有拿出來談。在文藝理論最缺乏的今天，我找不出其他的理由，也許是一般人被起伏不斷的浪頭沖昏了頭腦。我並不是一個最清醒的人，我也曾被浪頭沖昏的頭腦，可是，當我回醒過來後，我看見屹立在岩石上的徐先生，聽到他的呼叫，我激動得，也悔恨得流下淚水。我多希望站在沙灘上的人，在被浪潮捲去之前，能看一看岩石上的徐先生，聽一聽徐先生的呼叫。

在徐先生並不算多的文藝論文內，我願意介紹他的「自由主義和文藝自由」。這並不是一篇能夠真正代表徐先生文藝思想的論文，但我手頭的

資料以這篇為最方便。

這篇論文是他的「個人的覺醒與民主自由」一書內最後的一個章目。全篇不過一萬三千字，很容易讀完。是一篇用淺顯文字表達深度內容的論文。

在這篇文藝論文內，徐先生首先提出自由主義對文藝創作的重要。徐先生對「自由」這個名詞，在這一章內並沒有解說，但是，要讀這篇論文，非要弄清楚這個名詞的意義不可，在徐先生的另一篇論文「個人主義的觀點與自由的限度」內，他對「自由」一詞有很詳細的解說，非這裏三言兩語可以引述，徐先生有一句前人沒有說過的話是很有意義的，他說：「不想到就是自由。」當一個人，他的生理不受到疾病和飢餓的侵襲，他不會想到疾病和飢餓，他是自由的；當一個人，他的心理不受到恐懼和憂慮的威脅，他不會想到恐懼和憂慮，那麼，他是自由的。這看來似乎很玄，但對一位文藝工作者來說，這是很容易體會到的。當一位作家想不到背後會有人跟踪，想不到頂上有黨鞭子的鞭笞，想不到有人圍勸清算，想不到……那麼，這位作家是自由的。唯有這樣，作家才可以自由創作。最後，我想借用徐先生一句話「自由是幸福之門」，改為「自由是創作之門」來說明自由對文藝創作的重要性。

徐先生在這篇文藝論文內說：「自由主義的藝術內容，自由主義的意義已經包括一切。藝術與生活，在自由的意義下，是最一致的，生活失去了自由，就無法說是生活，藝術沒有自由，也無法再說是藝術了。」要說到生活自由，藝術自由，徐先生跟着說經濟自由是最根本的條件。由這個論點出發，我們很容易便發覺一個極權社會是沒有生活自由和藝術自由的。極權國家最大的特色是一切國有一切國營，先不說遠的，就以東南亞及非洲大多數的新興國最標榜的社會主義來說，它在經濟上的主張就是經濟事業盡屬國營。對自由來說，這是一項重大的傷害和威脅，因為在這種主張下全國的就業人員，絕大多數是政府的僱員，執政者可以控制全國人民的飯碗，無形中就控制了人民的一切自由。華人有一句話說：「吃人飯，受人管。」一個受人管的作家，是不會有文藝創作的自由的，除非你不怕革職，不怕清算。這就是為什麼十年來的中國大陸作家產生不出好的作品來了。

徐先生跟着提出了傳達和表達兩個名詞，他說言論自由是意見傳達的自由，藝術自由是情感表達的自由，對藝術創作來說，表達的自由是重要的，徐先生說：「傳達是對人的，表達是對自己的……藝術家的創作，成為藝術當然要拿出來給人欣賞，在這意義上，固然是傳達，但是在藝術創作

的過程，則實在是一種表達。這就是說，他在創作的一剎那，把他所感的表達出來，本身就是一個目的。」在這方面，徐先生舉了不少的例，說明在一個專制的國家裏不但連表達的自由沒有，甚至連傳達的自由也失去。因為他們所傳達的只是黨的宗旨和思想，一切都爲了社會主義，間接地扼殺了作家的表達自由，藝術本身已不是一個崇高的目的，只淪爲一種被政治利用的工具了。

徐先生對傳達和表達這兩個名詞特別注意，在這篇文藝論文內，他差不多用了三分之二以上的文字來解說。在徐先生的透視下，極權主義和自由主義對藝術創作的分野，差不多可以用傳達和表達來說明。

徐先生說，文學與藝術的第一步是表達，第二步是傳達。一個文學家如果是人，他所表達的正是反映他所屬的民族、社會和傳統，他的呻吟呼號，正是他社會的呻吟呼號，倘若政府是民主的，正可以由此而注意社會上種種問題。由於他有表達的自由，傳達的任務也間接達到了。

極權主義的文學藝術則不是從人出發，而是從政府出發，政府養了一羣文人與藝人專門作傳達別人的「被強制的表達」之用，這也就是說，這些文人與藝人，根本沒有表達，而只是傳達，因此，文學藝術只剩了宣傳。因爲只是傳達別人的，不用自己創作，習慣了以後，只要知道政府所需的，就可以閉門造車，日久變成公式化了，例如寫加入集體農場的農夫如何富裕，不加入者如何貧窮。這樣，你寫我寫，變成一個大家都會寫的公式。

由徐先生這個觀點引申，我們便很容易發覺，好的文藝作品只能在一個自由主義的社會中產生，因爲這個社會允許作家自由表達，容納了一切自由的心靈，不必仰給於政府，不要看幹部黨員的臉色，不必學狗叫，無需向誰看齊。負責的是自己的良心和人類的尊嚴。在極權主義的社會內，作家的任務是傳達重於表達，作品所說的，是主人的聲音，所寫的是主人的旨意，主人的喜惡就是他的喜惡，自己不必動用心靈，由上至下，簡單明瞭，奉命傳達而已，徐先生把這種主義的文學藝術稱作「犬吠」的文學藝術。這樣，作爲一個極權主義下的作家是夠可憐悲哀的，因爲主人的喜惡是會變的，自己只能作一個沒有原則，沒有理想，沒有責任的人了，這樣，人類的良心和尊嚴根本沒法談了。

徐先生對這方面作了一個結論說：「將自由民主世界中的文藝與極權主義世界中的文藝比較，可以說完全是兩件事情，前者是個人的表達，後者是政府的傳達。」

有不少的人，已經了解到，在極權主義社會內，文藝創作因爲淪爲傳達政治主義的工具，已難有藝術價值較高的作品產生，蘇俄作家能在世界

文壇上站得住腳的都是十月革命前的帝俄時代作家，和十年來像曹禺、老舍等人一直沒有好的作品問世是一個明証。可是，另一個問題發生了，在自由主義的社會內，在文藝自由的宗旨下，有不少壞的作品，甚至爲害社會的作品產生，這些作品可以造成社會上一些不能容忍的罪惡。這些問題正痛苦地困惑着我們。

徐先生並不忽視這個問題，他認爲這些自由主義制度中的流弊，也不僅文藝界如此，別的方面也是一樣，但我們也只能在法律範圍以內去限制。而在另一方面，唯一的辦法也就只有推行正面的疏導與改善去謀代替或改造。又說假如有人要取締這些罪惡而不惜用極權主義所用的手段和方法，殊不知由此而破壞自由主義的罪惡可能是遠大於所取締的罪惡呢！在這方面，徐先生雖然不能提出一個具體的解決辦法，但是，他大胆地堅持自由主義的原則，說最大的罪惡莫過於破壞自由主義。這種說法和勸人不要因噎廢食的苦心是一樣的。徐先生特別提醒一點，極權主義的罪惡比這些罪惡還可怕，他們的幹部在鄉區小村爲非作惡，其害人遠比偷盜爲甚，用極權教條傷害人類的心靈也遠比任何毒害爲甚。

徐先生還提醒了自由主義社會中的作家，因爲他的世界是一個允許人有表達自由和傳達自由的世界，他所表達或傳達的世界與另一些作家的世界或有不同，但是他人有表達與傳達的自由則是一樣的，在自由主義世界中，藝術之豐富的意義也就在此。作家們千萬不要認爲自己的世界是最完美的，要人人依照自己的理想，因爲這樣作，這位作家往往是反對自由主義的。跟着，徐先生還對寫實主義，浪漫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作了一個很透切的分析。

最後，我想借用徐先生的一段話來結束本文：「人類在歷史中創造摸索，歷盡艱苦，流過不少的血，才發現個人價值，肯定了一個自由主義的精神，這精神就是謙虛容納與忍耐。不能堅守這個精神，我們就會墮入極權主義的地獄。……自由主義並不規畫什麼，但相信個人自由的發展，在共同發展之中，一定會有建樹，我們並不能預卜建樹甚麼，但相信我們在謙虛容納忍耐之中盡個人的努力，就一定可有建樹，這是我對自由主義的信心，也即是我對現代的文學藝術前途的一種信念。」這不只是徐先生個人的信念，簡直是一篇文藝自由的宣言了。

這只是一篇介紹文字，有心要了解這位屹立在岩石上看潮的徐先生的人，最好去讀原著。

# 最後的出演

·馮馮·

沒有甚麼人比這一批更可憐更瘋狂！每一次我經過他們的身邊，我都不禁地在心中憐憫他們——這批賣血者！

我說的是名符其實的出賣自己血液的人，並不是那些爬格子爲生的文人。雖然曾經有人贈給文人一個外號：「賣血的人」，或者是「爬格子的動物」，以形容其貧苦。其實，文人的境況，不能一概而論，而且，無論怎樣說，也絕對不會真正地伸出手臂，讓大針筒往血管一插，抽去鮮紅鮮紅的血液，像這些——這一些，這一些……

我指給您看，先生！哪！

就站在醫院的陰陰森森的走廊上，排着隊，寒風從那邊，不知道是甚麼地方吹過來，吹着吹着，這幾個可憐蟲，身上沒穿幾件衣服，冷得縮縮瑟瑟，雙手交抱着……任何人都以爲他們是來排隊領救濟衣物或者是看貧民義診。如果我不說

，您再也猜不到，這些可憐蟲，排着長龍，所爲的竟是要出賣自己血管內的血漿！

先生，有人說，在醫院做事太久的人，會漸漸變得心腸很硬，因爲所謂悲慘，所謂生生死死，都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了，一切都已經變得平凡平淡，就像是殯儀館的工作人員那般地習以爲常。固然世上尚有慈悲爲懷的醫生護士，但是畢竟病人和死者家屬的涕淚哀慟已經不能使醫院的人天天都陪着滴下同情的淚了。我要說明這一點，先生；我絲毫沒有譴責任何人或者自譴之意，只是要跟您說明一下。假如是您，在醫院做事做上個十年八年，您也可能會硬了心腸；至少，您也會跟我一樣，縱然在心中同情憐憫，面上也仍然保持着一付硬紙壳做的神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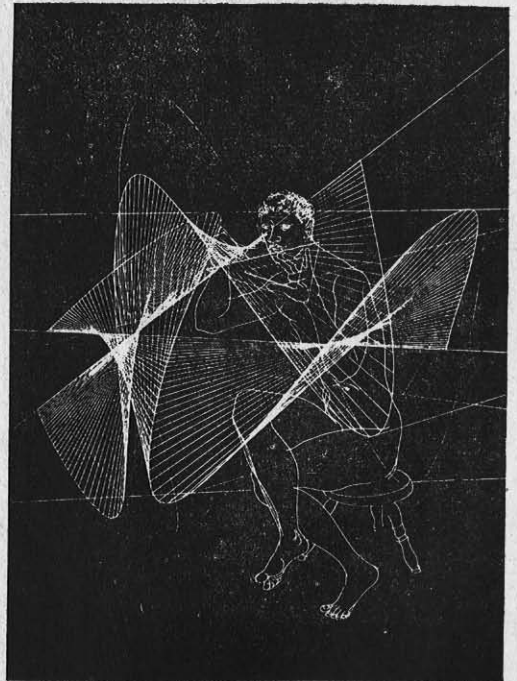
喏！您現在看見了這些排着長龍的人，您聽說他們是賣血維生的可憐蟲，您已經在心中憐憫

，您不禁喟然歎息。您繼續地，目不轉睛地瞧着他們。可是您知道我怎麼樣？

我不看他們，我告訴您，我連多看一眼都不看，除了第一眼。我太熟悉他們，我並不要跟他們任何一個人建立私人友誼關係。您知道的，一旦成了朋友，我的厚紙壳面孔就支持不住，而我每個月的新金才僅僅是六百元，我有一大窩孩子，一個三歲，一個五歲……大兒子快要考高中了。

就是這樣子，每一次，今天早上也是一樣，經過他們身邊之時，我只在心中說他們可憐和瘋狂，我對他們的同情也就到此爲止。然後我就推開小欄柵的門，進入櫃台後面，坐到我的位置上。鑰匙一轉，打開抽屜，拿出算盤和賬簿、錢袋，開始我一天的出納工作。

發出鈔票，收入鈔票，鈔票在手指上轉，可



沒有一張是屬於自己的，您知道這工作多單調，多枯燥！我偶然也抬起頭，看看那些來來往往的人，而不幸我的對面，從窗洞子望出去，就是看着那些賣血的人。喏！就是剛剛指給您看的這些。

他們也看着我——或者是看着在我手指之間溜來溜去的鈔票，他們中間有幾個人對我笑笑，顯然是想要表示一些好感。因為鈔票是經我手上發出去的。我仍然是一副硬紙壳面孔，我必須堅持冷淡，否則總有一天他們會來向我商量商量，透支一點，您知道，不行！我有一大窩孩子！

事實上，他們只不過是順便地向我表示一點好感，他們真正的諛媚對象是我鄰座的那一位杜先生，沒有杜先生蓋章，他們一滴血也賣不了。除非是血液變成鈔票，否則就只有回去喝西北風！您瞧瞧，先生，您坐下來，瞧瞧看！杜先生來了，您瞧那些賣血的人。

整個長龍都散了，亂了，大家那末一窩蜂似地湧上來，圍在杜先生的小窗口前面，您看他們那些眼睛，多麼諛媚，多麼卑下，却又多麼橫暴，他們互相推着擠着。

杜先生視若無睹，慢斯條理地打開抽屜，拿出一疊印好的紙條子，放在桌面，打開藍色的Stampad，擺好木刻的橡皮印，和他的小小私章，然後喝一口熱茶。

那些面孔在小窗洞外面擠着推着，移來移去，好像是要擠進窗洞裏面來，那些眼睛灼灼閃閃，乞求一般地盯着。

杜先生放下茶杯，加蓋上玻璃蓋子，拿起香巾擦擦手。

「幹什麼幹什麼？」他平平淡淡地向外面說：「亂擠什麼？不排隊？」

「排隊！排隊！」在後面的人叫成一片，可是誰也沒有動，還是擠在一堆。

杜先生有他的辦法的，您聽着，他的殺手鐮拿出來了：

「不排隊我就不開條子！」他說：「立刻關門休息！」

這句話像每天一樣地有效。那羣賣血者在紛紛擾擾中再度形成了長龍，可是紛爭是難以避免的，您聽：亂七八糟的人聲：

「他媽的，你怎麼跑到我前面來了？你本來排在我後面的。」

「王八蛋才來得遲！」

「你插了隊還罵人？」

「推什麼鬼嘛？你急什麼？怕抽不乾你這幾兩血？」

「嘿！嘿！你照原來位置排好不好？等不及就自己切手腕拿大臉盆裝吧！」

「不必忙！不必忙！遲早都要向閻王爺報到的，忙什麼？今天抽不乾明天乾！」

吵歸吵，隊總算又排好了，人人手上拿着那末一張小卡片。

您可看見排頭的這一個？個子那末小小的，滿臉的鬚鬚，最少一個星期沒刮，臉色那麼蒼白，兩隻眼睛都是血絲，不知道幾天幾夜沒睡過覺。

看他那種憔悴乾枯的樣子，應該是被輸血的人，可是，他却經常在這裏排隊。每天，我幾乎每天都可以看見他，我認得他這張面孔，對他印象特別深刻，不僅因為他的個子特別矮小，人顯得特別瘦弱憔悴，同時也是因為他眼睛裏有着比他的同伴們更多的憂鬱，和他眉宇間特有的才氣。

他叫人一看就知道是個智識份子，而且似乎充滿着才華。他也許曾經是個作家，是個詩人，或者一個藝術家。

不過，這些僅僅是我片面的推斷，我從未獲得任何保證，也從未打算過求證。就算他是個藝術家吧，那又算得什麼？他不曾是落魄的第一個

，也不會是最後一個。我對他的好奇僅僅到此為止，我覺得他有些不凡，如此而已。

您看見麼？現在他從破衣服的口袋裏摸出一張小小卡片，抖抖索索地遞進杜先生的窗洞，動作像個老太婆那般地謹慎小心。

杜先生把那張登記證拿過來，看了一眼，退還給他：

「你前兩天才來賣過兩百CC，今天怎麼又來了？」

他沒有接回去，您再也想不到看來那末衰弱的人忽然會充得那末硬。

「我賣得起！」他說。您怎麼也想不到他眼中還有驕傲，他說得像他真的是條精壯漢子！

杜先生可不像是覺得有任何詫異，他淡淡地說：「你不要命是你的事，我們可不能違反規定，輸血者不得於十天內連續輸血血液。」

卡片給推出去了。那雙憔悴的眼睛睜得大大地，可是那些勇氣和驕傲就如餘燼般地黯然消滅了。代之而出現的是一片溫潤的光澤。

「杜先生！請你通融通融，我家已經三天沒有米了，孩子老婆都餓得不能動……」

「下一個！」杜先生向長龍後面喊。

「有！來了！」後面的一個遞上來卡片，人跟着擠了上來：「這裏！」

杜先生看了看卡片。「賣幾CC？」

「三百CC。」

先杜生開了一張條紙，蓋了戳子：「到護理室檢查血壓！抽完血蓋了章回來拿錢！」

「知道了，這是老手續！」這一個說着走了。

「下一個！」杜先生又叫：「快點！」

「你怎麼又來了？」杜先生冷冷地說：「告訴你不行就是不行！你真的不要命啦？」

「幫幫忙吧！」那個人滿眶淚水：「我已經無路可走，無法可想了，我是不要命了，我一個人拖着這條命有什麼意思？我老婆孩子餓了三天，動都不能動了，前天跟鄰居討的一點米湯，到現在連水都沒有喝過……我們又不能出去討飯：杜先生！杜先生！您同情同情我們！開條子給我，讓我賣兩百CC，拿幾百塊錢回去，叫他們好歹也再過一個半月……」

「我告訴你：不行！」杜先生說：「你聽到沒有？你走吧！不要就誤別人！」

「杜先生……」

「走開嘛！」後面排隊的長龍轟然地叫喊：「走嘛！在這囉囉嗦嗦哭什麼？」

「到馬路對面去嘛！」

「真不要命就到對面去賣嘛！對面什麼手續都不要！」

「三成佣金就是了！找老大夫去！」

你可以知道他們說的是什麼？「對面」是一家私家醫院，有人坐在那裏等着，專門介紹賣血，三成佣金，誰肯賣，都收，誰一天賣兩次都可以，管你死和活！那個藝術家似的小個子睜着淚眼聽着，眼中的淚水漸漸消失了，他一聲不響地向醫院大門外前進，您看他，那末矮小，那末瘦弱可憐！好像隨時都會倒下來！

我們看着他，我們也只能看着，無能為力。

「老裴！」長龍中有人向他叫喊了一聲。

他在大門旁邊停了步，回頭來，眼睛遲鈍地搜索。他看到了，一個他所熟悉的賣血夥伴。

「老裴！」那個我們不知道他姓名的夥伴叫喊：「別去冒險！你支持不住的！」

姓裴的小個子苦笑一下，立刻轉身走了。我們眼看着他在大門外消失。我們知道他上那兒去

，可是我們能做什麼？

醫院行政工作是刻板的，在那昏暗的燈光下面，像您所可看到的，就是一片刻板枯燥的忙忙亂亂。我忙着，我只一心留神我經手的鈔票不會短少，姓裴的賣血者的小小故事我早已忘記了，那不過是一段小小的過場龍套戲，太多太多，我早已經想不起來了。我整整忙碌了一天，直到下午快下班的時候，才輕鬆一下神經。

我在找些輕鬆而夠刺激的標題，類如某人專偷女子三角褲吃上官司啦，某地破獲脫衣舞團啦，親夫奸夫大打出手啦之類。猛然一個不甚顯著的四號字小標題跳了出來：

「老藝人裴紹英賣血昏厥。」

裴？賣血？那不就是早上那個老裴嗎？我讀下去：「（本報訊）從事話劇工作二十餘年的老藝人裴紹英，今日上午在明強醫院賣血時突然昏厥倒地，生命垂危。二十餘年前在上海演話劇會經紅絕一時的小生裴紹英，近年來頗不得志，七年前其領導之話劇團因受電影打擊，虧累太甚，被迫解散，裴氏從此失業，曾在各江湖戲班充任丑角，復因個性倔強，無法與人相處，賦閒在家，偶

然出賣勞力，終難博全家一飽，最近一年來困苦更甚，其妻又病重，乃偷瞞其妻兒，時往公私醫院賣血養家，不幸今晨因失血過多昏倒，現正由明強醫院施以急救中，尚未脫離險境。醫生表示，裴某因一向失血過多，此次遇救機會極微。」

「杜先生！」我把晚報遞過去，我的心再也硬不起來，我覺得好難受。

「我早看到了！」杜先生却連看都不看，聲調同樣地冷漠。

「我們想點辦法吧？」我說：「比如說：捐點錢。」

「你能捐多少？」杜先生看我一眼，又轉回頭望着窗外：「捐了又有什麼用？」

外面的走廊上，還有幾個賣血者坐在牆邊的大椅子上等着，大家睜着失神的眼睛。他們當中的一個，倒拿着一頂破毡帽，在他們面前挨個地走過。「能拿幾塊錢算幾塊吧！」那個人說：「給老裴補貼棺材！」

「下一次，說不定是你，說不定是我……」

那就是那個早上想喊阻老裴的人，他臉上看

不出一點表情，幾句話像是在喉嚨裏說的：「拿幾塊錢算幾塊吧！給老裴補貼棺材……」

新大魏維賢先生主編  
大馬教育界學者執筆

馬來西亞  
教育學報  
第二期  
已出版

是研究教育者之良師益友  
是關心大馬教育者之寶鑑

定價二元五角

各大大書局均有代售

發行所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星洲小坡大馬路四六九號



## 韓馬修的遺作

· 繆 羅 ·

能含有神祕主義的色彩。可是，沒有人會料到，他這種神祕主義的色彩，會像這些日記裏所揭露的那麼濃厚。

這部自傳式的遺作披露了韓馬修在年青的時候就立志要為自己的宗旨而犧牲，不惜以付出自己的生命為代價。他認為，現代人的行動，不過是他的宗教信仰的對外表現。這一點，跟他所予人的印象正好相反，因為在一般人心目中，他顯然是一個忠於職守的公務員，執行公務與個人精神生活是有顯著距離的。不過，從另一方面看來，他這種想法，也可以說是在意料之中的。他在剛果墜機罹難後，搜尋人員在他身邊發現了一本他經常帶在身邊的書，那是天主教的名著——甘畢斯所寫「效法基督」。書中還夾着聯合國秘書長的就職誓言。這兩樣東西混在一起，也正象徵了韓馬修本人的思想。

在他的日記原稿被發現的時候，還發現了附在一起的一封信，那是韓馬修致給瑞典外交次長貝弗拉傑的。在這封信裏，韓馬修說，他開始寫一種專為自己而寫的日記或旅程的記錄，從來不打算給別人看。不過，他想到他晚年的命運，因此改變主意，考慮把它們出版，可是他仍繼續為自己而寫。他還說，這些筆記應該提供「唯一可以勾劃出的真正寫照」，換言之，他這些日記中所留下的形象，才是他的真正

韓馬修的日記前年在瑞典出版，目前已譯成數國文字，傳誦一時，其中所載作者精神生活，足以令人憶及古來許多烈士與殉道者。

已故聯合國秘書長韓馬修不但是一位行政官、一位外交家，而且也是舉世聞名的詩人和文學家。自從他在剛果墜機逝世以後，他的生前著作出版，更形加強了他的文名。前年他的私人日記，在他祖國瑞典出版，傳誦一時，國際文壇一般都認為這部遺作，揭露了這位國際公務員的內心生活，既使後世的人對他增加了認識，可是另一方面，也使人覺得他更為神祕莫測。這本書

去年已由目前卜居美國的著名英國詩人奧登譯成英文出版。同時，其他語文的譯本，有的也已出版，有的則尚在籌備中。

這部日記，是以瑞典文 Vagn Arka 的名稱出版，這個字比較適切的可譯為「標籤」。這部書一九六三年在瑞典出版時，曾被目為當年瑞典出版界最重要的書。雖然對於這部書的質素如何，又究竟多麼重要，文學評論界並沒有一致的確

評，但一般人的印象，這部書對作者提供了新的剖視。韓馬修生前顯然自己就打算把這些日記和筆記加以出版，而且曾經特別說明，這是一部白皮書，記載着我與神的談判」。

在瑞典，跟在世界其他國家一樣，這位聯合國前任秘書長一向都被視為一個官場的知識分子，頭腦清靜，精明能幹，既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又保持入世的理性。在政治舞台以外，他對文學也有崇高的期望。他對現在和古典的宗教性論著，都有精深的研究，尤其傾向天主教的作家。由於他的這種宗教趨向，所以很早就有人以為他的思想可



形象。但是他自己雖然這麼說，別人是不是會這麼相信，却尚有問題。

據瑞典的著名文學評論家威福斯博士指出，這本書的性質，使人相信它並沒有把韓馬修的全部日記和筆記都包羅在內，而祇是經過周密挑選的一些精華，記載着他某些年份的思想。書中的片段，都是非常戲劇化，而且也有十分動人的一貫風格，又排列得很整齊。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他寫過一段感想，其中提到作為書名的那個名詞。他說：「這些筆記嗎？它們都不過是標籤，在他達到某一個點而需要它們的時候豎起的，以免消亡。」可是這本書的題詞又說：「祇有會消亡的手才能寫出正確的東西。」這兩段之間不是有着特別的聯繫和安排，那就難免令人猜疑了。

有很多批評家都把韓馬修這部遺著跟一些自傳性或日記式的不朽古典名著相提並論，可是韓馬修顯然在生前就自己把他這些日記和筆記好好的整理過，而且並不用明確的日期，還親自認可，這是他思想發展的記載。韓馬修的同僚瑞典駐法國大使巴德爾曾經發表一篇文指出，韓馬修也許親自整理自己的日記，藉此支持關於他本人的「傳奇」。

甚至也有人以為，這本書的美妙風格，可能說明了它是由韓馬修本人根據早年的資料而改寫的，並

不是毫無修整日記原稿。這本書的第一章是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〇年為止。這一章一開頭就是一首詩，題目是：「如是往昔」。而這本書在最後也以幾首詩作為結束，日期是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一年八月，也就是韓馬修在剛果慘死以前的一個月。

「如是往昔」這首詩是這麼開始的：

我受催促，  
深入他國。

仍懷疑問，

我必到達

生命消逝的地方！

沉靜中一聲清音。

這首詩雖然寫在一九二五年，可是已含有兩個主要的線索，貫穿着他死前幾個月所寫的一切筆記和詩。第一個線索，就是一個「不可知的目的」，那也就是他個人的使命和任務；另一個就是隨時都在意料之中的死。「如是往昔」這首詩的最後幾句，這麼形容着二十多歲

的作

始終準備收集一切，  
收集於單純的犧牲。

而——他也勇往直前的這麼說：

明天我們將聚首，  
死與我——

他

在這本書的最後數頁，同樣的

形象又重複出現：一個寂寞的人處身於一片陌生的國土，這片國土是真實的還是虛縹的，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犧牲、焦灼、死亡，籠罩着他生命中前後數月的思想：

佇候在他們放置我的地方，

赤裸靠緊標的，

被第一批的利箭穿刺。

在他自己的憧憬裏，他也看到自己

成了替罪的烈士：

別人已經先行，

別人隨後跟蹤。

他還有兩句更令人想起艾畧特的名

句：

但人子總被架上十字架，

總會有烈士和聖人。

在一九六一年一個宗教節日，他寫下了這幾句散文的詞句：「我不知道是什麼人或什麼東西提出了那個問題。我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我不記得我會回答。可是，我一度對某一個人或某一種東西答了個『是』字。從這一刻起，信念就確定下來，深信生命充滿意義，而我的生命在屈服中有着一個目的。」這短短幾句，也正充份說明了他對他自己的使命和任務的看法。

另一方面，他顯然也能確定究竟有沒有一個個人的神。他對不朽的問題，似乎也不感興趣。從這一點來看，他是相信「不可知論」的。他所關懷的，祇是不顧俗世虛名，履行自己的使命和任務。他會這麼寫：「啊，矛盾！啊，最後的反

抗！如果爲了目的不惜犧牲，你又豈能關懷，昔日的努力，一旦加以追憶，必須是聲名有所聯繫。該多麼明顯，你的行動是受着關於「追憶」的狂妄虛幻的夢所影響。」

他最後一段散文詩式的記載，含義是十分明朗的。他說：「我已到達一個時刻，一個地方，使我明瞭這條路所通到的勝利就是失敗，失敗也就是勝利；成就的代價是譏嘲，而貶謫的深處才有擢升。」他把自己的處境跟基督的受難相比，因此能夠接受他周圍的環境。可是，這種情形又暴露了他本身最深切的問題，那就是——一面追求屈服和犧牲，一面又要完成自己的目標，實現本身的野心。

在這本書的最後一章，有一首詩註明是一九五九年八月七日寫的，詩內提到作者的童年。他的父親是第一次大戰時期一個拘謹的首相，又曾在二十年代担任過烏沙拉省省長。這首詩以印象派的筆觸提到他幼年住在他的故鄉的古堡裏（他的故鄉雖然是一個小城，却有一所大學，他後來就在這裏讀文科及法學），暗示他因為跟父親疏遠而感到苦痛，同時又因為跟女孩子不易相處而深爲難過。這些經驗顯然影響了他的一生，而這首詩雖然描寫得十分暗澀，却成了唯一的具體線索，指出了他後來思想發展的心理基礎。

這些筆記和日記，是從一九二

# 企望渺渺

· 胡品清 ·

那素手就像神話裏  
傳說的仙鶴的啄一樣  
只輕輕地啄一啄我們的傷口  
明年春天便可以跑出去放風箏了

你若說你是一啄枯樹  
那她便是小小的啄木鳥  
她機伶的眼  
一下就看準你感情的蛀蟲  
藏在那一環年輪裏

我多麼愛聽她在黎明洗藥杯的聲韻呀  
一聽見那白裙穿過銅欄干的簌簌聲  
枕下的「西蒙」便懶得再看了

最愛吮吸她送來的  
量體溫的玻璃管  
像吃什麼甜甜的糖棒兒似的  
一面孩子般地看著她溫柔的眼睛  
幻想著有一小滴甜淚從那裏落下來  
落在我的臉上

母親來接我我也不回去  
明年春天去放風箏是多麼無聊啊

# 護士

· 彥 弦 ·

飄搖如許  
今夜的星子熄滅於雲翳間  
如此有節奏地  
霖雨在窗外鏗鏘  
滂沱  
淹沒了藏書的小樓  
笑意早已枯竭  
我亦不再昏睡於薔薇花間  
思緒在時空的長廊裏流浪

來自山 來自野  
浮於海 止於島  
穿過昔日  
步入今天  
走向明朝

昔日的憂心忡忡  
今日的情思綿綿  
明朝的企望渺渺

啊！企望渺渺！

五年開始的，那時韓馬修才十二歲，可是詩中沒有提到任何親友。他和他虔信宗教的母親，本來關係十分密切，可是在書中連這方面的關係也隻字未提。至於他在中學和大學時代的生活，以及後來擔任公務員以及進入瑞典內閣的情形，也全被忽略。即使書中的日期雖然包含了他就任聯合國秘書長的那一年，可是他這一年的日記和筆記都沒有記述這一件事。他祇是含糊的約略寫下：「它就這麼到來，那悲愁小了一天。」可是，接下來，他又這麼說：「並不是我，而是我內心的神：他已經接受了他的命運，他知

道他的任務將終結在十字架上。」——在這一年以後，他的日記和筆記都多了起來，情緒也比較起伏不定。可是蘇彝士運河事件和聯合國出兵剛果可以從語氣之中加以猜測。他就任聯合國秘書長，成了一個轉捩點。他顯然認為，這是一個奇跡，證明了神的存在，神要叫他出來履行他的使命和任務。他內心的掙扎，當然是他自己的悲劇，可是他把自已的宗教思想和政治行動和在在一起，使政治行動成了宗教思想的對外表現。到最後，他的思想發展的節奏愈來愈快，他彷彿也看到死愈來愈接近。從一九五〇年開始

的以後十年，是以「黑夜不久將臨」為總題；而有五章竟都用這一句同樣的話作開頭，這幾章的內容又異常複雜，有神秘主義名作的引述，也有聖經的片段，孔子、易卜生、以及存在主義大師基克嘉的銘言。如果將這本當作韓馬修的自傳來看，那是十分抽象的。許多文學評論家認為書中的一切記述都太集中於作者一身，而且措詞也太偏於嚴苛。有時語氣甚至近乎諷嘲。書中的形象，是一個十分緊張、十分寂寞的人的形象，對於自己所選擇的使命和任務，感到頑固的狂悅。瑞典評論家威福斯作了這樣的結論：「

以我個人來說，我讀到最後的幾章和結尾的幾首詩，使我想到艾畧特那首「鷄尾酒會」詩中的茜莉亞，韓馬修跟她一樣，頑固地抓緊了自己心目中的使命不肯放手，到一個外國去幫助別人，處身於互相搏鬥的土著之間，結果却發現死早已準備好，在等着他。」威福斯和其他許多人都認為韓馬修這種人生觀是使人感到悲愴的，可是他那種「立志為人，誓死以赴」的精神，又何其壯烈，能不令人聯想到古來那些永垂不朽的烈士和殉道者！

# 逃犯

· 楊思謙 ·

他潛伏在山中三天了，乾糧早已吃完。除了喝一點水，有多少時候沒有喫過別的。他覺得渾身軟弱，宛如病了幾年似的。

周遭長着密密的野草，把他掩蔽着；他躺在地上，腦子裏混混沌沌地。

夕陽西下，暮靄漸濃，歸巢的鳥兒，三五成羣地飛回來，停在樹梢的枝枒上，吱吱喳喳地噪叫。他撥開擋住視線的長草，可以望見山麓下的幾幢茅屋，黑黑的煙囪正冒出裊裊炊烟。這給他極大的誘惑；他想像到那香噴噴的白米飯，和可口的菜餚，他不由自己地連嚥了幾口唾涎。好幾次，他想跑下山去，却始終站不起來。他知道這種慾望就是個陷阱，他必須挺着。

最後一道金輝燦爛的陽光在山那邊消失了，陣陣晚風吹來，他覺得寒意逼人，天好像一夜比一夜的冷了。本能地他拉攏草在身上的外衣，然而胸前那塊敏感的地方總包不滿。外衣裏的那根傢伙，碰在身上，特別覺得硬繃繃的。

倏地，他彷彿聽到一陣走動的聲音，慌忙抬起身來，凝神諦聽了半晌，然後又急速地俯下身去，把耳朵貼在地面上。他的心劇烈地跳動，他的這幾天得不到營養補充的血液正集中在胸前那塊地方，砰砰呀呀的蹦騰。手足都已麻木，可是耳目竟是這麼惹人討厭的靈敏。他斷定的確有人在上山。

腳步聲愈來愈近，也聽得愈清晰了。他一骨碌翻起身，迅捷匍匐爬動，竄進背後斜坡的樹林裏，藏身在一棵大樹後面，悄悄地探出半個頭窺視。

薄暮中瞧不見來人，半山下却傳來說話的聲音：

「你山上找了沒有？」

一陣冷風忽然往他的頸子裏鑽下去。他將身體緊緊地貼在樹幹上——那棵冷酷得可怕的大樹

。相形之下，泥地是比較溫暖得多——他在地上伏過很久，他在這方面有親切的知識。

「沒有！」另一個洪亮的聲音回答。

「那也許在山上！」原先的那個說。

他們上來找了。他聽到雜沓的脚步聲，似乎在草叢裏撥動。天越變得黑了。天畢竟還是憐憫他的。

那兩個人還在草叢裏搜索。長草簌簌的響聲，忽然刺激得他想笑。他們要找的人離開他們這麼近，可是他們只知道在草叢裏打轉。

「一定還在上面。這個傢伙性子野得很，就不肯在窩裏呆着，到了山上他自以為就回了老家了。」

「不會吧？這麼大的身體能爬得這麼高嗎？」他們現在撮起嘴來吹口哨了。他們在打招呼——跟誰打招呼呢？山下面一定還有一個包圍網！

「P亡，P亡！P亡，P亡！P亡，P亡！P亡，P亡！P亡，P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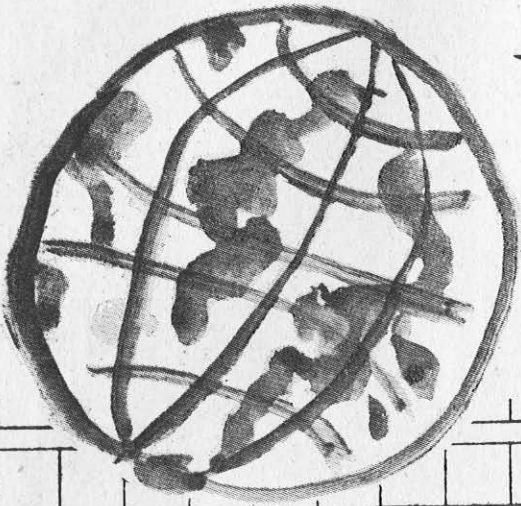
這種怪聲多發有什麼用呢？誰也不會來理會你們的。緊張漸漸的平息，他覺得特別的疲倦。眼皮從想往下闔，可是他得挺着。一個冷、餓、倦的身子靠着這棵大樹——本來是撲在上面的，現在身體側過來了，他的背脊漸漸的貼着樹皮，他想坐下——手脚伸展的坐下。他想躺下睡覺。

他突然覺得身傍有一團溫暖的氣息，同時吓的有什麼東西在他腳邊低吼。那可能是野獸。狼？金錢豹？野豬？逃，反正是沒有這份氣力的了。死在野獸嘴裏，總比拖回去給槍斃好吧。總該光榮些吧。他用不着回去受審，他的名字將漸漸被人忘却。他是神秘的失踪的——光榮的失踪的。

可是那只是一頭豬，肥肥胖胖的豬，沒有獠牙，走路一搖一擺的。兩隻圓圓的小豬眼正在朝



# 世界文壇



## 新人的作品

· 趙聰 ·

### 陸大國中

在文藝整風的持續中，能夠獲准發表和出版的文學作品，全是合乎統治者當前所定的規格的東西。甚麼規格呢？在上海一個文學期刊「萌芽」的徵稿啓事中，說得相當清楚：「堅決貫徹黨的文藝為工農兵的方針，為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和世界人民的革命鬥爭服務。提倡用各種文藝形式，迅速反映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鬥爭生活，對廣大青年進行階級鬥爭和革命傳統、革命前途的教育，培養青年崇高的共產主義道德品質。」這就是說，文藝以鬥爭為主題，以鬥爭為題材，以鬥爭教育為第二；一句話：鬥爭，鬥爭，第三個鬥爭。

在這樣狹隘的規格制約之下，不用說一般饒有寫作經驗的老作家，給束手束腳得不能動筆，即便是頭幾年被統治者大力吹捧起來的一些出身於工農兵的新作家，有些早已寂寞無聞，有些近亦寫得很少。前者像巴金，去年只零星地發表了幾篇散文，輯印了一本「賢良橋畔」，所寫那些新人新事（有中國大陸的，有北越的），全是蒼白無力，毫無精彩之處，像是自己本不想寫而又不寫的一般。老舍在頭幾年，寫過不少話劇，在老作家中，仍算是多產的一位，然而去年却封了筆。郭沫若只哼幾首舊詩，茅盾、冰心、曹禺，只寫點評介文字，至於過去以寫小說聞名的沈從文、葉紹鈞、馮文炳等，「解放」後就從未寫過東西；倒是艾蕪，去年印行了「南行記續篇」一本短篇小說集，那是他在西南邊區體驗生活時所寫少數民族怎樣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改善生活面貌的一些故事，嚴格說起來，是一些特寫或新聞通訊，稱做小說是很勉強。後者像陳登科等早已不見踪影，楊沫、曲波等迄無新作，柳青的「創業史」第二部幾年來尚未寫好，胡萬春、費禮文、李准等只和別人合作編寫了一兩個劇本，趙樹理、周立波、高櫻、唐克新、章君宜、茹志鵲等，每人只寫了一個短篇。

照規格寫鬥爭，寫出來必無藝術性；不照規格來寫，又怕被鬥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藏拙而不敢獻醜，新舊作家都有他們的聰明。

去年出版和發表的大都是新人的作品，作者很陌生，在中國大陸文壇上初次見面。這些新人，第一是聽話，黨的領導叫他們怎樣寫，他們

就怎樣寫；第二是寫作修養和經驗都很差，還不知道文學作品不可或缺的藝術技巧。在新人之中，最努力的一位名叫「浩然」，他去年出版了長篇小說「艷陽天」（第一部）、短篇小說集「杏花雨」，還在巴金主編的大型文學期刊「收穫」上發表了兩個短篇：「老支書的傳聞」和「接班人的故事」。他的筆調是在學周立波的「暴風驟雨」，方言土語不但充滿在對話裏面，就連敘述中也有，作者和故事中的人物竟是一樣的口吻。我們現在就拿他的一個長篇和兩個短篇來談談，可以作為最近中國大陸文學作品特別是小說的典型。

「艷陽天」是寫一九五七年北平近郊農村的階級鬭爭生活，那時還只是農業合作社，沒有「進步」到人民公社。鬭爭的雙方：一邊是黨支書蕭長春、團支書焦淑紅、黨員韓百仲、團員馬翠清、貧農馬老四、大腳二嫂等等；一邊是社長馬之悅、生產隊長馬連福、會計馬立本、富裕中農馬同利等等。這個農村名叫焦甲塢，姓馬的是大族。馬之悅本是富農之子，但因其父吸食鴉片，到他十七歲時已成了無產者。小說中這樣寫他：「是個有志氣的人，決心要恢復家業，要在焦甲塢創個首戶。他趕過大車，在酒燒鍋當過學徒，做過最危險的生意，上京下衛，跑遍京東十二縣。十幾年的奔波，家業雖說沒有創出來，他可享了福，開了眼界。吃過，嫖過，見過大世面，也練出一身真本事。他腦瓜靈活，能說善講，心毒手辣。焦甲塢的莊稼人，十個八個捆在一塊兒，也玩不過他的心眼兒。」日本人來了的時候，地主馬小辦欣賞他的才能，推舉他做了村長；因為這差事不好辦，一面要應付敵人，一面要應付八路，稍有閃失，全村便遭殃。但馬之悅却是八面玲瓏，敵人和八路都相信他，他還勾搭上了馬小辦的姪女馬鳳英。「解放」後，他在土改時鬪倒了馬小辦，中共讓他做幹部，辦農業社時就選他做了社主任，後來又做了高級社的社長。蕭長春和馬連福都是復員軍人，父親都是貧農，但蕭最前進，馬較落後；因此蕭做了這個社的黨支書，馬做了社裏的生產隊長之一。中共漸漸不信任馬之悅了，他爲了維持社長的地位，拉攏馬連福、馬立本、馬同利等人，與蕭長春相抗；同時勾結了縣裏的奸商范占山，私販糧食。一九五六年焦甲塢荒旱未收，社員分的糧食不夠吃，雖然五七年麥子眼看就要豐收，可是接不下來。馬同利等人因爲入社時，加入的田地、牲口、農具多，提倡土地分紅，並要社裏借給救濟糧食，得到馬之悅的准許。這時蕭長春正帶着工人在潮白河挖掘引水工程，馬之悅寫信去要他專心工程，分糧時不必回來。誰知團支書焦淑紅也寫了信去，要他趕快回來，阻止土地分紅的辦法。於是他就回來了。先召開會議，會上

馬連福因爲事先看到馬同利缺糧的情況，開口罵蕭長春：

「還討論什麼？今年要地六勞四分紅，這是堅決性的，說出大天十九個點來也不能改。去年變了高級社，社員分了多少糧食？這個苦瓜尾巴夠大家咬的了！眼下收來了，再不給點甜頭吃，這個社還有什麼搞頭！早晚得把人餓死！你帶你的河工，修你的河算了，管這麼寬幹什麼？工作要我們幹，你兩頭都想插一手，好人都讓你一個人當了。蕭長春，我告訴你，你別覺着自己了不起，混充大人燈，馬連福搞革命那會兒，你還光着屁股哪！你往泥裏踩別人行，踩我馬連福可不行；你想拿別人當梯子往上爬呀，那是妄想！……」在當時的情形下，蕭長春忍住沒有計較，團支書焦淑紅認爲他太軟弱，自己跑到鄉政府找黨支書王國忠告狀，接着蕭長春也趕了去。他們在那裏開了一個小組會議，經王國忠指出馬之悅靠不住，次日王同蕭連袂來到焦甲塢，協助蕭長春解決這個問題。辦法是，分派黨團員分別到社員家裏「抹底」，結果真相露了出來：叫嚷缺糧和土地分紅的富裕中農，家裏都私藏着糧食，有些並已私售給奸商；不說缺糧和主張按勞分紅的貧下僱農，却是真正缺糧，情願餓着肚子也不要求救濟——據說這才是「崇高的共產主義的道德品質」。這樣，社員大會就開成功了，凡改過跟着貧下農走的社員就是思想進步，凡頑梗不化仍然要求救濟而不願挨餓的社員，就是應該被鬪爭的落後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結果，馬之悅那一派人便一敗塗地。

小說寫的那個蕭長春，三十二歲，過去會當過乞丐，童養媳死了，遺下一個孩子。他人長得好，思想、工作、說話、態度，無一不好，是個十全十美的人，自然就是「英雄人物」。漂亮的女人如孫桂英喜歡他，大腳二嫂給他介紹對象，但他都不理睬，原來那位做團支書的焦淑紅——她是中學畢業生，中農之女，二十二歲，在全焦甲塢中書最美麗，論輩行，却管蕭長春叫「叔叔」——暗暗地愛他，他也有了意思了。小說沒有寫完，只是上卷，但到最後這一對「郎才女貌」的「玉人」會突破封建枷鎖而結婚的，這和中共已經批判了的「公子小姐大團圓」的舊框框又有什麼分別？

照小說所說，黨支書非英雄不可，黨團員都一點錯誤沒有，作者藉着紅眼五嬌說：「共產黨都是真金玉石人，站哪兒都可噹響……」，這話也許不錯吧？因爲他們能挨餓而又日夜工作不休息。就像蕭長春，夜裏從挖河工地上跑回家，翌日就召開幹部會議，會後訪問社員，接着夜裏又去鄉政府報告、開會，整夜和鄉支書商討，次晨一同趕返，處理事務，調查、訪問、解決問題……：他一直没有睡覺；然而他家裏沒有吃的，

却寧願「我一早一晚吃飯，把中午那一頓省下來」，周濟貧農飼養員馬老四。這個馬老四已經六十歲，負責餵養全社的牲口，自己寧肯煮野菜吃，把分的糧食餵牲口。焦淑紅也是日夜不休息，白天下田，夜裏看麥子，只關心蕭長春和他的孩子，却教訓並改造自己的中農父親焦振茂。至於他們處理事情呢，從不「一秉大公」，與人坦誠相見，老是秘密地喃喃咕咕，不算計這個，就懷疑那個，耍弄陰謀手段，說偏心話。像蕭長春、焦淑紅等訪問社員時，故意「引導別人說自己不愛聽的話」(案：這正是一九五六年中共提倡大鳴大放的圈套)，不是陰謀手段是甚麼？又像鄉支書王國忠解釋什麼叫公道話時，他說：「只有替無產階級說話，說出來對社會主義有益，才是真正的公道話！」除此以外，那就不是公道話了。中共的文學作品，就是以這樣的英雄形象教育讀者，要他們學不吃飯、日夜不休地工作、耍陰謀手段，向着「自己」說話。

在短篇「老支書的傳聞」中的老支書，也是不眠不休，他帶着兩個生產隊長在城裏開了幾天會，不但不讓他倆晚上看看電影，還催着搭夜車回家趕工作，說在車裏可以睡覺，美其名曰「前進旅店」，而他自己坐在車裏也不睡，掏出日記本來來看。在社裏處理事情，也是搞陰謀手段，對貧下農和中農是兩樣的嘴臉。短篇「接班人的故事」中那個老太婆，更是如此，一些青年人在一個貧農家裏玩撲克，請來一位老中農說故事，她偏說在那裏會學壞，那老人要向青年們「下毒」，堅決命令青年們到她家裏玩牌，她請了一位老貧農向他們說過去的苦日子。另一接班人馬文，因為肯鬪爭自己的姑丈，受到讚美，遠近的新聞記者都來採訪他的「前進事蹟」。總之，要青年以不同的眼光看待貧下農和中農，中農縱是自己的親戚，也不能稍顧情面。中共正是要訓練這樣一些六親不認的革命接班人！

其餘的作品，除了寫「解放」前共產黨怎樣領導革命的故事以外，大都是反映當前工農兵階級鬪爭生活的。只要你閱讀一本，就可以推知其他，因為有一個公式，新人的作品都是遵循這個公式來寫作的。這公式就是：在工農兵之中，凡是家庭成分不好，或是有自發的所謂資本主義傾向的人，或是與落後分子、反革命分子有戚友關係的人，都隱藏在「革命隊伍」中企圖做出破壞「社會主義事業」的活動；因此，無產階級必須時刻警惕，要在黨的領導之下，依靠廣大羣衆，及時發覺，向他們展開鬪爭。不斷鬪爭，不斷革命，永無和平的日子！而青年人要訓練接班的本領：六親不認，挨餓，不眠不休地工作！

## 良知的搜索

· 貝娜苔 ·

### 德國

根據德國的法律，控告罪犯的最高期限是廿年，換言之，一個人犯了一項罪行以後，如果能夠逃避法網二十年，司法當局就無法再對他提出控訴，懲處當然更不必談。目前，西德政府 and 國會領袖都正在討論是否應該將這項期限加以展延，使逍遙法外的納粹戰犯仍有可能繩諸於法，可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得到具體結論。如果到五月還沒有一個決定，那麼在逃的大小納粹戰犯就可以重新抬頭，恢復與常人無異的自由生活。

這雖然主要是一個司法上的問題，但在社會方面也有非常重大的影響，甚至在文學方面也掀起很大的波浪，因為依照法律無法再去追究納粹的罪行，這種追究的責任就將落到文學工作者的肩上。自第二次大戰結束以後，西德曾經出現過很多探討納粹罪行的小說，因此引起一種「搜索良知」的運動。在最近幾年來，戰後出生的孩子已經成年，根據民意調查，他們之中很多人都不知納粹為何物，所以，「搜索良知」的運動又慢慢低沉下去。但在過去一年中，德國文壇又出現了幾本轟動一時的「復甦」作品，都直接或間接屬於這個運動。如果追究納粹罪行的司法期限正式在五月終止，則「搜索良知」的運動顯然又可能因為知識分子的推動而復甦。

有一部與這個運動有關的名著，實際上並不是德國人自己所寫。作者賈克夫·林特，父母本來都是奧國的猶太人，戰時被納粹放逐而遭殺害。他這部小說「森林的靈」，實際祇是一部寓言集。不過，他這些短小的寓言，却如哥耶的畫，以尖刻的筆觸揭發了人類靈魂內陰暗的角落。哥耶曾經以他冷諷熱嘲的風格，用醜惡的亦人亦獸的怪物來形容十八世紀的偽君子。林特則以輕鬆的筆調來描述納粹時代德國的吃人者和變態人物，使讀者無形中也分担這些人的罪愆。在林特的筆下，納粹時代所犯的罪惡，並不祇屬於德國人，而同樣的屬於全世界的人。哥耶曾經說過：「理智的入眠會產生惡魔。」在這一世紀中，林特認為理智的入眠不但產生了惡魔，而且還產生了醜惡的同犯。這如同一份犯罪的合約，除了直接簽名的人之外，還有許多人做了見證，這包括殺人者、幫兇、受難者，以及全世界的旁觀者。

林特這部寓言集中最主要的故事——「森林的靈」(也就是全集的總名)，描述男僕華布烈希一向以忠實自傲，他曾參加第一次大戰受傷，祇剩一腿。他受雇於一對猶太夫婦家裏，照管他們患癱瘓的兒子安東。當這對夫婦被納粹份子押往集中營去加以消滅時，這個忠實的男僕答應照管安東，以交換這對猶太夫婦讓他租用他們公寓的權利。

在這對夫婦被解走以後，華布烈希是否乾脆將安東交給納粹當局呢？當然他決不會這麼做，他是忠於主人的。他用盡心機，終於把安東放在一隻木箱裏，偷偷送到山中間木屋裏，而且還特地留了三個星期的糧食給他。可是，安東是殘廢的，根本無法自己拿這些糧食來吃。這當然不關華布烈希的事了。他已經把安東放在安全的地方，而且給他留下了充足的糧食。他心安理得的回到城裏，把公寓的租約轉讓了。可是故事並沒有到這裏就完。華布烈希回去以後，額上突然長了一個疤，有鴿蛋那麼大。他把它一按，額上雖然平了，後腦忽然又高了一塊，再一按，後腦平了，耳朵邊又高了起來，這一塊按了下去，頭頂忽又長了一個同樣的疤。好吧，頭頂有疤可沒有關係，祇要戴一頂帽子，不就沒事了嗎？

這個「疤」的象徵，是意義深長的，一個人固然可以轉移他的罪惡，甚至一個民族也可以同樣方便的找一個替罪羔羊來擔當這個民族的罪惡。在林特喜劇式的勾劃之下，人的罪是集體性的，沒有一個人可以說他是絕對清白的，絕對不受旁人的罪所玷污。

這本集中另一篇故事「夜旅」，主角是兩個同乘夜間火車到巴黎去的旅客。第一個以十分友好的態度對另一個說，他是喜歡吃人的，一等到對方睡熟了，就會把他吃掉。另一個當然一笑置之。可是那個自稱吃人的旅客非常認真，還特地打開一個提包給他的同事看，裏面放着一個鹽瓶，還有一套支解人體的器械。

「我一點也不相信，」第二個旅客說：「你決不會把我鋸開的。」

「我不能就這麼把你吃了，當然非把你鋸開不可。」

這時，第二個旅客自己也差不多瘋了，一面又昏昏欲睡，迷迷糊糊的對自己說：「他是一個瘋子，竟會要吃我。可是他至少也要一些東西。我又要什麼呢？我並不要吃人。這又有什麼崇高！」

這個旅客終於從這些疑問中獲得解脫。而那個吃人的人，也獲得脫逃。最後，林特以這幾句話結束了這個故事：「他謹慎地踏上月台，在黑暗裏消失，就像一個鄉下的醫生，去迎接一個嬰兒的誕生。」

如說林特的寓言會對讀者激起帶着寒噤的默笑，另一個描寫納粹罪

行的作家亨利·波爾却使他筆下角色的笑容變成了欲哭無淚。波爾是今日西德最著名的小說家之一，他的新作「小丑」，就以難技團的丑角為主題。主人翁施尼爾原是著名的笑匠，善於在舞台上以說笑來諷刺德國人沾沾自喜的態度。可是，他演出的機會愈來愈少，情人瑪麗也棄他而去，最後他終於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這部小說，幾乎全部都是描寫他怎麼坐在電話旁邊，向自己的親人和朋友求援。他要求借一點錢，找一份工作，想知道瑪麗的下落，甚至於一句安慰的話。可是，他一切要求都全部落空，沒有一個人肯給他些微幫助。就在這個「小丑」的電話對話中，作者刻劃了德國各階層代表性的人物，隱約的喻示這些人今天如何在以自滿的態度設法遺忘過去他們以同樣自滿的態度所支持的納粹罪行。最後，主角在絕望之下，祇好重新在臉上塗起他慣常的粉彩，向載歌載舞歡渡佳節的人羣中去行乞。

另一部也與納粹罪行有關的小說，是根德·格拉斯的「狗年」。格拉斯是今日西德最受人注意的年青作家之一。他的處女作「錫鼓」在一九五九年出版，曾經轟動世界文壇，被目為西德戰後追究納粹罪行最有力的著作之一。「狗年」是個含有雙重意義的名詞，在德國俗語中，本來是指過着像狗一般的生活，而這部小說却以希特勒的愛犬普林茲為中心，編織出一連串的假想故事，藉以諷刺戰時和戰後德國人的奇異意識。

「狗年」這部小說，含有濃厚的地方性，就像作者的第一部作品「錫鼓」一樣，書中人物都集中在但澤地區，這也正是作者的家鄉。全書分成三部，由三個主角分別敘述。這三個人中，最主要的是安塞。他本是一個廢棄了的礦場的主人，一再為了政治和其他的理由更改自己的姓名，在納粹政權之下和戰後，都有不同的名字。他談到村子裏的其他人物，村子裏的其他人物也談到了他。他擅長做稻草人，而且他的稻草人與眾不同，並不是普通園子裏所常見的那種，而很能配合他的村子的環境，酷似周圍的各種人物。就在他與村中人物的互相描述中，各色各樣的肖像逐漸呈現，其間有一個吉普賽人所拋棄在樹林裏的女兒，後來給村中一個校長帶了回去收作養女。希特勒愛犬的父母，也就在這裏人物之間被介紹了出來。這一部的題目是「早層」，顧名思義是指早期的階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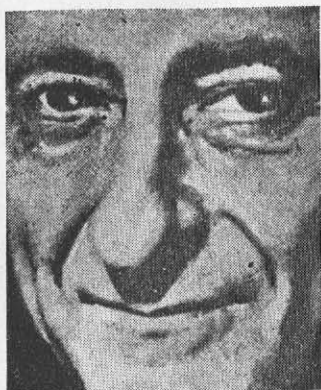
第二部的題目是「情書」。這些情書是一個木匠的兒子哈利寫給表妹杜娜的。這些信都採取回憶的方式，它們都沒有送到杜娜手裏，可是它們的內容都揭露了書中許多主要人物的發展。這些人物都經歷了十分



複雜的遭遇，例如安塞怎麼在學校裏常考第一名，後來却去做稻草人；那個吉普賽人的女兒又怎麼學會了跳舞；校長怎麼因為弄錯身份而被送進集中營；杜娜怎麼爲了要自己生一個孩子而沉淪；希特勒的愛犬又怎麼在木匠的園子裏長大而獻給了希特勒，後來怎麼有一次逃出希特勒的辦公室，以致出動大軍到處搜尋。這一部最後寫到第二次大戰的爆發爲止。

第三部則以戰後的德國做背景，稱爲「馬頓的遭遇」，從縫衣服的兒子馬頓身上描寫德國戰後怎麼從廢墟之間實現了經濟發展的「奇跡」。作者本人顯然對這個「奇跡」並無好感。在這最後的一部裏，也含有許多動人而複雜的小故事，其中提到一些特別的眼鏡，給孩子們戴了，可以看到他們的父母在不久以前的各種行爲；馬頓本人從一個飢餓的女人那裏傳染到性病，再由他而傳染到半個德國；幾個知識分子在電台舉行辯論，結果祇是互相揭發對方過去的種種醜事劣跡，毫無建設性作用。到最後，馬頓和安塞重新在礦場裏會面，這時讀者才發覺，礦場日以繼夜所製造的稻草人，實際代表着整個戰時和戰後德國的歷史。這個洞穴裏的世界，正是地上的世界的縮影。

在上述三部小說之中，格拉斯的這部「三部曲」無疑最爲「巨大」，風格也比較嚴謹。不過，這三部作品雖然各有其不同之處，它們的主題，正如文首所述，基本上還是一致的，那就是「良知的搜索」。這是戰後西德文化上的一個特色，可是這種搜索如再發展下去，究竟將引起怎樣的影響，得到什麼結果，到目前爲止，甚至西歐的權威性評論家，也沒有一個敢隨便下一個斷語。



## 核子的恫嚇

· 羅 繆 ·

### 國 法

核子能的威脅，籠罩着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人類的整個思想。也因爲害怕核子能可能帶來的毀滅性破壞，美蘇兩強才能理智地控制着冷戰的「溫度」，使冷戰沒有演成

熱戰。法國著名政治學家雷蒙·亞隆最近出版的新著「大辯論」，就以核子能的軍事威脅作主題，申論美國、蘇聯和歐洲對核子能軍事用途的各種理論如何改變戰爭以及外交的性質。亞隆指出，在過去，戰爭不過是戰畧的最後階段，正如克勞維茲所說，戰爭是「政治的展延」。可是在今天，強國都在互相虛張聲勢，祇在進行恫嚇的戰爭。甲方並沒有以「看牌」來對付乙方的「偷鷄」；到甲方「偷鷄」的時候，乙方也並沒有要「看牌」。因此，雙方都沒有達到「宣戰」的無可挽回的地步。一九六二年的古巴事件便是最好的證明，克魯曉夫在肯尼迪的壓迫下寧可讓步，悄然搬走古巴境內的飛彈，而在克魯曉夫讓步以後，肯尼迪也沒有再進一步追迫，還是讓蘇聯勢力繼續留在古巴。

根據亞隆的看法，在人類歷史上這是第一次將花費了不知多少億元發展的整個軍事系統擱置起來，除了純粹的外交用途之外，並沒有用於其他方面，而且，簡直可以說，這些軍事系統的目的，就使它們的軍事作用顯得多餘的。亞隆也提到戴高樂將軍目前正極力擴建的法國核子武力。他說，這樣的一支武力根本微弱得可憐，在平常的情形下，非但不足以嚇得敵人不進攻，反而會誘使敵人來一個「先下手爲強」。戴高樂將軍所以要藉這樣的武力尋求安全，那不過是由於一種新的馬奇諾防線的想法。亞隆認爲，法國的核子武力，永遠無法取代美國的核子武力，發揮嚇阻戰爭的作用，而祇是一種象徵，代表着一種愛國的自傲心理。但是亞隆並不反對法國保有這樣的一支武力，因爲即使在軍事上難以發揮有效的作用，但可以作爲外交活動的後盾。

亞隆這部新著的出版，正好在他六十歲生日以前不久，因此具有特殊意義。亞隆無疑是今日法國最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和評論家，在「大辯論」這本書以前，他的兩部名著「和平與戰爭——一個國際社會的理論」和「原子戰爭導言」也都轟動世界，已經譯成數國文字，被視爲關於現代世界政治勢態的標準分析。

亞隆曾經訪問過亞洲和美洲許多國家，包括日本和巴西，親自觀察當地局勢。因此，他的分析能夠切合各國的實際情況。他的經歷大致與最近膺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哲學家薩特相似。他過去也原是薩特的密友，後來因爲思想的歧異而分裂。在三十年代，他即以「哲學史導言」一書蜚聲一時。戰時他在倫敦主持「自由法國」雜誌，雖然支持戴高樂將軍，但也保持批評性的客觀態度，因此引起一些政客的不滿。法國解放後，加繆所主編的報紙「戰鬥」，吸引了大批沒有固定理論的左派知識分子，亞隆和這個集團發生了密切關係。（以下轉入第七十三頁）

# 白夜

· 張秀亞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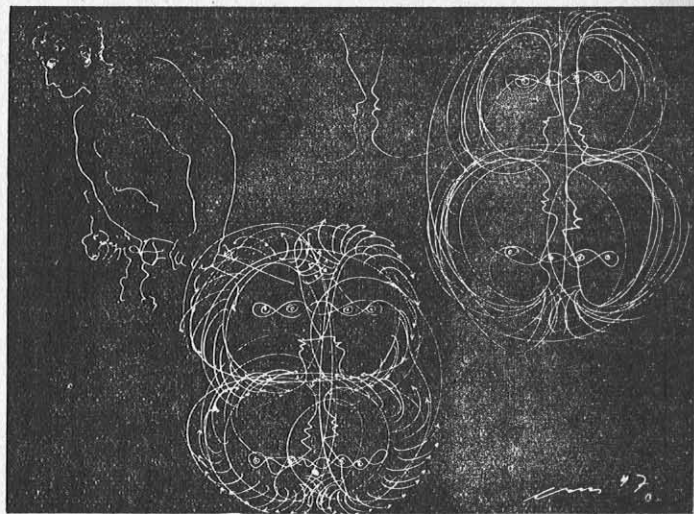
——在篇章中，我企圖把捉的，是那如游絲般飄渺的情緒。

有月亮的白色秋夜。

月光海潮似的，無聲的延展着，大地宛如巴黎新頹廢派詩人的著作，有着閃爍着燐光的封面。他迎着月光，坐在窗前，口邊的雪茄，輕柔的織着烟紋，爲他的頭像，渲染出一派神秘的氣氛。

「呵，夢，生命，青春，不再來，永不再來！」他在月光與燈影中，展開了回憶的卷帙，吟味着那寫滿了理想、情感和慾念的篇頁，他的唇邊不禁發出了一絲苦笑：

「我是幸福的麼？」他擰着前額，轉眼去望對面那個伴侶。那瑩潔而年輕的圓面孔，就彷彿



是月亮的映影，又彷彿是一只瓷盤，爲一個藝術家細心的描繪過。在夜色輕紗的籠罩下，顯得那麼清媚而帶有幾分神秘。在那面孔上，有着兩個小小的發光體，正放射着極其燦爛的青春光輝，似乎向他做無言的挑戰，他有幾分畏葸了，只有意無意的說着：

「多美妙的夜晚！」

「是的，太美妙了。」對面的她，像是神思不屬的應答着。但那隻拿着織針的手，忽然放慢了，她一聲不響，靜靜的轉過頭去看月亮，月亮正流照着地。他們同時像是都聽到那銀色小夜曲旋律的悠揚，是怎樣的優美，又是怎樣的淒厲呵！他吐了一口烟，望着地面上光與影交織的圖案。月光縱屬如此證明，但他感覺到自己的靈魂深處，夜色正撒下它黑色的大網……他不敢再向

那網下面望下去了，只有意自慰的低語着：

「你還在想什麼，你還不夠幸福的麼？」

「你是幸福的；但也可說你是不幸的；你在欺騙着自己，你不敢把生活的面罩拿下來，一窺它的究竟。」幾種不同的聲音，都似乎自月光中發了出來，同時在搶着回答他，這使他出乎意料之外，感到些微的驚悸……那些聲音，好像又變成了三條黑色的蛇，糾結着他發疼的神經……

「鎮靜，鎮靜，這不過都是些幻象。」他看到那些黑色的蛇又都消失了，消失在月光形成的一池碧水裏。這時，自窗口又移來那麼一片更爲清明的月影，正在撫摸着那張圓面孔的鼻子，像是一個雕塑家的手，充滿了温情與愛意的，撫摸着他才完工的塑像。

玻璃走廊外，可以看到對面人家燈影輝煌，那裏正設華筵，時時傳來喧嘩的笑語，他悵然的

「我羨慕那些沉浸於現實中的人，他們滿意於已有的一切，懷着感激，接受生活給予他們的一切，爲什麼我却不能……跋涉復跋涉，追尋復追尋，棘茨滿衣，胼手胝足，如今夜色已然來臨，我的終點又在哪裏呢？」

他凝望着她，——那月光正在撫摸着的塑像，看來有幾分超越世俗的美麗，使他感覺到幾分陌生與驚訝，他衷心的向她發出讚嘆，他凝視得有幾分入神了，裊裊的烟紋，織起一層稀薄的霧，將那圓面孔隔了起來。他默默的想：

「許多人都以爲，我能將這尊塑像移到家中，是無上的幸福，我自己當初確也這麼想過。所以孤注一擲，拋去了一切，贏得了她，她成了我的妻子，但是誰知道我們的靈魂至今仍是陌生人！至今她的心靈中，有一種東西，非我所能理解……這証明了我的一切代價近乎虛擲，爲什麼人的形體接近了，靈魂却離得更遠了？這真是一個

謎，一個痛苦的謎……」他張大着眼睛，望着滿地月色，月光已流溢滿了磨石子的地面，發出白聖般的光彩……那光彩似乎是起伏的微波，向前湧流着，湧流着，一道更寬廣的乳色河流形成了，將他及對面的她分隔在兩岸，他已看不清她的眉眼，只見她在支頤沉思，他不知道她正在想些什麼。他嘆息了一聲，月亮遠看是如此的燦麗，誰知道它却是沒有溫度的？

她向他望着，將手中未完工的毛線衣擲在桌子上。

「你爲什麼嘆息呢？」

「沒有什麼，只覺得風有點涼，你說是不是？」他答着，一邊想幸虧是在朦朧的月色中，她看不清他臉上那種痛苦的表情。他感覺到夜深風冷，是的，夜深風冷，即使在炎夏長晝，他也有如斯的感覺。她知道他已得了一種精神上的痼疾，很久以來，他已感到這症候，他曾焦灼的到處尋覓靈藥。他發現了她，純潔天真，活潑歡笑的她，生活中洋溢着新鮮的青春氣息，他想，照耀在她心靈中的那春日陽光，會治癒了他的痼疾。但是，自從與他婚後，那股絢爛的陽光消失不見了，他的屋子裏仍充滿了陰影，到處是陰影，這使他在失望之餘，更感到無限的惶恐。

他甚至懊悔自己當年的莽撞，會毫不思慮，一無猶豫的，將她的命運與自己的勉強結在一起。他自己的症狀並未見痊，她却是在陰翳的房中日漸憔悴……

他想，她也許只是適於生長在小河邊的水蓼花，她需要的是原野中新鮮的空氣，而他却以那一片夕陽般垂暮的愛情，爲她建造了一座暖房，其實，這並不適宜她，她置身其中，只有日見枯萎，這是看得出來的。將這活潑的生命誤植，確是他的過失，也是他的罪惡。不然的話，他如今掀起了自己平凡生活的褪色窗帷，仍可遙遙見到

這鮮美的水蓼，在晨風中清流邊搖曳輕盈……

他想起了那一夕，他第一次看到她，在一個獨唱會上，那給予他多麼鮮明的印象呵，他深爲她的丰采，她在藝術上的造詣而傾倒了。他出神的坐在來賓席上，他想像她是一隻偶而自天外飛來的鳥雀，暫時的棲於林間，當她唱到一個休止符而停歇下來時，她是靜謐中的靜謐，當她的歌聲流瀉時，那曼妙的聲音，代表的是語言中最精采的語言。他渾忘了身置廣大的廳堂，千萬個聽衆之間，他只覺得自己面朝着羣峯前的山湖，悄然佇立，他意識到她是那諸峯之頂，永恆的聲音的回聲，而他自己是那偶而投向湖心的倒影中之倒影。當時他會感動得至於泣下，自己在心中低語着：「千年不過一瞬，我要把握住這頃刻來諦聽她。」她那着了白緞禮服的身影，在他的目光中，真是一枝通明的銀燭，在人間的遙夜，發出了那麼溫柔的光輝，他開始希望這光輝，照射上他那黯暗的岩壁一般之味的的生活。

在人生的道途上，他開始了一個朝聖者艱苦的跋涉，那清輝閃爍之處，即是他心靈的聖殿。但當他走近她的一瞬，即是那光彩幻滅之頃，悲哀幾乎將他淹沒，他不知所以，無可告訴……

月光在地上廻旋，他並感到心中是如此空漠，天地蒼茫，甚至聽不到一聲牧女的遶夏的笛音。他覺得已面臨了生活的危機，這情形延續下去，沒有別的，只有將他們變成化石，空留回憶的痕迹，失去生命，長此沉埋。

「未央！他狂喊着她的名字，他感到瀰漫生命週遭的正是「長夜未央！」他那麼用力的喊着她，實際上，也可以說他是仰天呼喚，他只是以她的名字爲代表，而向了那冥冥中的女神呼籲，這是生命中的帆船在行將觸礁之時，發出的呼救信號。他直是以全部的生命力在呼喚，他希望

能產生奇蹟，得到應答，在那應答的柔聲裏，生活的畫面會立刻幻出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的境界。

「嗯？你爲什麼用這麼高的聲音來喊我，你以爲我睡着了麼？」她並沒了解他語聲的含義，並不會把頭轉過來，只微帶幾分不耐煩的 answering。她是聰明而多感的，但她是太年輕了，她只是爲了接受愛撫而生的，而非爲了做病患者的看護。目前的生活，對她真成了艱澀的課題了，她日日感到那山雨欲來前的低氣壓，她在爲生活受苦，她無從了解她的丈夫。她的生命中更有一些東西，還等待人去喚醒。但直到現在，他還不會理解如何去喚醒它。

她是驕矜多幻想的，唯其不了解生活及愛情的真義，她會渴望着傳奇式的不平凡的愛，她嫁了他，那只是長時的幻想與突發的熱情的結果。他那星星的華鬢，那沉鬱的神情，那掛在唇邊的諷世的微笑，她認爲那是一個天才的象徵，並且，他懂得太多了，他會把她引到一個多麼繁複的世界上去，那可以滿足她的好奇，豐富她的智慧，她遂接受了他情感的獻贈，但她怎知道，他是以前一個病人的身份，來向她祈求靈藥的？一日的過去，她得到的只是家庭生活的桎梏，與那無限的煩瑣。青春的時光，它在幽閉中溜走了兩年，她未尋到了她所希冀的，却嗅到毀滅與死亡的氣息，此刻她望着他那月光鑲得更爲斑白的華髮，那發亮的鼻尖，她淒然的自問：

「這便是我以青春換來的麼？」她重拾起那件毛衣，將無限的悵惘都織入那一針一線之中。他望着月光，突然想到歌德小詩中的一段，不知爲什麼，那些句子此刻如此使他感動，他悄然的低吟着：

「我漫步叢林，悠然意自適，忽見一小花，搖曳樹蔭中，盈盈如美目，皎皎若星辰，我欲前

攀折，伊乃吐清音。草木有本心，不求美人折，以免就凋零……。」

她輕輕的問着：

「你在唸什麼？」

他靜靜的說：

「重述起來，就沒有味道了。」

她失望的低下頭。

沉默，又恢復了那可怖的沉默，她仍去織那件毛線衣，嘴裏喃喃着：「總是這樣，真是一個怪人！」

一陣微風吹了過來，他深深的呼吸着夜深的空氣，多麼沁涼，像冰水一般！他突然感覺出自己適間的答語使她太失望了，他惶急的站起來，握住那隻柔軟微涼的手：

「未央，你不是愛我的？」這是許久以來，便硬在他心頭的一句話，直到此刻他才說了出來，他覺得自己心跳得是如此劇烈，在無望中，他希望得到她肯定的答覆，即使是謊話也罷，那對他的精神也許會是一服鎮定劑。

「難道你還懷疑？」她避免正面的答覆，聲音裏沒有絲毫的情感，她回答得那麼迅速，竟好似是背誦現成的答案。

「是的，我相信你。」他凝望着她，心中感到輕微的失望：「只是我覺得有什麼東西來到我們的中間，將我們隔開，我爲這而日夜感到不安，但那到底是一種什麼東西呢？你可以告訴我麼？」

一片落葉，自窗口飛了進來，正好落到他的身上，他顫慄的拿下那片葉子，覺得那好像是命運給他的答覆。他神經質的笑着：

「也許就是它吧，就是秋天，到我們中間來了，我只是感到冷，你是否也是這樣？」

「什麼？」她並不會注意的聽他的話，只覺得夜深時分寒意濕重，她偎近了他一些，但是，

沒有用，似乎有一層更冷的霜霰，灑落在她的心上。同時，她更嗅到了一股濃烈的雪茄烟氣息，是如此的刺激。

他並不答她，只緩緩的說了下去：

「一定的，兩年來和我在一起你不會感到快樂……，人都是要追求快樂和幸福的，你，一個年輕的女孩子，你爲什麼應該去尋求那些……」

離開我吧！他以那烟蒂染黃的手指，撫摸着她的肩膀，一份過度的自傷，使他轉而憐惜眼前的她。前天他在她的抽屜底，無意中發現了一個年輕男子的照片，當時，他會感到異樣的煩惱與憤怒，只是他隱忍住了，未曾說出來，心中感到十分痛苦與妒嫉，他會想找尋一個機會向她逼問這件事，今天他遲遲不肯去睡也是爲了這原因。但是，是由於今天的月亮還是由於其它，他納罕自己心中的惱怒完全消除了，只是充滿了感傷與懺悔。

月光溜過了屋子中央，展開肩巾的一角於白壁上，在對照交映之中，檯燈的光更顯得慵然欲睡，發出了淡綠的顏色。由這盞檯燈座上的名字，他更憶起許多往事，他似乎看到了他從前的妻子，仍然向他那麼淡淡的苦笑着，那微帶鼻音的語聲，是如此的酸楚：

「在遇到你以前，我本來就預備孤獨下去的。你來了，你破壞了我孤獨的生活，如今你又把孤獨交還我了，謝謝你。既然如此，我沒有什麼可說的，但願你和那位小姐是幸福的，不要再有什麼『事變』了。」他突然發現她的靈魂是如此的美麗，他更發現自己從來不會如此愛慕過她，他迷茫的試着去握住她的手，但她已經走了，只把他丟在一片冷清清的月光裏，他好像在適才的瞌睡中看見了一個幻象。只有那溫柔的語聲，在空中蕩漾：

「但願你和那位小姐是幸福的！」

「唉，什麼幸福，千瘡百孔！」他頹然的又倒在椅子上，他看到對面的座位是空的，只有那件未織完的深藍毛衣，扔在那裏。

「未央！」他呼喚着她，此時此地，除了向她呼喚以外他更想不出再去說什麼。

聽到他的召喚，她又走了進來，搓搓手，她驀的將窗子關上了：

「真涼，關上窗子好不好？」

他並沒有理會她的話，只怔怔的向她望着：

「未央，容我再問一句，我覺得你並不愛我，一天的過去，你離我似乎更遠了。」

「難道你愛過我嗎？你愛過真的我嗎，你認識真的我嗎？」她想如此詰問他，並未說出來，她唯恐他受不了這過份的震撼。她此刻更明白的意識到，他們一直是在欺騙中生活着，並不是有意如此，當初却是被一種幻想欺騙了，這些她都不願意說出來，只支吾的：

「但是，我一直也不會離開你的身邊呵！」

「你的心思，早不在我的身邊了！」他默默的想。他又記起了她的抽屜底那個陌生男子的照片，他不相信她會做出什麼愧對自己的事，只是在她的中心，自己的影子日漸黯淡，却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春天本不是我的，我爲什麼要把它試着關閉起來呢？她的一切是值得原諒的，錯的是我，導致這錯誤的是我一時的狂想。」他的眼睛望着她，他走到前面，以一隻手憐愛的撫摸着她的柔髮，他看到她披的是一條銀紅色的披肩，但在月光下却變成了深灰的顏色。

「我可以原諒你，也可以尊重你的一切意思，隨你如何來處理這件事，只是你得告訴我，那個人，那個像片中的人是誰？」他感覺到自己如此的軟弱，無望而又無助，他的聲音裏沒有悵，却像是祈求。

她的眼睛射發出那麼動人的光燦，淚珠在睫

毛下閃爍着，說明她靈魂的傷痛：

「什麼事情都沒有，你用不着知道他的名字。」  
有什麼微妙的情感潛入他的內心，他悵然的倚牆而立，聲音是那樣的感人：

「未央，你不說也沒有關係，我決不逼迫你。我還不至於愚昧到那地步，一定要將帶羽翼的天神拘留起來。我是愛你的，但那是一種極端自私的愛，我是像一個病人敬愛他的醫生的那樣愛着你，我只要求的是給予我快樂同健康，總之，我只是索要，而忘了給予。兩年過去了，在這期間，我是太忽略了你的幸福了，你自己這兒，什麼也不會得到，除了這屋子中陰冷的空氣。我是生活在錯誤當中，這錯誤，造成了我們中間的苦惱，今晚，感謝月亮，我悟出來應該如何的來愛你，應該如何來表現我的愛。現在我更明白，生命中的秋天就是秋天，絕不會成爲春天，我是可怕的衰老了，我爲什麼要否認這一點，而企求春日陽光再度照耀着我？我當初企圖向你借到光與美，如同月亮之於太陽，我忘了這會使你遭受到多麼大的犧牲。我現在後悔了，我要你離開了我，恢復了你過去的生活。我如今知道真正的愛在於割捨了所愛。我從來不會像今晚這樣的愛過你，但在這最初真正愛上你的片刻，我決定要你離開了我，你走吧，你走了我會心安一些……，離開我吧，孩子，這屋子對你的確太冷了，你怎麼受得了？」他多皺的眼角，滲出了清淚，他吻着她的面頰，像一個父親似的吻着她，衰老的容顏上，浮現出那麼動人的愛之柔輝。

她伏在他的肩上顫抖着，她突然覺得靈魂中有一種神聖的情感開始覺醒。她深深的感到他對自己的愛情是如此的深厚，從來還沒有一個人如此愛過自己，愛得忍心使自己離開他。她感到一陣快樂浪潮的衝擊，她懂得愛了，從這一分這一秒起，是他喚醒了她，是他教育了她。她是如此

深摯的愛上了他，這不是愛的映射及回聲，而是愛，它的本身。眼前這個人，在他的垂老之年，向自己呈獻出最後一次的戀情，和夕陽中的霜葉一般絢麗，而同時又熾燃着如此動人的神聖光燄，直似人生的初戀——她心中那份向不會動用過的，純摯的初戀。她不禁感泣：

「求你不要再說下去了，我是永遠也不肯離開你的。」

窗外，月亮沉落了，遠處傳來了斷續的鷓鴣

——上接第六十四頁——

「不！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亞強肯定的說。「我倆用事實來回答他們的挑戰！娥姐，勇敢點……。」

「不！不行的。我老了！你還年輕。我……不能誤你……。」  
「別說這些！我要的是愛情，是溫暖！年齡阻得不了我們！」

「……。」  
「你收拾東西。明天你帶英蘭先到銀行提款，然後一同到報館簽名。」

「亞強，我們要仔細考慮！」  
「考慮清楚了！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我們彼此相愛，什麼也不怕。」

第二天黎明。  
石蓮庵鎖上了門。亞強他們三人携了簡便的行裝，搭了首輪巴士到城市去。

銀行一開門，娥姐是領第一號牌子提款的人。一個鐘頭之後，報館廣告部出現了娥姐三人的行蹤。娥姐覺得許許多多閃閃爍爍的眼睛都帶着異樣的神色瞧着他。亞強却像一頭鬥勝了的小雄鷄，挺着胸膛昂然走到廣告主任的辦公枱前。廣告主任接了文稿一看：「呵！結婚的啓事。」  
「是的，請明天見報。」亞強將廣告費交上去說：「先生！我不能對貴報記者先生談幾句淺薄的話！」

，透過黎明的霧氣，竟也帶了幾分濕重的意味。  
她溫柔的望着他：  
「要不要喝杯熱茶？」  
他點點頭，充滿了感激的微笑着。  
她如今才了解，她的伴侶是需要溫暖的，她燃着了那酒精爐子去煮水，望着那淡藍微弱的火燄，顫抖在黎明的銀線之中，她想：這火燄象徵着一點什麼，要想說明它，很容易，也很困難。  
(完)

「可以！可以！」廣告主任電話接通了編輯部，請來一位記者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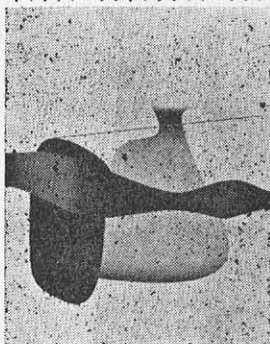
繆英強說：「……我在這幾天裏變成了新聞人物，今天想向您說幾句話，增加貴報明天社會新聞的資料。先生，您不反對吧？請您執筆寫明天『老妻少夫』的新聞時，請附加我的談話。先生！我要問爲什麼白髮老翁娶十多歲的女孩子便稱爲『紅顏白髮』的風流韻事，我和一個比我年紀大的女人結婚，便要受人辱罵、唾棄呢？何況我們真正相愛……。」

那天夜裏。城市裏的麗的呼聲已喊啞了嘴巴。天上沒有月。

三個夜歸人偶然又經過石蓮庵前的那條路。這會賜予他們橫財的庵堂，使他們下意識地停下腳踏車來。暗淡的路燈照在石蓮庵的屋脊上……：這座庵堂沒有一絲的燈燭光芒，像隻長縮的小動物，躲在大都市郊區的一角。屋脊上伏着一團黑影。閃着綠光的眸子，眈眈地注視着前方。

「嗚！嗚！嗚呀！嗚！」一隻雄貓嘶叫着，一路搜索向那團黑影移來。

「嗚！嗚！」黑影撲了過去。  
「他——媽的！一胖身材的黑影俯下身體，拾了枚石子，狠狠地擲了去。  
「嗚！」石子落在白鋅屋脊上。兩條黑影迅速一縱，消失在黑暗裏。不久，遠處又傳來：「嗚嗚，嗚呀！」的嘶叫聲。



# 瀑布

· 周策縱 ·

你把前代的糾紛和罪惡  
呈現做繽紛的異彩：

揭開宇宙舞臺慘白的幕布，  
水國女神披着稀薄的衣裙，  
舞成了雲霞，

細腰上裊裊的縹帶  
像一陣水綠色的風！

泡沫開出各色動盪的花球：  
玫瑰的紅，  
雛菊的黃，  
芭蕉的綠，

鬱金香鮮豔的水花，  
紫羅蘭淒麗的水花：

啊，水仙花，水仙花啊！  
這兒是嬌妍的臉紅，  
睡衣的桃紅，  
吃人的口紅，

夜總會紅酒的紅——  
富人們生活的顏色。  
又一陣烟霧  
冒出慘綠的年華，  
照見一切衆生  
共同的悲運。

這朦朧恹恹，  
像初戀時的害羞，  
這變幻無常，  
像酒後的調情；

舞成了雲霞，

細腰上裊裊的縹帶

像一陣水綠色的風！

泡沫開出各色動盪的花球：

玫瑰的紅，  
雛菊的黃，  
芭蕉的綠，

鬱金香鮮豔的水花，  
紫羅蘭淒麗的水花：

——奈格拉大瀑布 (Niagara Falls) 位於美國紐約州西部和加拿大交界處，每晚在  
人工有色燈光照耀下，五彩繽紛，成爲壯觀。

是時代的眼淚，  
流不盡的，流不盡的  
傷心！

在瘟疫，饑荒，  
和戰爭的陰影下，

孤兒冒着暴風雨啼哭。  
瘋狂的棄婦

披散一頭蓬髮，  
撕破了喉嚨，

痛捶着大地的  
裸露的胸脯，

放聲號啕。  
烈士當着暮年

在秋風的鬚鬢裏，  
對出岫的幻雲

呻吟，呻吟……  
啊，你絕望的一羣啊！

你穿戴如雪的衣冠  
替草木生靈弔喪。

上流捲來了史前以來的  
糾纏不清的

思想旋渦

——高潮和低潮，  
觸在星羅棋布的，

錯綜矛盾的  
典章制度之礁石上，

引起了不盡的論爭，  
責罵，抗議，和吵鬧……

每個崖石都裂開嘴巴，  
漆黑的罅隙邊

講得滿口白沫，  
噴在傾聽的沙灘的臉上。

把魚龍都噤得啞了。  
整個的紛擾

挾着偏見和罪惡的潮流  
一齊擠上

這供一剎時炫耀的瓊額，  
縱身向深淵一跳，

就痛快地  
掙斷了所有的亂源，

跌碎了一切的夢。  
你歷史累贅的化身啊！

這一切的動作裏洋溢著  
淫靡，奢華，和放蕩，  
像這裏大都市的良宵。  
啊，你浪漫的水  
害病的水啊，  
你人慾的狂潮！

可是在人的魔手操縱下  
一剎時感情變了色。

一切都成了殷紅的火海。

像一羣蜂樣的，

頭上插着紅羽毛的，

心坎充滿紅色熱情的，

紅烈的精靈，

你印第安人之魂

飛奔在，

呼嘯在，

呀，掙扎在

腥紅的血泊裏！

濤聲咆哮出

生死鬥爭的戰歌。

呀，呀，這滔滔的紅潮，

大地在嘔吐鮮血！

她要吐出心來

對她的兒女們說：

「別吵鬧啊，

孩子們，

安息，安息！……」

看吧！

就在這瘋狂的堰頭

舞着那「烟霞的女兒」。

你啊，你印第安人之花！

人們說：在遠古的時代，

伊羅魁族  
年年當收穫之後，  
要派遣使者去答謝  
稼穡之神。

把族裏最美麗的姑娘  
都穿上濃裝豔服，  
在廣場上

站成一個圓圈，

那羽冠披掛的酋長

跪在中央，

拉滿長弓

向天空

發出媒婆般多事的

命運的一箭，

看它射落在誰的身邊，

她就被挑選，

選做民族的使節和新娘，

簇擁在鑼鼓聲中，

扮演迷人的歌舞，

從堰頭跳下江心，

把她處女的青春

獻給那稼穡之神……

從此這烟霞的女兒

就日夜在水花雷聲裏現身：

那霓虹不就是她的腰帶？

浪花不就是她的裙角？

那盪漾的水波

不就是她袅娜的腰支

和臀部在擺動和顛簸？

啊你哀豔的放蕩的姑娘，

你使我流浪的心兒迷惘！

我本來也來自你的故鄉，

看到過你的姐姐，阿伯的新娘；

我會飛過巫山，

衣衫上還沾着暮雨朝雲，  
和神女的芬芳。

但她們蘊藉的深情，

也沒有你這般頑豔的放浪。

哦，哦，你印第安人的女兒啊！

你我本來有血肉的淵源，

你是我的表妹，

你的浪花吻着我的嘴唇，

重新溫暖了我童年的愛情。

你的野性激起了

我血液裏的風潮，

我的熱血在沸騰了，

我的脈搏在爆裂了，

我全身都是雷雨了，

我滿心都是閃電了，  
我和你潑刺的浪花一齊粉碎了！

浪花啊，

你終於爆破了喧嘩，

在紫色的創痕裏，

從漆黑的潭底翻身；

壓抑着起伏的心潮，

在漣漪裏露出微笑；

忘了你歷史的恐怖和劇痛，

像忘了前夜的惡夢。

看啊，你多麼深的心，

埋藏了億萬年的古蹟和舊話；

你眼睛多麼澄澈，

照清了兩岸垂楊的每一根頭髮。

從今以後，

你慢慢地，

慢慢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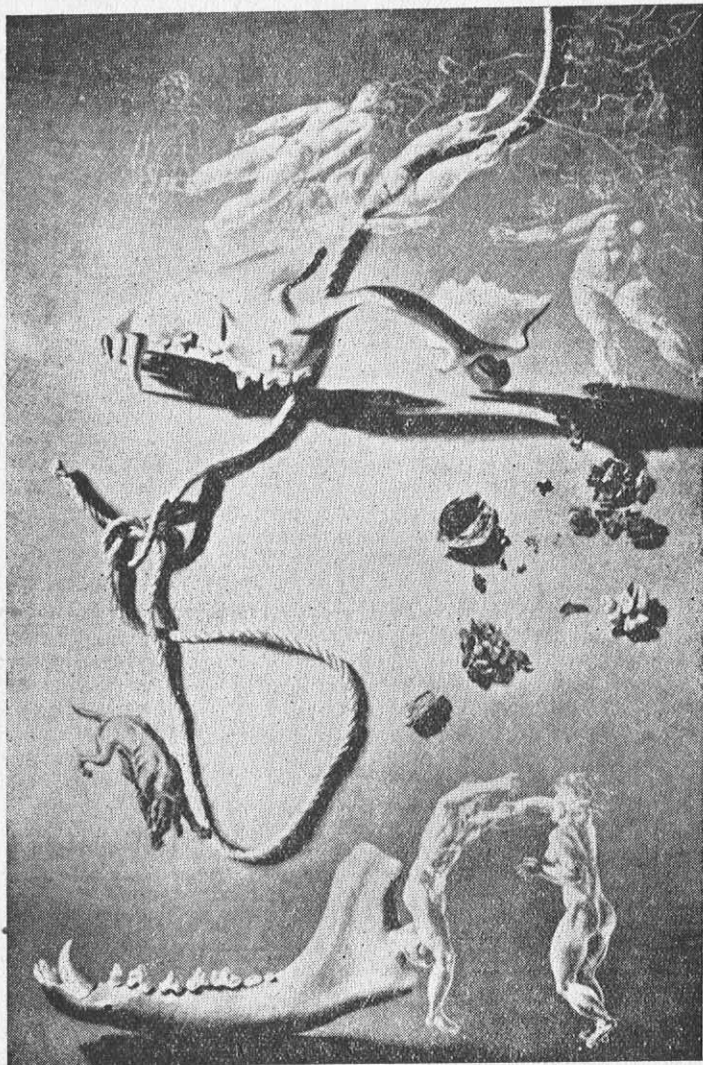
但是穩健地，

肯定地，

淌着汗水和遺愛，  
走向永恒的大海。

# 石蓮庵的風波

· 余之樂 ·



旱季子夜的風帶着亢燥的氣息微吹着。

石蓮庵大門外懸掛着的一對舊燈籠，在風中輕輕晃着爛框架子。四塊「肅靜」、「迴避」的木牌，東歪西倒地撒在屋簷下的角落裏。

庵裏頭，九歲的小英蘭蜷臥在媽的腳邊。媽好像睡不着覺似的。英蘭合着眼睛，聽見媽起身來，走到神壇前剔亮了油燈；又聽見她端着茶壺斟茶。……又終於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昏黃的燈光，照着一個女人靠在床屏上的黑影。

一隻夜鳥「呼」！的一聲飛過來停在石蓮庵屋脊上。

「咯，咯咯！」斷斷續續的啼聲好像木魚聲似的，一聲聲都落在那女人的心坎上。

夜歸人尖銳的車輛奔馳聲從公路上傳來，劃破了夜的沉寂。

英蘭的媽重又剔亮了燈盞裏的油芯，加上點油。燈光亮了點，照着壇上樞龕裏法相莊嚴的菩薩。旁邊，一團黑影弓起背脊伸了一個懶腰，「撲！」的一下跳下來，落在女主人跟前，「呼奴，呼奴！」地嗚咽着。粗硬又光滑的毛輕輕揩在女主人腳踝上，傳來一絲熱力，使寂寥的心感到暖意。她俯下身去抱牠起來，牠偎依在她懷裏，服服貼貼地接受她的撫摩。「咪，咪！」她低呼着牠。「妙，妙！」牠溫馴的應着。她抱着牠走進臥房，把牠伏在英蓮的身旁。英蓮仍然蜷臥着。她正在甜蜜的夢中。媽悄悄的把毛氈拉起蓋在她身上。

她轉過來走到大門邊，手按着木門，遲疑了一會兒，終於又垂下來，轉身回香樹，取了枝檀木香，燃上了。她跪在拜墊上，千萬種思量像驟



雨，像奔濤……無端端襲來，突然又被截斷了。在朦朧中，她憶起七八年前抱着未週歲的女兒投奔這裏老主持的情景。老主持是心地善良的老齋姑，彼此有點遠親的關係便收容了她母女倆。後來她竟承繼了她遺下的衣鉢……

突然，一隻鷹爪般的手抓了過來：「錢！錢！拿錢來！」她心中一凜，急忙把思潮截止，她怕回憶到這些生命中冷酷可怕的往事。

她又想起兩年前，亞強這孩子來教女兒認字，讀書。他失學，失業，失去家庭的溫暖……一天夜裏，她和他竟糊里糊塗的睡在一起……這是悲劇的啓幕呢？還是她人生的開始？他們好像都甩不開，她給他母愛的慈祥，她給他妻子的體貼……假如她是卅年前的十八歲，那不是很當對的嗎？

想到這裏，自己幾乎好笑起來。

檀木香漸燃漸短。「剝！」燈芯爆了個花。她從思潮中醒過來，站起身子，把焚剩的檀木香枝插在爐裏。又提起油壺在燈盞添了一回油。屋脊上的夜鳥：「咯，咯咯！」「咯，咯咯！」

黑雌貓不知在什麼時候離開了英蘭身邊，又在女主人的腳下「呼奴，呼奴」嗚咽着。

「篤，篤篤！」大門外輕輕的叩門聲。

英蘭的媽躡着脚尖，悄悄地走到大門邊。她手撫着木門，臉龐貼在門板上。聽……

「篤，篤篤！」又是輕叩着有節奏的聲音。

「誰？」她壓着嗓子問。

「是我！娥姐，我是亞強！」這聲音像是初夏的朝陽，迷濛在心頭的霧都消散了！

娥姐——英蘭的媽，移開了門門。半邊開着的大門外，映出亞強和另外的人影。

「娥姐！」亞強領先跨進了大門。

「什麼事？亞強。半夜三更的。」她說着讓

了一讓，然後又把門門上了。

「大家都是好朋友，阿剛，老孫，大隻富！」亞強將手向他的朋友一攤。「娥姐，你們都認識的！」

「幾位請坐，我泡咖啡。」娥姐向廚房走去。

「不用了，娥姐！」亞強攔住說。「他們都輸得發昏了，想求個真字。」

「禮拜日橫城跑馬，我們想求求橫財！」大隻富補充說。

「難得各位誠心，一定橫財順利！」娥姐委婉的說。她從香櫥裏取出香燭……和一隻插着十枝小竹籤的圓筒子。

「請你上童降個現字。」老孫說着從衣袋裏掏出一枚「三塊六」的壓座紅包，遞給娥姐。

她沒有接受：「太夜了，明天來吧！」

「更深夜靜，大神下凡……」亞強悄悄扯了亞強一下。

「麻煩一次吧！娥姐。」亞強走到神壇前，點着了大紅蠟燭，神廳裏更亮了。

娥姐從燭燄中焚着了一束檀木香。三枝遞給亞剛，三枝老孫，大隻富也三枝。亞強三枝首先

整整齊齊插在香爐裏。大家跟着行禮如儀。娥姐自己將剩下的香枝合持在雙掌裏，立在壇前。

壓座紅包，端正正擺在香爐前。

娥姐合上了眼睛，嘴唇微動着。夜是沉寂的。幾個男人也沉寂的等待着。燭

燄吐出光輝，香烟繚繞上升。

亞強的身子像患瘧疾似的打擺。

「亞強，你……」亞剛先發覺了。正在請神降壇的娥姐一愕，立刻擺手示意。仍然繼續喃喃唸着。越唸越急，亞強受了催眠一般，身子格外擺得厲害。雙手先揮舞着，後來連連拍着自己的大腿。眼睛緊閉，口不停的：「呼

，呼，呼呼！」呻吟。

亞強越抖越緊張，手使勁地拍着，拍着。娥姐右手執住金色的元寶，喃喃地唸着。聲調提高，莊重而有節奏。

「……弟子誠心……拜請大神……大放毫光……大顯威靈……開金口……說金言……降現字……答謝神恩……」她重覆地唸了又唸。手上的金元寶向亞強臉上輕揮。不提防亞強突衝到神案前面，兩手高舉，用力往案上「嘍！」拍了下去，趁勢支撐住向前傾倒的身體。頭不停的左右擺，急促的呼聲漸次緩慢下來。突然右手抓了案上

蘸飽硃紅水的毛筆，向一張黃色紙上……

他的筆順從一個2字開端，2字的尾巴往上翹帶成一個圈，然後往下一直豎下來。煞尾，他將筆一擲，筆尖恰巧落在那直豎的右側，構成不規則的一點。豪氣縱橫，儼是醉筆草書的神態

。身子一歪，整個人癱瘓下來。幸虧娥姐早有準備，亞強倒下來時正好給她扶住了。大隻富他們

七手八腳扶他歇息在躺椅上。

「亞強，亞強，怎麼樣？」大隻富關心地問

。亞強微張開眼睛，搖搖頭。一盞茶許的時間，他慢慢掙扎着坐起來。那時娥姐已將那幅真字

摺好交給老孫他們，說：「慢慢研究，全靠各人財氣！」

石蓮庵的大門緩緩開了半邊，亞強跟在他的朋友後面，顯得還有幾分疲困。

「大家留在客房裏歇歇吧，天也快亮了。」娥姐挽留他們。

「我們都是夜行人，慣了的！」亞剛打趣的說。

「我看，還是亞強歇一歇好！」大隻富說：「亞強，你太疲倦了！我們明早來找你飲早茶！」

他們三人離開之後。石蓮庵的半邊大門也關

上了。  
屋脊上的夜鳥歸宿了，黑貓咪不知在什麼時候又伏在英蘭身邊，縮成一團。

第二天早上。大隻富，亞剛，老孫騎了腳車來找亞強。

石蓮庵只留下英蘭。娥姐不在，亞強也出去了。英蘭說強哥出去買大飽。

他們轉到鎮上去。橫街直巷的咖啡店，茶室都找過，都沒有見到亞強。

「到雲集茶室去吧！」老孫提議。「亞強是那邊的常客，一定會來的！」

在雲集茶室門前，停好了腳車，他們向裏面張望。每張枱子都佔了人。老闆手上提着銅壺替茶客添水。大隻富走到櫃面，老板娘忙着找賬。

「事頭婆，好生意呀！」大隻富靠着櫃面問

「富叔，早！」事頭婆打一個招呼。「請坐！」

「有沒有座位？」

「搭枱好嗎？」老闆提着水壺過來招呼。

「三條大漢怎麼搭枱！」大隻富眼睛向四座搜索。「亞強來過嗎？」

「沒有，沒有！還早哩！」老闆說。「麻雀房坐坐好嗎？還沒有開場，清靜點！」

在麻雀房裏，老闆替他們泡了壺「大葉」，又向捧着蒸籠的夥計，拉長嗓子喊道：「點心！三——位！」便轉到外面招呼其他的客人去了。

老孫從口袋裏掏出那幅黃色紙張。三人的視線都貫注在黃色紙上紅色的「神字」。

「這明顯的是2字！」老孫指着開頭那筆劃說。

「2字的一橫，加上一直，應該是4。不過

一直上頭一個圓圈，一定是9！」亞剛很有把握的論斷。

「這不是7嗎？」大隻富一手掩住2和9的一部份，這樣說。

派點心的夥計把燒賣飽飯擱在枱面，湊過來。「神字！」他說。「倒轉來看看，神字就是這樣的！」

「丟！你識「六九」！」大隻富下逐客令。

「嘻嘻！你們猜中了告訴我，我也買幾張博一下！」夥計臨走這樣囑咐。

「喻，是6啦！」亞剛倒轉看了一下說。

「這一點在這裏又是甚麼呢？」老孫懷疑的說。

三位好朋友反覆顛倒的研究。發現從○到9，十個數字，字字暗藏，不缺一字。從十個數字中決定三個，又不知應根據甚麼來取決排位的次序。

意見紛紛，大家都感到困惑！

「丟！亞強搵笨！」大隻富有點憤然。「亞強又不是「降童」的，他降的「字」，嘎，「六九」靈！」

「慢慢來，各人財氣！」亞剛沖淡大隻富的憤激。

老孫嘴裏一直噙着：「六九靈……六九○……。」

「對！撞個彩。」亞剛說。

老孫靈機觸動似的，將黃紙翻翻覆覆地說：「這是6，69兩頭勾，這樣——剩個○！」

「猜得中，恐怕要當褲子啦！」大隻富還是沒有一點信心。

「撞個彩！各人財氣……」亞剛掏出記事簿裏夾着的鈔票：「我買四塊！」

老孫仍是喃喃噙着：「690……690……。」

……終於下了決心，放下一張綠色的鈔票說：「應該翻點本了！」

祇有大隻富還在猶豫。後來他也加上三塊錢，說：「我跟你們的！」

一個瘦長的人影到了麻雀室來。他是亞強。他坐下了檢了一枝香烟，一面擦着火柴，一面說：「鎮上的茶室都找遍，原來在這裏。」

「我們找你，找得好苦才真哩！」亞剛給他斟了杯茶。「一早趕到什麼地方去？」

「睡不着，天一亮就出來了！」亞強又問：「你怎麼樣？」

「大家都決定買啦！你買多少？」大隻富問。

「我降童，我不能買，我買了會累了你們！」亞強說明不投資的理由。

「對啦！亞強，昨晚你怎麼會「上起童」來呢？」老孫知道他的朋友從來不會「降過童」的。

「神的扶持，我也莫名其妙！」亞強吸了口烟，微昂起頭來，向上輕輕一噴。「昨晚聽娥姐請神的時候，突然覺得天靈上受了一擊，就糊里糊塗甚麼都不清楚了……。」

「你知道什麼神扶童嗎？」亞剛好像聽故事的孩子似的。

「白馬將軍！」亞強回答說。

「我就沒有聽過白馬將軍！」大隻富的神氣總帶點不以為然的神氣。

「我們華人是多神的。大樹大石都有神，床頭牆脚也有神，你怎樣能知那麼多？」老孫比大隻富畢竟知道多一點東西。

「本來，我是不能洩漏的！因為這是天機。」亞強遲疑一下，繼續神秘地說：「白馬將軍就是普救寺解圍的杜將軍，有功死後封為神。不說嘛，大家不相信，說了只希望不會受到……！」

夥計提了水壺來添水。他笑嘻嘻地問：「猜出來了嗎？告訴我，我也買……」  
亞剛故意把摺好了的黃紙一揚，說：「你別做夢，沒有你的份！」

### 三

五角錢一張的字票買回來了。如果不中彩，這麼小小張粉紅色的小紙頭，派作衛生紙的用場都不夠格；千分一的機會，僥倖地中了，他們這一筆獎金，在窮人看來可不是小數目啦！

開彩那天傍晚，他們都滿懷熱望。過去多少回破滅了的夢幻又在他們心田中燃燒着熾烈的火燄。他們坐在家機器廠邊的茶攤上喝茶。工友們都放工了，茶攤上沒有其他的顧客。賣茶的大嫂自管自在另一角餵孩子吃晚飯。麗的呼聲播送着流行華語歌曲。大家都不太想說話。亞強把香烟一枝接一枝地吸着。

七時正。

清晰的嬌音傳來了：

「頭場：×號馬，紅字×元；黑字×元……」

二場：×號馬，紅字×元；黑字×元……」

……廣播小姐一場接一場的播下去，聽眾的心情越是緊張，亞強吸了一口烟，望着那話匣子。

「現在報告大彩得獎號碼。」夢又要醒了。

「頭獎：×××690，二獎……」

他們幾乎不信任自己的耳朵。亞剛怔了一下，壓不住興奮的心情，用力在椅子上一拍：「中了！」

「噓！」老孫比較鎮定。「聽清點！」

廣播小姐重播之後，大隻富不勝惋惜的說：

「丟！我中三元！」

「中了？三元也不錯呀！三六一千八！」賣茶大嫂抱着孩子湊了上來。「真好運數，唉，我

就一直沒中過！」

「一點點，幾時才撈回本哩！」老孫說。

「真夠運數！那裏來的『字』呀？」

「石蓮庵，亞強上童降的！」大隻富指着亞強介紹。

「全靠神靈！」亞強明白這種地方是消息靈通界的轉播站，故意提高嗓子說。

「下期我也去討個『字』來買！」那女人說。

「不知輸了多少，就沒有中過。前期就沒有倒轉來買，不然也中了，中個利是……。」

「這回中了，倒要痛快的花他一下！」亞剛與沖沖的說。

「你還不是花在一條『七』上，管樓亞哥多拾幾個蛋！」大隻富自己倒像柳下惠，取笑亞剛

「要不要酬神？」

「哎呀！還用問嗎？」賣茶大嫂代表了亞強說話一般。「嘎！百利新村的一個男子，中了票不酬神，後來嘛，輸到……。」

「多多少少總要表示答謝的！」老孫說。

「娥姐會替大家許了心願！」亞強慢吞吞地說，「騙人還賴得過，騙神會受到責罰！」

「各人捐幾斤香油……不會太少吧！」亞剛說。

「神那會像我們凡人一樣，斤斤計較多少！」亞強成竹在胸的說。「爲了將來的機會，我想你們不要太慳！」

「亞強，你以爲要怎麼辦呢！」大隻富問。

「錢不是我的，我怎能替你們作主。」亞強說：「不過，我說：神給你們幸運，也希望有點報答的！」

「你把你的意思說說聽……。」老孫說。

「我的意思嘛！錢財身外之物，大家慷慨點！」

「慷慨也有慷慨的說法，亞強，你說……。」

大隻富說。

「石蓮庵，破破爛爛，大家捐點錢修補一下，不是最大的功德嗎？供上白馬將軍的神像，揀個日開光。大家或許會中更大數目哩！」

「這樣不是要花很多錢嗎？」老孫有點遲疑。

「量力行事！各人抽十巴仙。照大馬票的規矩。」

「那麼，亞強，你要……。」大隻富問亞強，他知道亞強手頭常拮据的。

「丟，朋友講義氣嘛！」亞強淡然說。「大神扶童，又不是我給你們的『字』！你們中了橫財，請我一杯咖啡烏也是人情了！」

### 四

神的權威支配着善男信女們的信念。

虔敬的人祈盼着神靈給他們更大的庇佑，幸運；假如稍有褻瀆，即是風動草動也會叫人懼畏，疑是神靈示警了。

亞強的三位朋友倒不失爲信士。當他們領獎之後，立刻邀了亞強將十巴仙的數目送到石蓮庵。又拉亞強上酒樓去。亞剛說：要痛快的花一花哩！

娥姐送他們到庵門口。

亞強轉過身來悄聲吩咐她：「財不露眼，你現在到銀行去存入儲蓄戶口！」

娥姐點點頭。說：「各位來這裏吃晚飯，亞強！記好邀幾位早點來！」

下午，娥姐備了些魚肉菜肴，準備請他們吃一頓晚飯。她吩咐英蘭先把強哥找來。

英蘭聽了媽的話去找亞強哥。她左手抓住腳車把手，右手抱着坐墊。右腳從橫槓側面伸了過去，小小的軀體一起一伏的蹣跚，踏呀踏的倒也十分靈活。她找到雲集茶室，找着了。

亞強正在獨自一人佔着一張雲石枱，雙腿伸在另一張椅子上攔着看報。他見英蘭進來，把碟子裏的一塊芝麻糖塞給她，檢起一枝香烟，擦了火柴，牙齒咬着香烟的松咀，付了賬便跨上了英蘭的脚車。英蘭敏捷地跳上脚車橫槓上，由亞強載着她回到她媽那邊去。

脚車停在一株野櫻桃樹蔭下。英蘭跳下車來，飛快的溜進廚房去了。

亞強走進神廳，娥姐正從廚房迎了出來。

「來……」娥姐悄聲地說。轉身走到臥房門外，掀開花布帘子進去。

亞強跟在她的後面。

娥姐伸手在一隻堆積雜物的木箱子裏摸出一個紙包來。她將它遞給亞強。

「這個你拿去！」

他解開纏得緊緊的橡膠束，打開舊報紙包。裏面是紅的綠的鈔票，好幾張。他照樣包了回去。

「你爲什麼不存入儲蓄戶口？留在這裏不安全！」

「你要了吧！多讀幾年書，或是做點小生意——總比閉着好！跟那些人在一起也撈不起來的！」

他將錢遞到娥姐手裏，她順手握牢了。

「再不然就交給你媽。她們都需要錢！」

「嘿！媽，她們……還提她們幹嗎。整天嚙里嚙嚙，就叫人一肚子氣！哥哥是甚麼好貨色。偏要擺臭架子教訓人！」

「強，你年青，有了錢他們會對你好的！」她懇求似的說。

「幾百塊錢能好多久呢？……多讀幾年書又能讀出甚麼花樣呢？」

提起他的家，他的學業，他就感到憤激！自從他的爸爸積勞成疾死在什麼「療養院」

之後，一家的生活負擔都落在他媽雙肩上。

中學考試那一年，亞強交不出學費，欠了一月又一月，到報名截止的前一天爲止，他不知被喚到校長室去面訓了多少次數。結果，他被令退學，他失學了！

勞動的工作，他不願幹，搖筆桿的工作，人家嫌他沒學歷，其實，他也沒有稍爲好一些的社會背景！

他對自己的家庭不滿，他說：這是樊籠！

他對現實社會不滿，他說：他要毀滅它！

他對自己從來沒有不滿，同時他只有在娥姐這裏才獲得溫暖和撫慰！

他頓了一頓。說：「娥姐，自從我們相愛，我便有個計劃。只是沒有錢。錢——偷鷄也要把米哩！」

「這裏不是有幾百塊錢了嗎？你想偷誰的鷄？」娥姐想輕鬆一下兩人間的氣氛。

「把庵堂修整起來，號召一番，這口飯最容易吃的！」亞強堅定的說。「將這次中百字的事宣揚出去。好賭的人怕他們不來求字？還可以供一座白馬將軍的法相，舉行開光典禮。這一來，香火一盛……」

「你也想吃這行？……」娥姐不等他說完，問道。

「有什麼不可呢？靠神吃飯比靠人吃飯容易！」亞強又有一點激動的說。「那一行職業有人甘心送錢上門來的。」

「就算你能幹！」娥姐笑了起來。

「當然！我還有個計劃。」亞強溫柔地喊：「娥姐……！」

「又有什麼計劃？」

「你猜！」

娥姐想了一想。打趣的說：「是不是香火一盛……賺了錢討一個漂亮的老婆呀？」

「對啦！」他神秘的對她笑起來：「你就是最漂亮的！」

「不正經！」

「說真的！娥姐，那時候我們宣佈結婚！」

「別說笑話！我和你媽一樣老了，一隻脚已踏進棺材裏啦！」娥姐以爲亞強和她調笑。

「你才笑話哩！愛情至上的，年齡有什麼關係呢？」

「總是不行的！天下哪有妻子比丈夫老的？」

真的「老婆」，「老婆」嗎？」

「天下有老夫少妻，爲什麼不可以有老妻少夫呢？」

「人言可畏哩！」她有點傷感的，「還有英蘭的爸爸也不會放過我的！」

「怕他？那老鬼！你和他又不是正式結髮夫妻！」

「他是×××××的人！」

「嘿！」亞強冷笑起來！

「媽！富叔，剛哥，孫先生來啦！」在門外玩耍的英蘭瞧見大隻富他們離庵門不遠乘着脚車來了。

「請他們進來啦！」娥姐高聲回答女兒。一閃身要出房門，手裏的報紙包塞在亞強褲袋子裏。亞強順勢湊在她臉上一吻。

娥姐淺淺一笑，眼角上印出幾條魚尾紋。

## 五

晚餐在神廳後座，毗連廚房的飯廳裏舉行。從側門出去便是庵堂の後園，種着些瓜果。菜肴都是大魚大肉，枱面上還有四隻大玻璃盃，幾瓶黑啤酒。

娥姐母女在廚房裏吃飯。老孫，大隻富，亞剛都邀過她們。娥姐婉辭了。她說：「你們好朋

友在一起談談吧，別讓我打擾了你們的興趣！」老孫只好挾了鷄腿，雞肉……高高堆在英蘭的碗裏。

吃吃喝喝，談了一陣閒話。亞強拿起杯子：

「來！飲勝！」

「好，飲勝！」大隻富首先響應，仰起頭直着脖子，把整盃黑色的液體倒了下去，掏出手中揩一揩唇上的泡沫。其餘的人也照樣乾了。

「我們都是好朋友，是不是？」亞強右肘撐着枱面上，手中的筷子向各人點點。「有件事要大家幫忙！」

「幫忙？哈！哈！這還用問嗎？」亞剛臉紅紅地，樣子有點醜態。

「我們大塊吃肉，大秤分金！哈！哈！」

「對！大家講義氣！」亞強接着說。「你們這趟得了橫財，送不少錢給娥姐酬神。娥姐的主意要將這筆錢用來修整庵堂，供上白馬將軍神像。現在雖然外國人講什麼原子時代，太空時代。宗教的信仰，神靈的膜拜各國人都還是一樣的。不然，我們靈魂將來如何找到歸宿？還有，沒有神靈庇佑，我們的幸運從何而來？」

「別演說好不好？」大隻富插嘴道。

「庵堂修整好，神像供上了，既可表達我們對宗教的熱誠，又可宣揚神恩浩蕩，香火一盛，每年演街戲酬神，出巡……不是很熱鬧的麼？」亞強接續說下去。「你們三位就是石蓮庵的贊助人。做董事……！」

「好呀，好呀！」亞剛想到未來熱烈的情況，不禁拍起掌來。

「這有什麼不能幫忙的呢？」老孫表示無異議。

「所以嘛！許多事情非羣策羣力不行！」亞強說：「你們出了錢還要出力。娥姐一個女人幹不了許多……。」

「丟，亞強！這麼囂嘛！你幫娥姐計劃着辦不就行了嗎？」大隻富不耐煩的打斷亞強的話。

「需要我們時，通知一聲就是啦！」

「開光，演戲，出巡……要不要照幾張像，留個紀念？」亞剛腦子裏幻出未來熱鬧場面的海市蜃樓。

「當然！還可拍成活動影片！」亞強安慰亞剛的焦灼的情緒。

「娥姐，你過來！」老孫招呼說。「剛才的話，你都聽見了？」

「聽見了！」娥姐喜洋洋的走過來。「難得各位熱心，多飲一盃呀！」

「又醉又飽啦！」大隻富拍拍肚皮說。

小英蘭從側門溜到後園去了。嘴裏咬着手上的鷄腿，蹲在地面上看黑貓咪啃魚骨頭。

## 六

石蓮庵的工事按部就班的進行中：

鐵鏽斑斑的白鉸屋頂，漆上朱紅色的油漆，剝蝕不堪的板壁粉飾一番，都煥然一新。亞強想找工人塑一尊白馬將軍的法相，就地沒有這一行的師傅，由他自己仿照韋馱將軍神像用灰泥塑了起來。憑過去在學校中學得的一點泥工技藝，雖然成績尚差，橫豎有了像個人的坯子就是了，拜菩薩的人不是爲了欣賞藝術作品的動機而來的。那對鎊燈籠換上紅綢宮燈代替了。另外還分頭派了許多帖子，邀請各界人士賞臨參加開光大典。工作進展得很順利，老孫等三人出錢出力着實幫了不少忙。

到了吉日。大清早，娥姐將大門外左右兩邊木架上的六枝六呎來長大檀香焚着了。她渾身素白衣褲，腰間繫着條黃巾。亞強和他的朋友也同樣的打扮。

售賣香燭元寶處，由亞剛義務管理，每副一

元起碼，三五元不等。亞強還託紙紮舖裏糊了一匹數十呎長的白馬，馬背開了一個孔。吁吁信善人士購買「燭寶」投入，充實之後再裝上鞍轡焚化，據說這匹神駒就是將軍賴以鎮壓妖邪，保境安民的坐騎。老孫是招待主任，指揮下還有好幾位佩着紅綢襟章臨時客串的女幹事。香客進香之後，被請到後園臨時搭起的食堂受素齋款待，代價不拘，多多益善。所獲都彙交義務財政總英強掌管。大隻富榮膺糾察主任，亞強事先邀請五六位朋友，歸他指揮，以防不良份子藉故生事。神壇正中設下香油櫃一具。香客零星捐助，請自由投入，一律功德無量。一元以上都由義務財政載在緣冊裏備查。當香客繳納香油（錢）之後，亞強便唱戲似的拉長嗓子，唱：「香……油！」

討人喜愛的小英蘭，立刻擂鼓鳴鐘。

石蓮庵裏鐘鼓齊鳴。香烟繚繞……。

人像蜜蜂窩裏的蜂，擠出擠進，挺熱鬧的！有相識也有不相識的。那位賣茶的大嫂一早就來了。她想找到亞強，討一個「字」來買，亞強忙着，沒功夫應酬，她只好將心願託招待主任轉達。雲集茶室的伙計請個假，也趕赴盛會。他攔住大隻富，帶了懇切的神氣說：「富哥！這次真要幫幫忙呀！我輸得太多了！」

「你餓了白馬沒有呀？」大隻富笑着說。

「看！這裏兩塊錢！」夥計舉起手中的「燭寶」。「我現在就去餵！」

「好！你一定有橫財！」大隻富讚了一聲，忙着招待客人去了。

那夥計捧着「燭寶」擠到神駒前，瞄準目標，「籃球投籃式」的一拋，果然中的。他帶着得意的笑容擠了出去。

「丁令令！」冰淇淋小販比賽搖着銅鈴。「丁令令！」「丁令令！」

警察巡邏車停在路邊。警員悠閒地坐在冊上

吸着香烟。

吉時正。繆英強鳴鐘，宣佈開光儀式開始。人羣的注視力都集中在白馬將軍法相上。法相綵得金碧輝煌，面部大紅紙裏裹着。

儀式由一位鶴髮童顏的老者主持。他受娥姐和亞強的邀請，右手持着稀稀的一絡鬚鬚，跟在娥姐身後登壇。亞強遞上三枝檀木香，然後和娥姐分站在左右。老人合十禮拜之後，揭開紅紙，露出將軍威武的眞容，他口誦偈言。手上的硃筆分別點在五官及四肢上。然後捲了一束「元寶」在神燈上燃着了。觀衆圍成的一道肉牆，立刻讓開一條小巷，老者領先步到庵外神駒前，將前後左右四肢都點着火，熊熊火光中，白馬漸次化片片蝴蝶，飛昇……

無數人，無數對的眼睛。其中有一對貪婪的眼睛不動聲色地窺伺着，像一隻老狐狸窺伺着母雞。他瞥見娥姐離開人羣到庵裏去，立刻尾隨着，閃了進去。

壓軸節目：「上童」乩字，由亞強主演。

神案上鋪好一張大黃紙，瓦盆裏盛下半盆子紅硃水，一枝新羊毫筆浸在硃水裏醮得飽飽的。其餘的東西都備好了。觀衆圍聚在一起，懷着虔敬的心等候着幸運號碼的降臨……大家都在等候着。等候娥姐請神。可是，娥姐不在。亞強有點焦急起來，心裏想：正需要她的時候，怎麼竟……他分開人羣，走到庵外去，看見小英蘭站在冰淇淋小販前吮着冰棒。

「英蘭，媽呢？」

「媽在園裏和人家說話！」英蘭吮着冰棒回答。

繆英強迅速的從屋子側面的空地繞到後園去，在灌木籬芭遮掩着的地方，聽見娥姐跟一個男人談話的聲音。

娥姐：錢，我沒有！有，也不給……！

聲音：何必翻臉不相識哩？……老夫老妻，……

娥姐：誰跟你老夫老妻？你這吸血鬼！你吸了我多少血？我前世欠了你多少？

聲音：嘻嘻！生這麼大的氣幹嗎？你有了年輕的，忘了老相好啦！

娥姐：莊重點，別動手動腳！

聲音：假正經，……！

亞強越聽越氣憤，衝過去。那老狐狸站在娥姐身邊，緊抓住娥姐的手臂，奸邪地笑嘻嘻的。

「媽的！你來勒索？」亞強伸手去抓他胸前的衣襟。那老狐狸一閃避開了，抓住娥姐的手也放了。

「細佬仔，眞有你的！今天香油不少哇！」

他陰惻惻的道。

「還用問！不上萬也上千。」亞強壓制憤怒說：「你要怎的？」

「簡單！磅水嘛！」老狐狸伸出右手，拇指和食指擦呀擦的像數鈔票。

「磅水，那容易！」亞強鄙視地說。「你……要多少？」

「兩撇（千）！」老狐狸伸出兩隻指頭，又

指指娥姐說：「這個讓給你，我和她一刀兩段。」

「嘿！嘿！」亞強冷笑着，從袋裏掏出香烟盒子，擦亮火柴，深深吸了一口。

「借個火！」老狐狸也夾着一枝香烟向亞強討火。

繆英強將嘴上含着的香烟夾在指間，火頭向前一直向老狐狸伸過去。拇指和食指拼成一個○，另三個指頭並排平伸。

老狐狸瞧着，嘴角朝下一彎：

「嘿！你吃了幾千冬米？」

「亞強，你……」娥姐覺得這種沉悶的氣氛

，象徵暴風雨就降臨了……

嘩啦！亞強從白衣掩蓋着的腰間，解下一條脚車鍊改造的軟鞭，閃電似的往老狐狸揮去：「錢來啦！」

老狐狸雖閃避得快，背上也受鞭尾狠狠擊了一下，尾端的小鈎將他背上的衣服扯了一大條縫。

「揍渠！」

幾個梳着貓王髮式的少年嘴裏嚷着趕過來。當頭的將手上握着汽水瓶向一塊石頭上敲去。瓶底破了，露出犬牙般的尖鋒，衝上前去！

「別打，別打！」娥姐攔在中間。「事情會鬧大的！」

「還不快走！等死嗎？」大隻富和許多人都趕來了！

警察從巡邏車跳下，走進現場之前，老狐狸從人叢中竄了。

七

石蓮庵的繁榮，畢竟如曇華一現。

一天，兩天，三天……的過去。庵門外焚化神駒的灰燼尚未清除；人們嘴裏的污穢流言，瘟疫一般迅速傳播。好像銳利的矛頭，一枝枝都指着娥姐。「老妖精呀！」「做降頭呀！」……甚至如何吮吸，如何採補呀！描繪得有聲有色。

人們都愛聽富有刺激性的黃色新聞，張三聽了又加油加醬的轉播給李四，李四又添了點告訴王五……像決了堤的洪水，滔滔滾滾的無可阻擋。新聞的刊載，茶樓酒館的話柄。——老狐狸就利用這些來治療背部的創傷。

老孫從茶室出來，羞慚和憤恨交織在他的心裏。雖然事不關己，但當他聽見許許多多骯髒的話，他實在替他的朋友難堪。他撥了個電話找到大隻富和亞剛，大家約在石蓮庵見面。

7

石蓮庵的繁榮，畢竟如曇華一現。

一天，兩天，三天……的過去。庵門外焚化神駒的灰燼尚未清除；人們嘴裏的污穢流言，瘟疫一般迅速傳播。好像銳利的矛頭，一枝枝都指着娥姐。「老妖精呀！」「做降頭呀！」……甚至如何吮吸，如何採補呀！描繪得有聲有色。

人們都愛聽富有刺激性的黃色新聞，張三聽了又加油加醬的轉播給李四，李四又添了點告訴王五……像決了堤的洪水，滔滔滾滾的無可阻擋。新聞的刊載，茶樓酒館的話柄。——老狐狸就利用這些來治療背部的創傷。

老孫從茶室出來，羞慚和憤恨交織在他的心裏。雖然事不關己，但當他聽見許許多多骯髒的話，他實在替他的朋友難堪。他撥了個電話找到大隻富和亞剛，大家約在石蓮庵見面。

老孫從茶室出來，羞慚和憤恨交織在他的心裏。雖然事不關己，但當他聽見許許多多骯髒的話，他實在替他的朋友難堪。他撥了個電話找到大隻富和亞剛，大家約在石蓮庵見面。

老孫從茶室出來，羞慚和憤恨交織在他的心裏。雖然事不關己，但當他聽見許許多多骯髒的話，他實在替他的朋友難堪。他撥了個電話找到大隻富和亞剛，大家約在石蓮庵見面。

老孫從茶室出來，羞慚和憤恨交織在他的心裏。雖然事不關己，但當他聽見許許多多骯髒的話，他實在替他的朋友難堪。他撥了個電話找到大隻富和亞剛，大家約在石蓮庵見面。

老孫從茶室出來，羞慚和憤恨交織在他的心裏。雖然事不關己，但當他聽見許許多多骯髒的話，他實在替他的朋友難堪。他撥了個電話找到大隻富和亞剛，大家約在石蓮庵見面。

老孫從茶室出來，羞慚和憤恨交織在他的心裏。雖然事不關己，但當他聽見許許多多骯髒的話，他實在替他的朋友難堪。他撥了個電話找到大隻富和亞剛，大家約在石蓮庵見面。

老孫從茶室出來，羞慚和憤恨交織在他的心裏。雖然事不關己，但當他聽見許許多多骯髒的話，他實在替他的朋友難堪。他撥了個電話找到大隻富和亞剛，大家約在石蓮庵見面。

老孫從茶室出來，羞慚和憤恨交織在他的心裏。雖然事不關己，但當他聽見許許多多骯髒的話，他實在替他的朋友難堪。他撥了個電話找到大隻富和亞剛，大家約在石蓮庵見面。

老孫從茶室出來，羞慚和憤恨交織在他的心裏。雖然事不關己，但當他聽見許許多多骯髒的話，他實在替他的朋友難堪。他撥了個電話找到大隻富和亞剛，大家約在石蓮庵見面。

老孫從茶室出來，羞慚和憤恨交織在他的心裏。雖然事不關己，但當他聽見許許多多骯髒的話，他實在替他的朋友難堪。他撥了個電話找到大隻富和亞剛，大家約在石蓮庵見面。

老孫從茶室出來，羞慚和憤恨交織在他的心裏。雖然事不關己，但當他聽見許許多多骯髒的話，他實在替他的朋友難堪。他撥了個電話找到大隻富和亞剛，大家約在石蓮庵見面。

老孫從茶室出來，羞慚和憤恨交織在他的心裏。雖然事不關己，但當他聽見許許多多骯髒的話，他實在替他的朋友難堪。他撥了個電話找到大隻富和亞剛，大家約在石蓮庵見面。

老孫從茶室出來，羞慚和憤恨交織在他的心裏。雖然事不關己，但當他聽見許許多多骯髒的話，他實在替他的朋友難堪。他撥了個電話找到大隻富和亞剛，大家約在石蓮庵見面。

老孫從茶室出來，羞慚和憤恨交織在他的心裏。雖然事不關己，但當他聽見許許多多骯髒的話，他實在替他的朋友難堪。他撥了個電話找到大隻富和亞剛，大家約在石蓮庵見面。

他踏進石蓮庵。亞強正躺在睡椅上吸煙。地上都是煙灰煙蒂。

「多難聽！到處都聽到這些臭話！」老孫一進門就說。

「什麼臭話？」  
「你沒聽見？」老孫驚異地。「都是說你們的！」

「聽見了！但有什麼法子堵塞他們的嘴呢？」  
「亞強反問。」

「那天你給他一點錢，不就敷衍過去了？」  
老孫說：「不和老傢伙衝突就好了！」

「你沒聽見那老傢伙怎樣侮辱我。你聽了，你也忍不住的！」亞強說。「而且，他是個沒底洞，幾時填得滿的！」

「小不忍則亂大謀！」老孫說。「假使當時稍爲忍耐，慢慢想法對付……。」

他們正談着，大隻富、亞剛也到了。把腳車一推，斜靠在板壁上，大踏步走了進去。

「丟，太沒臉子了！」大隻富氣沖沖的說。  
「亞強，你們是真的有……？」

「我們好朋友，說出來也不妨！大家想法子！」亞剛說。

「當然真的！」亞強毫不考慮回答。「我和她相愛誰都不能干涉！」

「我們不是干涉！」老孫沉着聲音說。「唉！你們的年齡相差一段路程，怎麼可以哩！」

「她跟你媽媽差不多年紀了，你怕找不到……。」亞剛急切地說。

「年齡差別，能成愛情發展的障礙嗎？」亞強否定答覆他們。

「但是，當你正在盛年，她已經鷄皮鶴髮啦！」老孫輕輕的說。

「對！老孫說得對！」大家愕然一望，只見娥姐不知在什麼時候悄悄地早站在一邊角落裏。

「我和亞強不能……，我……只許媽媽對……只許大姐對弟弟一般……他年青，有前途，我……老了！」她斷續的說。

「噫！」像一枚從天而降的炸彈，突如其來的在白鉅屋頂上爆了大聲响。

「噫！」「噫，噫！」……大大小小雨點似的落在石蓮庵屋頂上。

繆英強跳了起來衝到大門邊，老孫他們跟着趕上，向外一看，石蓮庵外的路上站滿了人。那班人看見亞強，一顆石子擲了過來。大家一閃，亞剛，老孫……趁勢將大門關上，堵住石塊飛進來。外面大聲叫罵着。

「衰仔！」「借神騙眾呀！」跟着石塊箭一般飛來。

亞強一聲不發，轉身到廚房去。

大小石塊落在屋頂上，擲在大門上，板壁，大紅綢官燈被擲得盪盪盪……

繆英強從廚房衝出來，手裏握着白霜霜的冰冷。娥姐見了，一把死死拉住他。

「亞強，不能……不能……！」  
大隻富也攔住他。老孫說：「你一人能敵得過他們！」

「忍耐一下，他們就散了！」亞剛哄英蘭一般的安慰英強。

娥姐緊緊拉着他，要他放下巴冷刀。小英蘭嚇壞了，不敢哭！

「你跟我來！」繆英強突然改變主意。巴冷刀遞給娥姐，拉了大隻富的手轉身到廚房去。

他輕輕地移開側門，閃了出去。「你關上門，叫她們放心！」亞強在外邊張望一下，俯着身體從灌木籬掩護下竄去。

「嘶！嘶嘶！」他聽見輕微口哨聲。

「嘶！嘶嘶！」他照樣响應。

「嘶！嘶嘶！」前面枯澗大溝裏露出一個留着貓王髮式的少年。他看見了立刻脫兔般的跳了過去。

「零號！虎將都出去了。怎麼辦？」  
「能找一找嗎？」亞強也低聲問。

「不容易！而且遠水救不得近火！」少年回答。「噲！那老鬼在大嫂茶攤上飲茶，那些傢伙都是他指使來的！」他說完，指指石蓮庵外的人羣。

「幾個人在一起飲茶？」  
「和排骨王，只有兩人！他在那邊做指揮部哩！」

「好！我攻他無備。」亞強說。「你趕快到公共電話亭打「九九九」！告訴警察：石蓮庵和大嫂茶攤……。」

「你一個人行嗎？」  
「不怕！打他們不過時，警察也到了！」亞強安慰他。又說道：「你快去！腳車給我！」

繆英強騎上腳車，從彎彎曲曲的小徑抄到茶攤後面來。

大嫂的茶攤設在工廠附近。這一天是星期日，工友們沒上工。她的生意很清淡。

攤檔是白鉅、木料搭造的，隔成前後兩座。前座是營業部門，陳列着餅食啦，香烟，汽水……；後座是儲藏室兼臥房。臥房旁邊是爐灶，泡茶，煮飯……就在那裏。站在前面，視線不能看到後邊去，像一所房子一樣，屋前看不到屋後來。

亞強不動聲色的朝老狐狸和排骨王的座位走來。

老狐狸正提起茶壺，將茶斟在……

「呀！」排骨王發現敵人，老狐狸被他一喊，抬起頭。

繆英強一個箭步，將腰間的軟鞭解下揮去。

老狐狸一閃，軟鞭擊在枱面上，茶壺「砰」

的裂了。那年青人又向前一鞭揮去，老狐狸再一閃。順手抓住一根靠在樹幹上的木棒，向上一格，棒端一捲，鞭尾在棒上纏了幾纏，他往前一送，再朝上一挑，繆英強的軟鞭竟脫手飛去！老狐狸得勢不饒人，馬上一根棒變成一條槍向前插過去。亞強空着手只好一讓。他提起張木頭凳一擲，擋住對方的攻勢，拔步就跑。他繞着茶攤跑，老狐狸提着木棒追，他們先同一方向轉，後來老狐狸忽然放慢脚步，向後一轉反包過去。繆英強沒料到，立刻抓了一個瓶子擲過去，擋了對方的來勢，才沒當頭碰上。

老狐狸狠得牙癢癢的，他想一棒之下叫這眼中釘見閻羅去！

他們不斷的在逃，追，像貓捕耗子一樣伺候着，追逐着。繆英強靠年輕，敏捷地逃避了追擊，他不放棄製造反擊的機會。

老狐狸向排骨王一示意，趕快閃在可隱蔽的一角，伺候着。

繆英強仍向前兜過去，他想不到敵人正伺候着他。站在一邊觀戰的排骨王這時突然加入戰鬥，衝過來雙手一張向亞強抱去。亞強雙腳一釘，站牢了。上半身向左一扭，左手搭住對方的臂膀向前一拉，右手用力在他背上一送，排骨王輕飄飄的身子跟踉蹌踉向前仆去。埋伏着的老狐狸突見一條人影衝來，他以為排骨王得手了，毫不猶豫的將棒由下往上打板球般擊去。

衝來的人影，胸膛上重重着了一下。「吧！」張開四肢爬臥在地上。

繆英強大喊：「打死人啦！」「救命啦！」掬了幾張鈔票，抓成一團向賣茶大嫂拋去，趕快騎上腳車走了。

老狐狸提着木棒怔着，沒有想到這狠狠一棒打下去的，不是繆英強。他望着爬臥在地面上的人，嘴裏喃喃喊：「苦呀！」

「打死人呵！救命啦！你們賠我東西呵！」賣茶大嫂大叫大喊。

巡邏車响着震耳的吼聲，向茶攤駛來。

## 八

繆英強回到石蓮庵，叫罵的人羣已被警察驅散了。庵門仍然緊閉着，門外留駐兩名警察。偶然有行人經過，看了一眼也就走過去了。老孫幾人眼見風浪過去，也離開了石蓮庵。他們對娥姐說找英強去。

娥姐癡坐在廚房裏，英蘭正在扒着飯吃。神壇前的油盞早枯乾了，火也滅了。平日縹緲上升的香烟也沒有了。

「亞強，你回來啦！」娥姐看見亞強回來，急切地站了起來。「唉！真擔心死人呀！」

「我不是平平安安的回來了嗎？」他拍拍胸脯說。「這一次老傢伙完蛋了！」

「是你把他……？」

「不！他在大嫂茶攤上打壞了自己的爪牙，警察已找上他了！」

「你吃飯吧！昨天的冷飯，炒熟了！」

繆英強坐在廚房吃炒冷飯，娥姐在一旁瞧着他。經過一場風波，雖然暫時平息，他們的眼睛裏都流露着互相慰藉，憐惜的神采。

「娘惹，開門呀！」

大門外，駐守的警察叫門。

娥姐從廚房出來，把大門開了半邊。門外一個女人趁勢用力一推，闖了進來，第一個巴掌擱在娥姐的憔悴臉龐上，她猝防不及，退了一步。

「嘎！爛臭貨呀！」她撲向前，扭住娥姐的頭髮。「我的兒子給你迷了呀！」

「……」娥姐蒼白的臉上泛起羞耻、慚愧，她不敢還手，任由亞強的母親扯着。

「媽！不准打人！」亞強趕出來搶救。

「打！連這沒出息的東西也打！」哥哥跟在母親後面幫腔。

「祖宗作了什麼孽呀！出了你這沒用的東西呀！」做媽的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叫號。「都是老妖精，沒廉恥！她做了『降頭』迷住你呀！」

「拉他回去！媽，來，拉回去！」做哥哥的一把揪住弟弟胸口的衣服。亞強掙扎着。

母親一面推一面哭。她叫起繆英強死去的爹來！

娥姐呆在一邊，蓬鬆的亂髮遮住她的臉部。

小英蘭緊摟住媽的腿。

亞強掙扎着。拳頭鎚在哥哥的膊上。駐守的警察湊上來，路上又站了三三兩兩瞧熱鬧的人……

亞強終於屈服了，被媽媽推上停在路邊的德士，回到家裏去面對父親的靈牌。

石蓮庵真正孤寂了！

在媽那邊，繆英強變成沉默的無抵抗者。不！他以沉默對付媽的囁嚅，以沉默對付一切……他倒在床上……

## 九

又是夜裏。

「娥姐……娥姐……開門！」繆英強像逃出樊籠的小獸竄回石蓮庵來。

門輕輕開了。亞強閃了進去。

「你！你怎麼又回來？」娥姐悄聲地問。

「我溜了出來！」亞強沉着聲音回答。「娥姐，我決定了！」

「也好！天下無不散的筵席。其實我倆是不能結合的！」娥姐斷續的說：「也好……分手了吧！我……我不能就誤你……」

「不！」亞強明白娥姐會錯了他的意思。「我決定明天同你到報館去登報。我倆宣佈結婚！」

（以下轉第五十三頁）



# 郁達夫別傳

## 抗戰前後

王映霞像

· 川梓溫 ·



一九三五年六月間，達夫應林語堂之邀，爲「人間世」開始寫「自傳」，到九月中旬結束，先後寫了九篇，寫到高等學校生活止；此外還加上一篇「所謂自傳」的序文。是年秋間，達夫還寫出了他創作後期的重要作品之一的「出奔」，在「文學」上發表。這篇小說雖然是以大革命爲背景的，有一定現實的意義的作品。有一天，他特地到南屏去訪若瓢和尚，說：「國事蠅蟻，和尚如何打算？」這時達夫沉着而嚴肅的臉色，是從不會有過的。他臨走時，還對若瓢和尚說：「和尚不入地獄，那末誰入地獄呢？」那時他早已準備要到福建去。不過，達夫這人却善自我陶醉，尤喜歡買航空獎券，差不多每期必買，希望必中，而且還預先計劃，派定用途：以一萬元滙富陽老家奉母；一萬五千元給映霞供養杭州家，五千元送窮朋友，自留兩萬元，借一妙女，同遊四海云云。他以這個理想，排遣中年的情懷，却始終未能實現。即在太平洋戰亂發生後逃難蘇門答臘，暫居鄉間，於新婚之夜亦寫「

何日西施隨范蠡，五湖烟水說恩仇」的詩句，然而終於賣志以歿。達夫的喜買航空獎券，我們可以在他的日記看到不少有關的記載。譬如一九三五年七月四日的日記上，他記的是：「又買航空獎券一條，實在近來真窮不過了，事後想起，自家也覺可笑。」笑固然可笑，他還是省吃儉用地去買航空獎券，可是他不但從來沒有中過頭獎，即連末獎也沒有得過。因此，他後來在福州做官時，居然有一個學生，素不相識，迨迨地從河南省開封寄信給他，說他買了一條航空獎券，中了三獎，願以獎金三千元無條件相贈，這也可以說是投其所好，聊示敬意的了。

一九三六年春的正月初，風雨茅廬建成之後，達夫應福建省主席陳公洽之招，匆匆出走，隻身附船南下，作了七閩之行。原意本擬漫遊武夷太姥，飽探南天景物，重做些紀遊述志的長文，他在這時期，先後寫成了「閩遊滴瀝」等作品。一個人羈留閩地，常在思念杭州，雖則也時常回杭省視，每月至少有一次，因爲王映霞留在杭州風雨茅廬，沒有限去。也就是達夫自己所說的，實爲毀家之始。況且在杭州友人很多，平時往還，又不避男女。因此也就造成了達夫和映霞時相齟齬的導火線。難怪當年也有朋

友勸阻達夫移家的。魯迅還寫過一首著名的「阻達夫移家杭州」的七律，後來還寫了條幅送給達夫掛在風雨茅廬內。那首七律的詞句是這樣：

錢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隨波不可尋，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滿蔽高岑，

墳壇冷落將軍岳，梅鶴淒涼處士林，

何似舉家游曠遠，風波浩蕩足行吟。

後來達夫在「回憶魯迅」文中，對此還表示過不勝懊悔。他說：「我因為不聽他的忠告，終於搬到杭州去住了。結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黨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

是年冬，達夫因受日本各社團和學校之聘，往東京演講，一個月後，繞道台灣，忽傳西安事變，便匆匆返閩，時已歲暮，他還紆道廈門，寄寓天仙旅社，遇見謝雲聲，和他作了數日盤桓，謝和廈門幾位記者，導他遊虎溪岩，白鹿洞，中山公園，廈門大學和南普陀等名勝。他且和住持廣洽法師同往拜訪他的老友弘一法師，暢談甚久。弘一法師未出家前，俗名李叔同，是個有名的才子，詩詞歌曲，無所不能，出家後，精研佛典，持律甚嚴。達夫和他所談的，多是有關佛

典的問題，歸來後還賦詩一律以贈弘一法師：

不似西冷遇駱丞，南來有意訪詩僧，

遠公說法無多語，六祖傳真只一燈，

學士清平傳別調，道宗宏義薄飛昇，

中年亦具逃禪意，兩事何周割未能。

元旦那天，他到禾山去玩，到傍晚才回到天仙旅社，便為一羣青年男女，用他那歪歪斜斜的字寫條幅。他的字原本很草率，隨便，很像他的不修邊幅的樣子，而却別有一種瀟灑不羣的氣概，他並不是書法家，但比起那些描眉畫眼的畫家來總要高明得多。達夫對書法，原

有他獨特的見解，他認為既然「書為心畫」，就須寫出能代表自己的思想，性格的字來，才能算得書法，如一味模仿古人，只是古人的奴隸而已。這一次的遊覽，他極快慰。他知道謝雲聲正在輯集他的詩詞，還告訴他如果輯集竣事，可以寄到台北帝大的神田教授那裏去出版。因為神田教授也是酷愛他的詩詞，而且準備印行他的詩詞集。臨別前，他還特地與謝雲聲等數人合攝一影，以留紀念，並為謝題「島上集」，「泉州史畫」，「福建山歌」，「閩南風俗集」等書簽，及書扇面，對聯，條幅等。也可以看出他

對朋友的關懷忠厚了。

達夫回到福州之後，生活過得相當寂寞，時常到一家小館子去喝酒。有一次，飲至半酣，便跑去測字。測字，測了一個「商」字。測字的人說得很有妙諦，叫他朝正西，大富貴亦壽考。達夫一笑置之。又有一次，他實在寂寞得很，便去電杭州，促映霞來閩同居。映霞來閩後，即寓居光祿坊劉氏舊築，實即黃莘田十畝齋東鄰，相處了幾個月，別無異狀，迨到一九三七年五月間，映霞以不慣為藉口，達夫乃送她返杭州。在這期間，達夫飲酒賦詩如故，記得他當年與報界多所往還，曾作七絕一首，以崇高氣節與報人共勉：

閩中風雅賴扶持，氣節應為弱者師，

萬一國破家亡後，對花灑淚豈成詩！

此外他還有一首五絕，也是當時寫給報界同人的，詩曰：

大醉三千日，微吟又十年，

只愁亡國後，營墓更無田！

他的愛國之忱，憤慨之情，溢於紙上。同時，也是在這期間，他給逃亡在東京的郭沫若寫了一封信，信是五月十八日寄出的，這封信在外間不易看到：

沫若：

今晨因接南京來電，囑我

致書，謂委員長有所借重，乞速歸。

我以奔走見效，喜不自勝，隨即發出航空信一，平信一。一面並電京，請先取消通緝，然後多匯旅費去日，俾得早日動身也。

目今強鄰壓迫不已，國命危在旦夕，大團結以禦外患，當係目今之天經地義，想兄不致嫌我多事也。此信到日，想南京必已直接對兄有所表示，萬望即日整裝，先行回國一趟，臨行之前，並乞電示，我當去滬候你，一同往南京去走一趟，這事的經過，一言難盡，俟面談。

前月底，我會去杭州，即與當局諸公會談此事，令妹婿胡灼三亦亟亟以此事為囑，殊不知不待彼言，我在去年（廿五年）年底，返國時，已在進行也。此事之與有力者，為敵東陳公洽主席，及宣傳部長邵力子先生，何廉處長，錢大鈞主任，他們均係為進言者。

我在前兩月的函中，已畧告一二，因事未成熟，所以不敢直告，大約此函到後，南京之電匯，總也可到，即請馬上動身，先來上海。

中國情形，與前十年大不相同，我之甘為俗吏者，原因也在此。將來若得再與同事，

爲國家謀一生計，並設法招仿吾亦來聚首，則三十年前舊夢，或可重溫，臨函神馳，並祈速覆！

弟達夫上五月十八日

上一封信發出後不久，達夫又再給沫若一封信：

南京蔣氏有意招兄回國，我已先去說過，第一，要他們辦好取消通緝手續，第二，匯大批旅費去，此事當能在十日內辦妥。望兄接南京函後，即整裝返國，去南京一行，或者事前以電報通知；我可以在上海相候。

此信到達後，請即覆我；我此番去杭州住了數日，遇見你的七妹夫，在杭州經商，他也頗以你的信相託，總算他的願望已經實現了。

函到後，希立覆！

弟達夫五月十八日  
從這兩封信看來，郭沫若的歸國，達夫是盡過不少力量的；雖然事後，郭沫若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寫好一篇「再談郁達夫」的文章，矢口否認，說他的歸國並不是達夫出的力量，但是這封信也成了郭沫若的謊言的證件。這一年夏天，「七七」蘆溝橋事變已起，「八一三」滬戰未發時，達夫迢迢從福州趕到上海，會晤了十年未歸國的郭沫若

，然後才回到杭州去。

當郭沫若到上海時，達夫趕到船埠上去，因為遲到了一步，沫若已走了。他在船埠上遇見施蟄存和陶亢德，才一起趕到孔德圖書館的三樓去。達夫見了沫若，緊緊握了半天手，一句話也說不出口。

後來達夫看看時間不早了，就僱了兩輛汽車，把他們送到來喜飯店；達夫很豪飲，大啖特啖，直到深夜才分手。

達夫這次回到杭州之後，對映霞有行跡不檢的謠言也漸有所聞。那時映霞正當盛年，有如盛開牡丹，鮮艷照人，被譽爲杭州四大美人之首，在交際場中，風頭甚健，當時有杭州教育廳長許某，由結識而發生入幕之謠，後竟爲達夫偵知和王戀愛的，竟是這位友人。有一次王正與這位朋友在一起，達夫由外面回來，傷心之餘，出走福建，途中在一家「江山旅館」裏寫信給映霞。信裏說：「自從發現了這件事之後，痛苦之極；一切山川樹木，都彷彿變了樣子，但是他再三說決不責備王映霞，而且「宗法社會所付與男子的特權，我也不想愛用」。在敘述了他的痛楚之後，達夫說：「我平常以爲最能顧到旁人的精神生活，現在物質上既不能使你滿足，精神上又必須使你找其他的出路，這是最認爲傷心的事。」

爲了顧到王映霞，他還說：「我現

在不想把你精神上的支柱，一旦拆去。」

接下來，他說汽車經過樟樹，來了空襲警報，敵機飛過，乘客紛紛逃下車去，自己獨沒有一動，大家誇獎他有勇氣，「其實一個精神上自以爲絕滅了的人，肉體的是否存在，是無關緊要的。」

此外在信裏，達夫還爲映霞籌劃了怎樣逃難：「我必要使你們母子三人，吃有錢飯，走有錢路。」

可是貧窮老是跟着他跑，他說：「明天見了陳公洽，我第一件事，就要向他借三百塊錢，兩百塊錢寄給你，一百塊錢寄給養吾。」至於他自己「只要活下去，總有辦法可以過，至於死了以後的事，誰又顧得到。」他並且說：「譬如明天進了福建，隨時都有死的可能。」

提起那個養吾，他說：「養吾是世界上最可憐的人，無論他怎樣罵我，我活着一天，總要照顧他一天。」

最後，他說：「天氣很涼，你與孩子們務必保重，我已經傷風了。」

信是當「旅館的人都已睡着了，」點起蠟燭，「在朦朧的影裏」寫的。稱映霞爲「最親愛的映霞」。

達夫回到福州去做官，不久，政治部在武漢成立，達夫得郭沫若之荐，去做那開差事的设计委員，與日本反戰作家鹿地亘共事。這时期的達夫，顯得非常積極，他四出奔

走，「冒烽火炮彈」，到前方勞軍，觀察，他的愛國熱情，在這個時期寫的許多政論和舊詩中，都有了充分的反映。

一九三七年六月間，達夫在東戰場的第三戰區勞軍，有一晚，他去當當年爲傷兵服務的謝冰瑩，他帶着開玩笑的口吻說：「你又恢復雄糾糾的女兵了，我不該穿長袍來到前線的，所以到處都有人挖苦我，其實我也和你們一樣，已經把生命許給國家了。」

七月初，達夫從東戰場回到漢臬。他和映霞的爭吵漸烈，到四日晨，映霞突然出走，匿居不見，達夫便在漢口大公報上刊登了一則尋人啓事：

「王映霞女士鑒：亂世男女，離合本屬尋常。汝與某君之關係，及携去之細軟衣飾現銀款項契據等，都不成問題，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郁達夫謹啓。」

這一啓事，轟動全國，朋友同事在當時都爲他們的家庭糾紛，奔走調解，終於達夫又再登了一次啓事：

「達夫因神經失常，語言不合，致逼走妻王映霞女士，並登找尋啓事，誣指與某君關係，及携帶細軟等等，事後尋思，復經朋友解說，始知全出於誤會。茲特登報聲明，並深致歉意。郁達夫啓。」

這一則啓事發表後，他和映霞在第二天，便偕着王的母親和二個小孩乘輪船到湖南漢壽去避難，因為當時日機轟炸日烈，當局下令疏散人口之故。達夫並曾爲文寫出：

「讓過去埋入了坟墓，從今後，各自改過，各自奮發，再重來一次靈魂與靈魂的新婚。」此外，他從漢泉到漢壽，過辰谿的流亡途中，還寫過一首詩：

國破家亡此一時，側身天地我何之？

同林自願雙棲老，大難寧存半境差。

豈爲行吟來楚澤，終期結綬到南枝。

月明三徑垂楊下，元白傳杯各記詩。

起初達夫一家並不是到漢壽去的，有人勸他到常德，因爲那裏的生活程度較低，如果萬一時局再緊，還可退入四川和貴州，比較安全，達夫也就只接受這個建議，從漢口坐船到常德去。

達夫到常德後，一家大小住在武陵花園，才發現這個地位比較偏僻的地方，原來是湘西的一座重鎮，物價並不太低，於是，又想轉往一個生活程度比較更低的地方避難。那時有位常德紳士胡善志力勸他一家到距離常德九十華里的漢壽縣去。達夫立刻打長途電話給當時在長沙皇倉坪國民日報的易君左，說

他要移家到漢壽，並請託他預備住宅。

一星期後，達夫一家搬到漢壽縣城北蔡天培的一幢古色古香的正屋裏。這是一家有名的醋舖，蔡家在漢壽很有錢，他是漢壽著名的特產黎蛋蔡醋舖的主人，他們兄弟和達夫君左都是留日時期的同學。達夫在移家漢壽期間，雖然住在醋舖裏，却沒有翻了醋缸，也沒有和映霞吵吵鬧鬧，兩口子相處得相當好，兩個孩子依依膝下，家庭之間充滿了悠閒和瞭解的外表。

漢壽是湖南洞庭湖畔的一個小縣城，原名慈陽，縣城內十字街也相當熱鬧，有幾家南貨舖，居然賣啤酒，青豆罐頭，這些洋派食品，在漢壽土著們是從來不會看到的，却都被達夫一一發現，搜購一空。「這啤酒在漢口賣兩塊錢一瓶，就在長沙也漲到一元五角，可是在漢壽只賣六角五分，漢壽的商人，老實的程度，頗具古風呢。」達夫說着頗爲得意。

達夫和映霞在漢壽期間，常往訪君左，却不同時來，每當達夫出遊或訪友，映霞往往也不同達夫在一起。在這閒居期間，表面上看來，倒是相安無事的。有一次達夫還陪君左一班朋友去玩當地名勝區的南湖。他僱了一條小船，出大南門，舟在湖中盪漾，遠山的濃黛，爭來撲人眉宇，寒風吹起皺皺的湖波，還委實是絕好景色。這次遊南湖，還

有「聯吟」之舉。以「借君左，學藝及易黃諸女伴，泛舟南湖，展墓采菱，晚至西竺山，翌日聯句」爲題：

戎馬餘閒暫息機（郁），南湖清露濕荷衣（易），

采菱兒女歌清越，展墓漁樵話式微（郁）。

十里波光流暑去，兩船餐影帶香歸（易），

魯陽戈在能揮日，爲吊張顛歎寺扉（郁）。

第二首則以「劉縣長招飲西竺山，沿花姑堤一帶，風景絕佳，與君左口唱，仍用微韻」爲題，聯吟如下律句：

西竺山前白鷺飛（郁），花姑堤下藕田肥；

柳蔭閒繫牛皮艇，茅舍新開杉木扉（易），

藤蔓欲攀張網架，牛羊也忘釣魚磯；

桃源此去無多路（郁），天遣詩人看落暉（易）。

這一時期，達夫的生活過得相當平靜。有時還有記者從遠道到來訪問。他總表示：「局勢面臨如此，實在不行，再打無法振奮人心民氣的。」

有時過訪的人和他談到詩，他却表示：「我的詩不好，趕不上徐志摩呢。古人說詩窮而後工，我想，我生不逢辰，環境太劣，心情上

的憔悴，是會吐出不滿現實的心聲！」他又說：「國破家亡，還談得到寫作嗎？我頗想隨軍，這個時代，可惜我不能寫劇本，否則，我倒要寫劇本。詩的力量，雖不在劇本之下，我頗想以抗戰爲背景，寫中國民間流離逃亡悲慘的局面，寫鬼子猙獰的面目……是的，我應該寫這樣的題材的近代史詩。」他說得很興奮。

一九三八年九月，陳公洽再給達夫來電，催促返閩從戎，他就隻身就道，奔赴關中。

到關後，他接到映霞來書，說終不能忘情獨處。據達夫自己說，他已決定了隻身去國之計，她的一切，祇能由她自決，顧不得許多。

在臨行之前，映霞却從浙江趕到福州，隨同南渡，因此達夫在十月十二日從福州楊橋巷給遠在杭州的若

飄和尚寄出了兩首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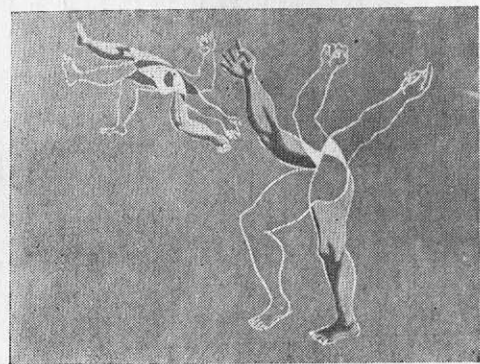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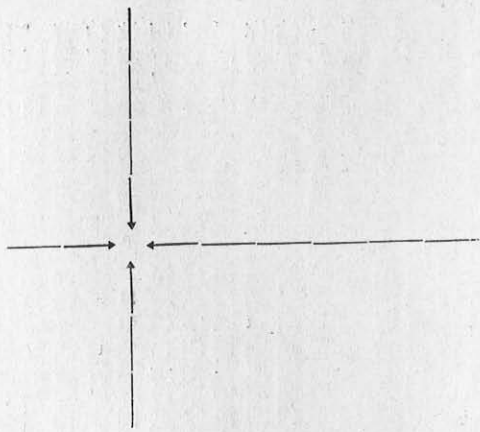
離愁蹙蹙走天涯，聞道台南又駐車；

亂後倘逢應失笑，一盤清賬亂如麻。

莫憊泥塗曳尾行，萬千恩怨此時情；

念家山破從何說，地老天荒曳尾生。

達夫於去國前，懷着一腔恩怨和蹙蹙的離愁，實有無可奈何之感，雖然要遠走炎荒，作海外宣傳，猶冀亂後相逢呢。



# 如相

· 周子強 ·

感謝傭工老林，今天在市場上買了藕回來，替我煨上藕湯，這一樣新鮮而熟悉的菜，喚回了我童年的一段回憶，有些興奮，跟着又是一陣悲涼。

母親說：「這是你小時候從和尚廟裏學來的一樣菜，吃到了味道，回家硬纏着我照樣做，你記得吧？今天我看到老林買了藕回來，特地教他這樣做的。」

母親所說的正是我想說而沒有馬上說出的話。猛然間，我吩咐老林：「請你替我加上一些醬油，麻油，麻油要多些。」然後我轉向母親，「媽媽，你忘了，要是沒有麻油的香味，便全然不像和尚廟的菜了。」

某一種聲音，或者色、香、味，都可以勾起人們的懷觸——往事的懷戀。

今天我坐在餐桌上，對着這一大碗煨的藕湯，吃着吃着，心裏老不自在，因為我對那座記憶裏最熟悉的寺廟的當家和尚，有說不出的罪疚感覺，我，在人生的問題上等於欠了他大筆的債，恐怕永遠無法償還。

如果說我現在還能懂得容忍的重要，如果說我能對於尋常的毀譽不大關心，或者說我有一些虛心服善的智慧和勇氣，這都得感謝我幼年的師父——如相和尚。

如相和尚雖然是一個大廟的方丈，可並不是大師，當然也不便歸於高僧之類。在我的了解中，他是一個平凡的人；平凡而可愛的出家人。在平凡中，他帶了一點囂強，但絲毫不固執。

我認識如相和尚，並受命拜他為師父，做他的皈依弟子，這一段緣分，說來是很特別而也頗

有趣的。

在我六七歲時，曾遇到一位牽着駱駝替人看相的江湖術士，母親把他請進來替我看相，據他說，我前生是個小和尚，極獲老和尚的喜愛，可惜這個小和尚在十二歲時便死去了，老和尚打了一把金鎖套在他的頸上（我想一定是連着金鍊子的），現在，到了今生，老和尚一定要追回那把金鎖，恐怕這位少爺是養不好的了。於是他替我想出一樁制伏老和尚的法子，便是由他咬破中指，畫一道符，教我母親做一個小布袋子，把符藏在裏面，朝夕隨身佩帶，老和尚便奪不走金鎖，也即是奪不掉我的生命。不過，那位術士在接受了我母親的重金酬謝後，臨走時還鄭重交待，他說：「到了小少爺十二歲的生日，可不要忘記在廟裏唸幾天經，這樣一定更可消災延壽。」

母親很相信那位術士的話，因為他說我前生是個小和尚，從我的心性若干方面完全可以得到

印證；我從小就怕吃葷腥的東西，而且不像一般頑童那樣忍心去捉弄小生物而把它活活搗死。關於第一點，我小時就愛吃清淡的東西倒是實在的，從上面所提到的煨藕湯的偏嗜也可見到；至於第二點，與其說是「不忍」，還不如說是怯懦來得合乎事實。一直到現在，我的孩子們在樹上捉一個個了，往我的面前一拋，我還是要嚇得大叫起來的。

到了我十二歲的生日，早幾天母親便逼着父親向附近的一個大廟——能仁寺去接洽唸經的事，結果在廟裏唸了三天三晚的金剛經，不但動員了幾十位和尚，安排了好多桌素席，而且我的全家幾乎都在場照料，我更不曉得參加跪拜了多少次。我當時沒有別的感覺，只是覺得那木魚清磬和唸經的音調，在莊嚴中夾有悲哀；說是一種情感，而又不易把握。

就在唸經的第三天晚上，當家的如相和尚便已完全賞識我的「夙慧」，因為父親在他面前誇讚我極小就識字唸書，後來並能寫出清麗的詩句。這一晚，經唸完了，已是夜分時刻，如相和尚苦留着我們吃了素麵再回去，趁着麵還沒上桌，他忽然燃起大的紅燭，披起紅色方格子的袈裟，拉我同跪在佛像的面前，口中唸唸有詞，三跪九叩首，然後站起來，在懷中揣出一份紅色的帖子，套子外面寫有「福慧雙修」四個字，筆跡很俗，頗像生意人的手筆。他向我說：「從今以後，你歸依我了，祝你福慧雙修！」原來那份歸依的帖子是他事先就準備好的，未經過我們的同意，竟兀地安排了這個場面。並且當時賜了我一個法名叫「善性」。

父親的樣子有幾分不高興，覺得這事未免太突兀了，況且他是向來不和僧道往還的，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父親所信仰的是他自己的事業和美譽；有許多現實的滿足充實他的生活。但無論如

何，我這時已經是「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的三寶弟子了。我只是覺得有些惶惑，甚至已經領受了這宗教的氣氛，而意味到人生的空虛。

依父親的指示，少到廟裏去，不要過分親近這位莫名其妙和尚。母親的見解則是：「怕甚麼？廟裏還替閻兒供了長生祿位牌，沒有事的時候走走，只會有好處的！」老實說，最初的一個時期，在母親的鼓勵下，隔些時候去看師父一次，在我已經是很大的苦刑。

到後來，我倒漸漸習慣了，我想這與如相和尚的和悅態度以及他愛吃零食的習慣都有關係，每次到廟裏去，總是分享了不小的菓點。母親說，廟裏的東西不是隨便可吃的，僧佛都要受人們的供養，白吃了便不得消災，所以差不多每次都要替我預備一點東西帶去送給師父，可是經我吃回的也許不只一倍。

我幾乎很羨慕一個大廟裏當家和尚的生活。有整潔的庭園，有清淨的禪房，唯一顯得不甚調和的便是一兩位表情呆滯的小和尚；當然，師父對他們很和善，管這十來歲的小和尚叫「芽兒」，管年紀大的叫法號，稱做「×師」，也有把職務當作名字叫的，譬如司接待交際的「知客」便叫「知客師」。

能仁寺的廟產聽說是很有富有的，和尚都生活得不壞。然而，我會經注意到如相和尚的笑容，是寂寞的。也許這是我自己的想像，我不應該輕估師父的定力。

這裏，還應該把如相和尚的面貌畧畧補敘幾筆——照例，在文章裏是應該有此交代的！

他蓄有兩撇鬍子，在清瘦的臉上勻稱地排着，看樣子有五六十來歲，其實也不過五十挨邊。牙齒黃中帶黑，比我現在的烟牙還要難看得多。但是，整個的外貌，在清癯中顯出一股秀氣；再加上僧服和錫杖，擁扶着他的背影穿過佛殿前面

的長廊時，使人有一種飄然出塵之感。

### 三

他會撫弄一手七絃琴，有好幾次爲我彈出「平沙落雁」的調子，手法似乎不很熟練，但我從他凝定的眼光中，看出了一些落寞的情感。

他開始要我教他做詩，其實他已經有了不少的作品，只是平日秘不示人。讀他的詩，依我當時的品評標準，實在難以說個好字。不過，我已經曉得學佛逃禪的人所做的詩，在形式和意境上都可以完全和偈語相同，他的詩，韻律和章法雖然都談不到，但在想像上的努力還是看得出的，而且，在樸拙中也有一般人生的真味。於是，我教他怎樣選用比較適當的字彙，怎樣注意音節的調和，乃至怎樣寫情造境。我那時雖然是個小孩子，却已經懂得不少世故，有時自覺說得放肆了一些，便馬上把話帶回頭，順便將他的警句恭維一番。於是他爽朗的笑了：「芽兒，不要緊，不要怕得罪師父，談起做詩，師父現在是你的徒弟呢。」

我在他的面前，就同在父親的面前一樣，成了早熟的寵兒。所不同的，父親只是一味在客人面前誇贊我的成績，我覺得他並不瞭解我；若論瞭解的程度，倒是如相和尚要比較來得深些。我很自然地和他建立了師徒的感情。

### 四

學校放暑假，他要我搬到廟裏去住一個時期，這正是我所憧憬的，只是不好意思先提出來。

我選擇了一個月夜，開始和他在禪房共榻。他做完了晚課（誦經、禮佛），走向室內，煤油燈的光圈照不滿偌大的禪房，却照亮了他的臉，神情興奮，笑容也開朗得多。他說：「芽兒，

我們今天可以好好地談一會，今天，我不做功夫了。」他所說的「做功夫」，就是蒲團上的靜坐。我有一種雅氣的喜悅，是好奇心也是同情心的指使，脫口說出：

「明天呢？明天師父還做不做功夫？」

他笑着答復，他做功夫原沒有硬性規定的時刻，在輪船上也好，在火車上也好，隨時隨地，他都會冥坐多時，把塵世上的一切拋得遠遠。然後他向我解釋了一些「到處隨緣」和「心即是佛」的道理。照他的意思，六根清淨，不一定要身在山林；如果世緣未了，就是住廟也沒有是處。

最後，他說：「芽兒，你的夙慧得深，不過這個時候你恐怕只能懂一些些，讓我們還是談做詩吧。」

「不，談做詩不會比談這些更有興趣。」我說。

「你要聽師父的話，在廟裏多住些時，把師父教會做詩。」他的語氣很鄭重：「我從小就學生意，沒有讀幾句書，中年出家，纔在廟裏自己造就。我有很多好的意思，說不出來，不能用文字表達出來，讀了人家的東西，只是覺得好。」

提到他的出家，究竟已經有多少年？是因為一般所謂受了某種刺激而最後大澈大悟的麼？這是我久已想問他的話，今天趁着機會提出來。他一臉嚴肅的說：「芽兒，問這個做甚麼？」然後，一絲寂寞的笑容又在臉上泛開起來，「好吧，師父的事也要讓徒弟多曉得些纔好，告訴你，我開始是因為說親的事，不聽父母的主張才負氣出走的。後來就出了家，到現在已經是二十五年了。」

我知道他只能告訴我這些，詳細的經過且讓他在心底保留。因為我覺得他在我的面前，師父的尊嚴還是存在的，我只得耐住性子，不多問。但是我還可以從側面挑起他的話來，於是我問他

讀過詩僧蘇曼殊的作品沒有，想不到他對「斷鴻零雁記」「碎簪記」裏面的故事和人物，說來如數家珍，並加了一段我認為最恰當的評語：「曼殊是天才，他的天才是不平凡的，如果他能夠「太上忘情」，也就不能成為詩僧。不過，他的小說，都是千篇一律，讀多了也不免倒些胃口。那個感傷的調子，你們芽兒更不宜去讀它。」

最後，他自言自語的說：「在斷鴻零雁記裏，記不得曼殊是抄了那一座寺廟裏的對聯：『蒲團坐耐江頭冷，香火重溫劫後灰！』」接着，他反復低吟了兩遍，輕歎一聲。

這一夜，月明如畫，夜涼如水，我就戀這禪房的寂靜、空虛，久久睡不着，師父也輾轉不能成眠，他率性坐起來，盤腿坐在床上，我裝着睡熟了，眼睛偷偷看着他，在月光中，像一座莊嚴而冰冷的石膏像。我不禁害怕起來，四周是死一般的寂靜，寂靜得可以聽出寂靜的聲音，空虛得使人想像空虛的足跡。

這樣，大概挨過了大半個鐘頭，許是一個半鐘頭也不一定，師父躺下來睡，我纔敢翻動身子，他發現我沒有睡熟，替我蓋上一層薄被，關心地說：「你是在生地方睡不好？我看你實在思想得太多，唉，像你這樣有夙慧的孩子，我真沒有遇到過第二個，我只担心，這個世界會糟塌了你這塊材料。」

我懂得師父的意思，他在這裏借用「夙慧」兩個字，意思是指的我的情感早熟。

## 五

我在廟裏住過了一個星期，師父有時叫燒火的和尚特為我預備冬菇麵做早餐，晚餐多半有煨藕湯，再配上豆腐皮做的「素雞」「素鴨」，罐頭油燜筍，醬製的嫩薑，這些素品，正合我喜歡清淡的胃口。在廟裏吃飯沒有別的麻煩，我只須學

着師父，在進餐以前，合掌靜默半晌。

晚上，師父照例領導全廟的和尚在大殿上做他們的晚課，並要我留在禪房裏做自己的功課，如果我願意，也可以到大殿上去看他們，却只能盤腿坐在殿旁的蒲團上。這時，我的地位，遠比不上一個小和尚。

如果這樣地住下去，似乎也沒有什麼特別不好。白天還多半回家，母親說，免得父親老見不到我。只是有的時候，師父派小和尚到家裏來叫，叫的時候要是早一點，一個寂靜的下午，而又沒有香客到廟裏來玩，廟裏的空氣是很令人感到壓迫的。我甚至體味到，師父的愛不能代替父母的愛，這裏邊好像缺少了什麼，也許又多了一點什麼。

這一個星期我覺得過得太慢，而我的感情又變化得太快，我對這座廟宇開始憎恨起來。我發誓，我憎恨的只是這座雄偉而古老的建築，對師父却找不出憎恨的理由。

父親每天晚上回到家裏，見不到我，就責問母親為什麼還讓我住在廟裏。母親也決定讓我回家。並且和師父說過了。

在我住廟的最後一個晚上，陪師父坐在後山的涼亭上。他沒有參加晚課。前面的大殿上梵唄之聲隱約可聞，我對師父有說不出的難過，他一言不發。

下絃月掛在天邊。師父的面容今天似乎頓然蒼老了許多。

半晌，他突然向山下大聲叫喚小和尚：「芽兒，把我的琴拿來，櫃子上的茶葉筒——有龍井，泡一壺來！」

他將七絃琴橫置在石桌上，撫弄了幾聲。

「善性！」這好像是第一次叫我的「法名」，「我為你奏一曲。」

琤琤的琴聲，像行雲，像流水。倒沒有低沉

憂鬱的調子。伴着茶香，使我精神振奮了不少。

他說：「師父彈琴給你聽，你明天回家替我寫首詩來，就寫這個境界。」在說話的聲音中，我熟悉他那絲寂寞的笑容。

「只是怕寫不好，」我想到我應該說的話了，「師父！您放心，我會時常來看你的。」

「那就好，芽兒！」

他接着和我談了許多話。

「我前幾天就說過，擔心這個世界會糟塌了你這塊材料，你父親是做官的，你將來也應該有你的事業，師父怕是看不到的，」我發覺他的聲音中有眼淚，「不過，你家有兄弟，你大哥早已成家，依我的看法，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造化，你的成就，實在不應該像普通人一樣，你的體化不好，我希望你福慧雙全，如果能在廟裏一面學習，一面養身體，固然很好，——我有一句話，你的父母必然不能同意，就是你也未必了解，我的意思，像你這樣的具有夙慧，最好是出家，不但為了真正的讀書，也更可以修行成佛，普度眾生。」

我聽了他的話一怔，但是馬上想到他平日對我的情誼，不由得不去否定一些屬於壞意的揣測，我想，他至少是誠心誠意疼愛我的。

接着，我又本能地覺得這不是我服從師父的時候，我甚至覺得應該採取自衛的手段，於是推說父親和母親一定不會考慮到這一個善意的建議。他說：

「出家還是可以奉養父母，我們佛家並不是無父無母的。」

我沒有做聲，用沉默來打發這難堪的時刻。當我幻想自己現在已經是個小和尚，和家庭以及這個世界都隔得這麼遠，我幾乎想哭。只有想到家庭，我才意識到自己不過是一個小孩子。

眼前就是我和師父二人，除了我自己以外，現在沒有第二個人可以幫助我的了。於是鼓足勇

氣，就像對付一個來襲的敵人一樣，我向他說：「我今天晚上回家去睡。」

無論如何，我得馬上離開這裏，自己這樣決定了，倒也心安理得。師父却沒有看透我的心思，他說：「明天回去說也不遲。」我知道他誤會了我的用意，大概在月色朦朧中看不到我的臉色。

我站起身來，他慌忙叫小和尚打燈籠送我。師父一直親送我走出寺門，三個人的影子在燈籠的光團裏一前一後的幌着。

他的語調既興奮而又嚴肅：「這是世界的末日，我不曉得你父母、你自己有沒有我所說的緣分？不過，我覺得，你是該有這個緣分的。」

回到家裏，就像回到另外一個天地，母親很奇怪我的突然歸來，並且看出我懊喪的神氣。我負屈似的將如相和尚的話簡單地說一遍。父親在旁邊幾乎是暴跳起來：

「豈有此理，他要徒弟，我更要我的兒子哩！」他用難看的臉色教訓母親，「我老早叫你不要讓這孩子去和那個神經病的和尚接近！」

照父親的看法，如相和尚要我出家的用意，無非是想收一位體面的徒弟，不過是庸俗的自私而已。我想，父親的看法恐怕是對的，我幾乎為師父難過。

不要說我第二天沒有去交詩，看樣子，恐怕一輩子，要躲開如相和尚。起初，我覺得這倒又是一個新奇的體驗。

當我回到家裏來住的第三天，師父曾打發小和尚來問我不是生病，恰巧母親不在樓下，沒人理會他。此後一直好幾個月，他不會再來問過。母親也說，老和尚懂得這是怎樣一回事。

我重新跳跳蹦蹦起來，並且發誓少做勞什子的詩。我覺得應當面對生活，不應該再是一個憂鬱的孩子。只是在父親面前，不得不裝得正經一些。漸漸地，我將廟裏的事淡忘了。

寒假的時候，如相和尚驀地來到我家，我一時侷促得厲害，不曉得還要不要向他合掌表示禮貌，但我終於合了掌。他問我最近身體怎樣，撫摩着我的頭。

他對母親說，這幾個月，雲遊了外省的一座名山。所以我沒有到廟裏去，他也沒有來。我察看他和幾個以前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只是臉刮得乾淨些，兩撇鬚子的地位更顯著了許多，這也許是下山不久才剃頭的緣故。

他要求母親把父親請到客廳裏。寒暄了一番。他勸父親要多注意我的身體，少讓我「鑽書」，根據他自己的經驗，一個人真正的了悟，是要從三十以後開始的。

父親也很懂得他的好意，似乎忘記了以前他勸我出家的事情。忙吩咐母親辦素菜，留師父吃飯，師父堅執不肯，他說，出家的人，不願無故打擾人家。

他走的時候，請父親讓我到廟裏去玩。

## 六

直到陰曆過年，母親才為我預備了禮物，讓我去看師父。穿過熟悉的廟廊，心中抗拒不定，不曉得他要我那首詩不？側殿前簷掛着木製的飛龍——用個插香——還是在那裏蜿蜒着，對我張着嘴，這個熟悉的印象，幫助了我的勇氣。

走到禪房門口，師父正在入定，他好似已經聽到腳步聲，知道是我，緩緩的將眼睛睜開來。

「芽兒，你來了，我曉得你會來的。」

我有說不出的難過和躊躇。師父叫我坐，才好意思坐下來。

這一天，師父和我說了不少的話，態度都異常莊重。

「芽兒，你想錯了，師父不會怪你的。談到出家的事情，你的家庭當然認為是個天大的笑話，不過，師父看你並沒有看錯，你的父親看你也沒



有看錯，問題是在怎樣的看法。

「你得知道，世間一切的貪、嗔、癡，在佛的眼光中，無非愚妄，在佛經裏面叫做『無明障』。你多情，你太伶俐，所以我怕這個世界和你自己會糟塌了這塊材料，就是說，你將要去追求那些無用的東西，沒有真價的東西，就像我也想學做詩的情形一樣。況且，你將來還要為生活奔忙，永遠脫不了世情的枷鎖，不能遠離顛倒夢想。芽兒，這是很可哀的。我給你的歸依帖子上面寫的福慧雙修四個字，其實在世間是沒有那回事的。除非你能超脫。」

「好，我現在不再和你談這些了，你應當好好地聽父母的話，注意身體，努力學問，將來繼承父親的志業，做一番事。並且，你自己還要生男育女，了却夫妻的孽緣和兒女的債，儘可能去安排理想的生活，盡你做人的責任。不要像我這樣對不起家庭。然後，你如果不沉迷於名利，不為俗情牽掛，那麼，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到那時，如果我還活着，可以和你仔細談談。」

「芽兒，你要記住師父的話。並要懂得我的心，我並不怪你。學佛的人從來不肯對一樁事有所執着。你要曉得，道理本來是很難的，世間的是非非，多半沒有摸到半點兒邊，說真話，人們却不懂，這就是我佛如來為什麼不多講而只是拈花微笑的理由了！」

七  
此後，我也偶然到師父的廟裏走走，他照樣的給我心愛的菓點吃，我們之間，好像是「忘年交」，一切都還自然恬適。

抗戰的洪流把我冲到西南各省。父親的去世使我輟學就業。十幾年沒有如相和尚的訊息，不知道他雲遊何處。

抗戰勝利的第二年，我遠赴東北，有一天，接到由家鄉輾轉寄來的一封信，字跡很陌生，想

不到却是如相和尚的手筆。他的文字，顯然比以前進步了許多，但，我想這在他是不重要的。

他在九華山的一個寺廟當主持，來信說：「寺宇荒寒，亟須修葺」，希望我儘可能替他捐募一筆款子。並說：「何日禪房抵足，共話前塵，但所願也……如吾弟已婚育，挈妻兒同來，亦可安頓。」

對着他的信，我熱淚盈眶，這份感情，是他以前所說的「癡妄」麼？就是他自己，修行了多年，也還不能做到「太上忘情」的。他現在的廟宇荒寒，就不能在心靈上建築一座巍峨的廟宇麼？

我確已婚育，符合了他希望於我的「盡責做人」，然而，我並沒有事業，也沒有做官，日常的生活，且弄得困苦不堪，世俗的煩惱纏着我，有時難以「遠離顛倒夢想」。我的地位，我的處境，都無法為他捐款修廟，於是只好簡單地寫封回信，約畧說了我的近況，並說「稍緩當自籌一筆，隨緣而已。」

八  
他很快的來了一封信：「……弟似處困境，然則募款之舉，可即作罷，更不必自籌……眾生同苦，皆可憫念。佳兒諒似父，幸善教之。萬里關河，書不盡意。即問近佳。如相合十。」

一個人，即使賦有憂鬱的性格，或者說是有些「悲天憫人」的氣質，也不見得就可幫助他建立宗教的信仰。我的去住，究將如何，連自己也不曉得，生命的浪費（或者說是「盡責」），衣食的追逐……使我不再希求甚麼。我欠下如相和尚的債已經太多，無法償還，以至於永遠……

現在，我忽然想起了那位江湖術士的話。他說我前生極獲一位老和尚的喜愛，後來我死去了，老和尚打了一把金鎖陪葬，到今生，他却要追回這把金鎖。這真是一篇美麗的寓言。如相和尚不正是那位老和尚的化身？我在他希望中死去了

一次，他的希望寂滅了，纔送給我一把金鎖，這「金鎖」，便是一把「名利之鎖」，用以埋葬生活的；如果說得廣泛些，也當是如相和尚所說的「生活和世情的枷鎖」。可是，他是希望收回這把金鎖的，叫我要尋得「安身立命」的地方。

如相和尚倘還健在，應該是七十左右的人了。近幾年來，我不止夢見他一次。每次他都靜默無言，只有一次，他撫摩着我的頭，微笑着說：「芽兒，我並不怪你！」

夢境無憑。我和他之間，還能有通靈之處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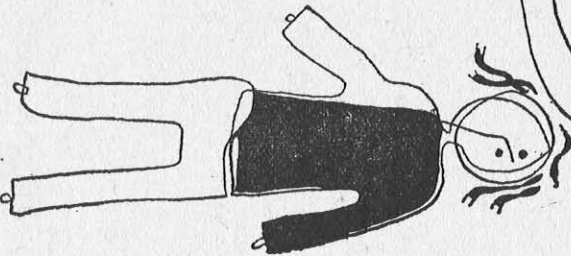
（上接第四十九頁）

他也支持「現代」雜誌，但後來這本雜誌完全成為薩特的政治思想的傳聲筒，亞隆也就跟它疏遠起來。亞隆激烈反對史太林主義，曾經寫過許多文章加以譴責，有一篇稱為「知識分子的鴉片」。

亞隆雖然是一位思想家，却也積極參與實際工作。他曾經參與創立戴高樂的政黨「法國人民續進黨」，但這個運動不久就失敗，亞隆也因為政見不同而曾經批評它的內政和外交政策。

亞隆擔任巴黎大學的社會學教授以後，在著作之外，又多了一項教育工作。他教導學生培養批評性的態度，對各項問題保持自己的立場。他自己對一切主要問題都有明確立場，決不模稜兩可，例如在法國右派分子不惜使用武力企圖保持阿爾及利亞的時期，他曾替「自由論壇」兩本小冊，力主阿爾及利亞獨立。而且這種立場又和他有密切關係的巴黎著名報紙「費加羅」的政策相反。今天，亞隆的思想已經越出法國的界限而達到世界性的規模。許多人認為，如果沒有亞隆的參與，今天法國的「知識氣氛」一定有所不同，其實這句話也同樣可以用於世界的，尤其是西方的「知識氣氛」。這一點已經由他近年的幾部權威性著作加以證明。

## 太陽下

子  
孫

太陽下

1964.6.25. 號

## 十九

李杏雖然匆匆趕回家，但是已經晚了，或者也恰是時候，來尋仇的一批人剛剛呼嘯而去，屋裏打得落花流水，小芳正躺在地下呻吟。李杏立刻慌了手脚，不知道應該怎麼辦才好，半天，才想到把小芳抱起來放到沙發問：「小芳，怎麼回事。」

「一批人來，找不到小洪，拿我出氣，」小芳哭起來：「李姐，我完了，我的腿，殘廢了吧？」

「不會，你放心，」李杏心慌意亂，但勉強鎮定：「我去喊車，我們到醫院去。」

李杏到巷口喊來一輛計程車，請那位司機幫忙，勉強把小芳扶到車上，送進醫院，到了急診室掛號，等到醫院把病人接過去以後，她才抽了一點空，她知道皮包裏只有一點點錢，不夠付醫藥費的。於是，她走到廊下，撥了一個電話給翔鶴。

「喂，是翔鶴麼？我是李杏，在醫院裏。」

「什麼？」翔鶴嚇了一跳：「病了？重麼？」

「不是，是小芳；」李杏在慌慌張張中也說不清，只告訴了他自己現在的地方，接着又說：「你快來，帶了錢。」

翔鶴放下電話，心裏一陣亂，不覺對自己好笑起來。他對什麼都有辦法，只有李杏真使她心亂；他對什麼都算得精，只有李杏對她是一筆胡塗賬。顯然，李杏現在對他完全是恃寵而驕。原來有所顧忌，現在一點顧忌也沒有；原來有所畏懼，現在一點畏懼也沒有。她不但對自己完全予取予求，而且竟然敢於只享權利，不盡義務。

「她只一個電話就要我帶着錢去，有趣。」他笑着站起來，丟下手裏的工作，便繞室蹣跚，心裏好一陣忙亂，他不禁嘲諷自己：「所以，男

女之間的關係，有一個據點是非堅守不可的。假若你連她身邊另外還守着一個男人這一點都肯讓步的話，從此，她便勢如破竹，你便潰不成軍。」

外面又送來兩件待他裁決的公事，忙完了這些，已用去一些時間，他立刻問自己：「怎麼？你還想反抗麼？」他不想。於是放下了筆，塞了一筆錢到手提包裏，便趕到醫院，看見李杏皺着眉在廊下徘徊，他便什麼也忘記了的迫前兩步，說：「李杏，我來了。」

「怎麼這樣晚！」李杏一片埋怨的神色。

「我……」翔鶴望了她一眼：「公事忙，這才抽開身。」

李杏又望了他一眼，沒有作聲。

「小芳怎麼樣？」

「你去接接頭吧，我搞不來這些。」李杏頹然地在廊下的一張椅子上坐下。

翔鶴在李杏面前，幾乎沒有辦法對自己有任何保留，於是說：「好，你坐着休息一會吧！我去。」

和醫院裏打交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沒有錢固然不行，有錢也省不了事。翔鶴忙得滿頭大汗，才算給小芳弄了一張病床，而且打聽清楚，小芳雖然受傷，但不嚴重，大概有半個月就能出院。李杏在病榻前着實實安慰了一番，便預備離去。小芳輕弱地說：「李姐，告訴文華，讓他來陪我。」

「好，我就去。」

到醫院大門，李杏嘆了一口氣，才說：「張文華像個遊魂一樣的，讓我怎麼去找？」

「先到他的家裏去看看？」翔鶴問。

「好吧！」李杏說：「即或找不到，也留個條子。」

於是，他們到了文華的住處，開門的是黃英

，翔鶴是她認識的，這身旁的女人正是那天和小芳一塊兒出去陌生的生者，她知道她的想法沒有錯，她正是翔鶴的外室。他倆相携手而來，看來那麼親熱，却不知道會有什麼事發生呢。黃英覺得自己想得真多，便收斂了一下，才喊：「丁先生！」

「哦，」翔鶴想了一會：「黃老師，又打擾了。」

「別客氣，」黃英伸手相迎：「請進！」

「請問，張文華先生回來了麼？」

「好像沒有！」黃英說：「有事找他麼？」

「她太太受傷，現正在醫院裏。」

「哦，」黃英嚇了一跳：「是汽車？」

「不是！」翔鶴說：「被人打了，我給留個條吧！」

翔鶴說時，掏出名片和鋼筆，留下醫院地址，並囑咐文華儘早趕去，拜託黃英後，才告辭出來；上了車，他對李杏說：「回去麼？」

李杏聽了這話，心裏好一陣慚愧，翔鶴對她已仁至義盡，但她對不起他。她現在甘心願意隨他一塊兒回家，是因為那一邊的家已破，而小洪又無法回去的緣故麼？想到小洪還是好好的，那個家却先破了，心裏真不是滋味。一陣酸辛襲來，竟自先掉下眼淚。

「你怎麼了？」翔鶴伸過手去：「我又沒說什麼！」

「沒事！」李杏把手壓在他的手背上：「回去。」

到了家，氣氛多麼陌生。

李杏幾乎沒有與翔鶴單獨相對的勇氣，於是找了一個機會，便到廚房幫着忙碌那一頓晚飯。

但是，一頓晚飯終於很快地就忙出來了，她得和翔鶴同桌共食。翔鶴雖然沒有說話，但一直沉默地望着她，見她逐漸增加的不安，便忍不住喊了

一聲：「李杏！」

「嗯！」她吃驚地一抬頭。

「你有什麼心事？」

「沒有呀！」

翔鶴望了她一眼，心裏真不舒服，他忽然意識到，錢的確買不到許多東西，但是最買不到的莫過於女人那一顆心。他嘆了一口氣，勉強問了一句：「小芳怎麼被人打的？」

「她……」李杏把流到嘴邊的話嚥了回去：「我不清楚。」

翔鶴沒有生氣，却靜靜地放下筷子問：「李杏，你瞞住我的事情怎麼這樣多？」

「沒有！」李杏望望翔鶴，想到老左爲小洪所挖的陷阱，便怎麼樣也無法克制地哭了起來。

「你看，你這是爲什麼呢？」翔鶴忍不住有些生氣：「我又沒有說你什麼！」

「我不爲什麼，翔鶴，總之，我對不起你，」李杏抽抽搭搭地：「可是，我沒有辦法。」

翔鶴靠近她身邊問：「我不懂，你說，你什麼沒有辦法？」

李杏心裏一驚，半天，勉強道：「我們是從小認識的，那是前世的冤孽。」

翔鶴最聽不來這件事，半晌，從她身旁退開，勉強拾起碗筷，沒精打采的吃了兩口飯，放下筷子，才說：「我也沒有辦法，假若我有辦法，我再也不會答應你們這樣藕斷絲連；你說說，我也夠成全你們的了。誰也不會相信我肯答應你們這樣做，大概我在你們心目中，也是一個優透了的傻瓜。」

「人心是肉做的，你以爲我心裏好過麼？」李杏哀怨地。

「好了！」翔鶴想到在李杏身上是爲了找歡樂的，便硬生生地揮拂去滿心的不快，拍拍李杏說：「去換件衣服，我陪你出去吃點什麼，看個

電影去！」

李杏心裏雖亂，但是不便不肯，於是離開餐桌便回到臥室，勉強把自己修飾打扮以後，便陪老丁出去玩了一夜。反正小洪是不會再找她的，這倒使她的心裏踏實。

他們也並沒有玩得太晚，因爲明天有工作，老丁回來就睡了。

第二天，又是他最高興的日子，他最興奮，所以起得特別早，趕到新莊，約好出納，便一起赴銀行提款。

一切都照常例進行，看不出有一點異樣來。兩條可疑的黑影，淹沒在熙來攘往的人羣裏。

翔鶴和出納從邊門裏出來，上了汽車，直返新莊。

老左在這些事情上比一個鬼還機靈，他拐了一拐旁邊的小洪，意思是：「你看，怎麼樣？不是一切都和我所說的相同？」

車行一會，老左看看錶，約莫兩分鐘的時間過去，他才攔住一輛計程車，說了一句：「新莊！」便大模大樣地沉默住。小洪無論在另一方面都做了他的副手。

車在寬大挺直的馬路疾駛而前，原來的那輛車已經離開了視線，老左很費了一點心思，他把這一切都算得很準，前車離開他們的視線，這是他的計算之一；車到紡織廠，正當辦公時間，人們像關在一間間小屋裏的鴿子，四處一片寂靜，這是他的計算之二；車開到那座小樓前，他和小洪進去，這天，兩人都穿得非常整齊，高視闊步地走着，沒有誰多看他們，也沒有誰阻攔他們，這是他的計算之三；到了出納室，出納剛把帆布袋往桌上一放，翔鶴摩挲把玩那脹得飽飽的袋子還沒有離去，這是他的計算之四；於是，他和小洪輕輕地進來，老左掩上門，掏出那把在糞坑裏早已腐蝕了的手槍，低喝了一聲：「不要動。」

146480

「果然翔鶴與出納都意外地驚呆了，這是他的計算之五；小洪這時搶前一步，先割斷了電話線，然後敏捷地把翔鶴與出納反綁住，嘴裏塞上棉花，再拿出一背包，將帆布袋裏的鈔票統統倒進去，然後拉好拉鍊，往背上一套，這一切前後不過只用了五分鐘，這是他的計算之六。小洪大搖大擺地出來，他反帶上屋門，兩步也隨着小洪跳上汽車，他只吩咐了一句：「兒童樂園。」

車向兒童樂園駛去。

「我們這位老丁的雅興真不淺，頭髮都白了，還要上兒童樂園去野餐划船！」老左慢條斯理地從口袋裏掏出一支香烟點燃着，然後深深地吸了一口，有心扯開喉門說。

「嗯，」小洪勉強應了一句：「他是總經理，也只好由着他了。」

「船票都訂下了麼？」

「今天星期五，不會有太多人。」

「哦，星期五？」老左笑開了：「人家洋人可忌諱這一天。」

「管他呢，我們是中國人，」小洪坐得挺挺的，背上沉重的包袱又不敢卸下來：「反正有得吃有得喝就行。」

車到兒童樂園，兩人下車，老左開發了車錢，計程車去了，這是他的計算之七。然後，他又換了兩次車，繞了一些路，最後才回到自己的家，這是他的計算之八。谷晉的「百鳥朝鳳」繡好了，出去交貨，順便看朋友，一天不在家，這是他的計算之九。湘湘因為媽不在家，根本不敢回來，到周延家玩去了，家裏空無一人，這是他的計算之十。有此十道錦囊妙計，他以為事情會大大成功的，所以興高采烈地回到家，跨進屋的第一句話就是：「老弟台，你看，我這兩手不賴吧！」

「我服你，」小洪卸下背包：「不過因為事

情很巧，所以順利，中間要是有點差錯，就不堪想像！」

「差錯？」老左忍不住大笑：「圍着這個人轉來轉去有兩個月，銀行、紡織廠，紡織廠和這一條路上的動靜，哪一樣不打聽得清清楚楚？差錯，這種事情還能有一分一秒的差錯？哪怕只一點點，我們兩條命就得賠進去。」

小洪很得意，打開那背包，指指那一大堆捆得整整齊齊的鈔票，說：「這一大堆錢，要慢慢

## 投影

· 洛夫 ·

假如有人相遇在海上，你是桅檣，我是雲，眼睛裏常駐留着閃爍，我從你眼中悠悠穿過，以剛落下的那顆星劃弧，然後把落日圈住，哦！好長的手臂，掌心裏正握着我的影子——孤獨！為趕一陣三月的貿易風，我倆在海上並轡而行，誰知道？有人在這裏不期邂逅，又淡淡地分離，當日影隱沒於島的懸崖下，在海圖上老船長把我們的回憶以虛線聯起。

沒有人真正死過，正如微塵未曾隱失，而墓誌上從來不說甚麼，只刻着一些戰爭的舊事。唯獨那夜歌的調子太低，葉子輕輕把哀傷覆蓋，春天碑碣上印着未亡人的齒痕，一個比一個深。鐘鳴了，這裏已被幽冥長滿，黃昏以薔薇綴飾，以紙灰綴飾，以那少婦的喃喃綴飾，多餘的只是那長長的偃臥在落葉上的碑影。

去掙，得掙到哪一天？」

老左聽了，更是笑得放肆，半天，才抽了一口冷氣說：「我們家裏那個蠢婆娘，真是想算一針一線去掙呢！你看，她今日忙着出去送繡貨了。」

「喂，左大哥，我們來點數目吧？」

「好！」於是，老左這才把插在口袋裏的手伸出來。

(未完)

一隻鳥從荆棘中驚起，碑影閃進了守墓人的衣袖

### 三

所以他們老是埋怨修道院，哦！那些長長的下午，細碎的呢喃，以及懸在兩壁的銀質聖母像的冷肅，我會想起，修女們的眼睛是意大利的花園，有早晨大麗花的濡濕，月下鬱金香的淡寞。

光柱倒垂下來了，祭壇上的半截蠟燭突然熄滅，當有人聽到了那悠遠的回聲，曠野的靜默，那眼神就更形赤裸，赤裸得亦如那廊柱的投影，——凡虔誠的都不需要遮攔。

### 四

誰也不會注意那幅畫像，她把春天鎖在睫毛裏，牆上的釘子不牢，一張嘴便會把笑摔個粉碎，倘若髮香溢出，人們就會想起那些熟稔的音容，這像是一個久久隱匿在禁書中的故事。

我走過總要仰首凝望，期待那主題偶然的呈現，雙眉閃動，她把影子投向我的眼中，情慾正擴展，忽然她髮間燃起一團火，熱焰逼人，因而鎖在睫毛裏的春天化為一片輕烟，我捧着臉走開……